明太祖寶訓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校印

中央研究院
歷史語言研究所
校印本明實錄附錄之五

皇明寶訓

新鐫官板

萬曆壬寅春秣陵周氏大有堂繡梓

皇明寶訓

書奉南禮
保爺兵部
爺工部呂
發行書肆
不許翻刻

明太祖寶訓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明朝寶訓次序

洪武寶訓　計六卷
永樂寶訓　計五卷
洪熙寶訓　計二卷
宣德寶訓　計五卷
正統寶訓　計三卷　天順附

成化寶訓　計三卷
弘治寶訓　計三卷
正德寶訓　計二卷
嘉靖寶訓　計九卷
隆慶寶訓　計二卷

次序　畢

大明太祖高皇帝寶訓目錄

〇卷之一
論治道　敬天　孝思
謹好尚　謙德　經國
封建　興學
〇卷之二
尊儒術　聖學　褒功臣
教太子諸王　正家道　厚俗
議禮　興禮樂　崇教化
〇卷之三
任官　守法　求言

納諫　去讒佞　却貢獻
勤民　理財　節儉
○卷之四
戒奢侈　勵忠節　報功
警戒　弭災異　屏異端
評古　仁政
○卷之五
求賢　卹刑　賞罰
寬賦　恩澤　賑貸
保全功臣　禮前代　禮臣下
訓將士

〇卷之六

諭羣臣　武備　馭夷狄
懷遠人　辯邪正　育人才
務實

明太祖高皇帝寶訓目錄終

大明太祖高皇帝寶訓卷之一

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臣呂　本謹校
南京禮部祠祭清吏司郎中臣陳渠
南京兵部職方清吏司主事臣朱　錦謹閱
南京工部虞衡清吏司郎中臣呂胤昌

論治道

○戊戌十二月癸巳辟儒士范祖幹葉儀既至祖幹持大學以進

太祖問治道何先對曰不出乎此書

太祖命祖幹剖析其義祖幹以為帝王之道自脩身齊家以至於治國平天下必上下四旁均齊方正使萬物各

得其所而後可以言治

太祖曰聖人之道所以為萬世法吾自起兵以來號令賞罰一有不平何以服衆夫武定禍亂文致太平悉此道也甚加禮貌命二人為諮議儀以疾辭祖幹亦以親老辭

太祖皆許之

○丙午三月甲辰

太祖語太史令劉基起居注王禕曰天下兵爭民物創殘今土地漸廣戰守有備治道未究甚切于心基對曰戰守有備治道必當有所更革也

太祖曰喪亂之後法度縱弛當在更張使紀綱正而條目

粲然必明禮義正人心厚風俗以為本也禕對曰昔湯正桀之亂而修人紀武王正紂之亂而叙彝倫主上之言誠脗合於前古也

○吳元年十月癸丑右御史大夫鄧愈等各言便宜事太祖覽之謂愈等曰治天下當先其重且急者而後及其輕且緩者今天下初定所急者衣食所重者教化衣食給而民生遂教化行而習俗美足衣食者在於勸農桑明教化者在於興學校學校興則君子務德農桑舉則小人務本如是為治則不勞而政舉矣今卿輩所言皆國家之不可闕者但非所急卿等國之大臣於經國之道庇民之術尚當為予盡心焉

○洪武元年正月丁丑

太祖御奉天殿大宴羣臣宴罷因召羣臣諭之曰朕本布衣以有天下寔由天命當羣雄初起所在剽掠生民惶惶不保朝夕朕見其所為非道心常不然既而與諸將渡江駐兵太平深思愛民安天下之道自是十有餘年收攬英雄征伐四克賴諸將輔佐之功尊居天位念天下之廣生民之衆萬幾方殷朕中夜寢不安枕憂懸于心御史中丞劉基對曰往者四方未定勞煩聖慮今四海一家宜少紓其憂太祖曰堯舜聖人處無為之世尚且憂之矧德匪唐虞治非雍熙天下之民方脫創殘其得無憂乎夫處天下者

當以天下為憂處一國者當以一國為憂處一家者當以一家為憂且以一身與天下國家言之　身小也所行不謹或致顛蹶所養不謹或生疢疾況天下國家之重豈可頃刻而忘警畏耶

○戊寅

太祖諭中書省臣曰成周之時治掌於冢宰教掌於司徒禮掌於宗伯政掌於司馬刑掌於司寇工掌於司空故天子總六官六官總百執事大小相維各有攸屬是以簡而政不紊故治秦用商鞅變更古制法如牛毛暴其民甚而民不從故亂卿等任居宰輔當振舉大綱以率百寮贊朕為治

○四月丙辰

太祖謂侍臣曰吾見史傳所書漢唐末世皆為宦官敗蠹不可拯救未嘗不為之惋歎此輩在人主之側日見親信小心勤勞如呂強張承業之徒豈得無之但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聖人之深戒其在宮禁止可使之供洒掃給使令傳命令而已豈宜預政典兵漢唐之禍雖曰宦官之罪亦人主寵愛之使然向使宦官不得典兵預政雖欲為亂其可得乎

○七月辛巳

太祖與侍臣論及創業之難

太祖曰朕賴將帥之力掃除禍亂以成大業今四海漸平

朕豈不欲休養以自娛然所畏者天所懼者民苟所為一有不當上違天意下失民心馴致其極而天怒人怨未有不危亡者矣朕每念及之中心惕然

○十月己卯民有告富人謀反者命御史臺臣刑部勘問皆不實臺臣言告者事在赦前宜編戍遠方刑部言當抵罪太祖以問秦裕伯對曰元時凡告謀反不實者罪止杖一百以開来告之路太祖曰不然姦徒若不抵罪天下善人為所誣多矣自今凡告謀反不實者抵罪有司著為令

○洪武二年正月庚子

太祖御奉天門召元之舊臣問其政事得失馬翼對曰元有天下以寬得之亦以寬失之

太祖曰以寬得之則聞之矣以寬失之則未之聞也夫步急則蹶弦急則絕民急則亂居上之道正當用寬但云寬則得衆不云寬之失也元季君臣耽於逸樂循至淪亡其失在於縱元實非寬也大抵聖王之道寬而有制不以廢棄為寬簡而有節不以慢易為簡施之適中則無弊矣

○洪武四年六月庚戌

太祖御奉天門謂吏部尚書詹同曰論行事於目前不若鑒之往古卿儒者宜知古先帝王為治之道試為朕言

之同對曰古先帝王之治無過於唐虞三代可以為法也

太祖曰三代而上治本於心三代而下治由於法本於心者道德仁義其用為無窮由乎法者權謀術數其用蓋有時而窮然為治者違乎道德仁義必入乎權謀術數甚矣擇術不可不慎也

○洪武十一年三月壬午

太祖謂禮部臣曰周書有言人無於水鑒當於民監人君深居獨處能明見萬里者良由兼聽廣覽以達民情胡元之世政專中書凡事必先關報然後奏聞其君又多昏蔽是致民情不通尋至大亂深可為戒大抵民情幽

隱微難畢達苟忽而不究天下離合之機係焉甚可畏也所以古人通耳目于外監得失於民有見於此矣爾禮部其定奏式申明天下

○洪武十二年三月己巳

太祖與禮部尚書朱夢炎論治民之道

太祖曰君之於民猶心於百體心得其養不為淫邪所干則百體皆順令矣苟無所養為衆邪所攻則百病生焉為君者能親君子遠小人朝夕納誨以輔其德則政教修而恩澤布人固有不言而信不令而從者矣若惑於憸壬荒於酒色必怠於政事則君德乖而民心離矣天下安得而治夢炎對曰

陛下所諭甚切實帝王為治之要

○十一月己亥

太祖御奉天門視朝畢顧謂翰林待制吳沈曰人主治天下進賢納諫二者甚切要事也沈對曰誠如

聖諭但求之於古能行者亦鮮是以亂日常多治日常少

太祖曰使其真知賢者能與其國何有不好真知諫者在於患己何有不納唯其知之不真是以於己難入若誠能好賢則不待招徠而賢者自至誠能納諫則不待旌賞而諫者必來沈對曰

陛下此言誠國家興治之要

○洪武十三年六月庚申朔

太祖謂侍臣曰人主能清心寡欲常不忘博施濟衆之意庶幾民被其澤侍臣對曰陛下此心即天地之心也惟人主之心無欲故能明斷萬事萬事理則天下生民受其福太祖曰人之不能明斷者誠以欲害之也然明斷亦不以急遽苛察為能苟見有未至反損人君之明求之太過則虧人君之量

○洪武十四年十一月乙巳蘇州府民有上治安六策者太祖覽之以示近臣曰此人有忠君愛國之心但於理道未明耳蓋人主之心當以愛物為主治國之道當以用賢為先致治在得人不專恃法令此人首言用法不知

務矣

○洪武十七年三月甲辰

太祖諭侍臣曰天下無難治惟君臣同心一德則庶事理而兆民安矣唐虞三代之時君臣同心一德故能致雍熙太和之盛後世庸主治不師古君臣之間動相猜疑以致上下乖隔情意不孚君有所為而臣違之臣有所論而君拂之如此欲臻至治何可得也朕今簡用賢能以任天下之政思與卿等同心一德協於政治以康濟斯民卿等勉之以副朕懷羣臣皆頓首謝

○七月戊戌

太祖御東閣翰林待詔朱善等侍

太祖曰人君能以天下之好惡為好惡則公以天下之智識為智識則明又曰人之常情多矜以能多言人過君子則不然揚人之善不矜己之善貸人之過不貸己之過又曰萬事不可以耳目察惟虛心以應之萬方不可以智力服惟誠心以待之善等頓首稱善

○八月丙寅朔

太祖謂廷臣曰治天下者不盡人之財使人有餘財不盡人之力使人有餘力斯二者人皆知之至於不盡人之情使人淂以適其情人或未知也夫使人淂以適其情者不以吾之所欲而妨人之所欲蓋求竭吾之所欲者所求必得而所禁必行如此則人有不堪於是求有所

不得禁有所不止則下之奉上者其情竭而上之待下者其情疎矣上下之情乖而國欲治者未之有也

○十一月乙丑

太祖御東閣從容謂侍臣曰責難之辭人所難受明君受之為無難諂諛之語人所易從昏主信之為易入朕觀唐虞君臣賡歌責難之際氣象雍容後世以諂諛相勸如陳後主江總輩汙濊簡策貽譏千古此誠可為戒右春坊右賛善董倫對曰誠如

陛下所諭惟明主則能慎擇

太祖曰責難不入於昏君而諂諛難動于明主人臣以道事君惟在守之以正若患得患失則無所不至矣

洪武十八年九月庚午

太祖御華蓋殿命文淵閣大學士朱善講周易至家人

太祖曰齊家治國其理無二使一家之間長幼內外各盡其分事事循理則一家治矣一家既治達之一國以至天下亦舉而措之耳朕觀其要只在誠實而有威嚴誠則篤親愛之恩嚴則無閨門之失善對曰誠如聖諭

洪武十九年正月己巳

太祖與侍臣論治道

太祖曰治民猶治水治水者順其性治民者順其情人情莫不好生惡死當省刑罰息干戈以保之莫不厭貧喜富當重農時薄賦斂以厚之莫不好佚惡勞當簡興作

輕徭役以安之若使之不以其時用之不以其道但抑之以威迫之以力強其所不欲而求其服從是猶激水過顙非其性也

○洪武二十二年三月壬辰

太祖御謹身殿觀大學之書謂侍臣曰治道必先於教化民俗之善惡即教化之得失也大學一書其要在於修身身者教化之本也人君身修而人化之好仁者恥於為不仁好義者恥於為不義如此則風俗豈有不美國家豈有不興苟不明教化之本致風陵俗替民不知趨善流而為惡國家欲長治久安不可得也

○洪武二十五年七月庚辰朔

太祖御右順門與侍臣論治道因及理亂
太祖曰為治之道有緩急治亂民不可急急之則益亂撫治民不可擾擾之則不治故烹鮮之言雖小可以諭大治繩之說雖淺可以諭深侍臣對曰誠如聖諭

洪武二十七年正月辛酉
太祖退朝顧謂翰林學士劉三吾曰朕歷年久而益懼者恐為治之心有懈也懈心一生百事皆廢生民休戚係焉故日慎一日惟恐弗及如是而治效猶未臻甚矣為治之難也自昔先王之治必本於愛民然愛民而無實心則民必不蒙其澤民不蒙其澤則衆心離於下積怨聚於上國欲不危難矣朕每思此為之惕然

○三月辛丑

太祖謂侍臣曰人主之聰明不可使有壅蔽一有壅蔽則耳目聾瞽天下之事俱無所達矣翰林學士劉三吾對曰人君惟博采衆論任用賢能則視聽廣而聰明無所蔽若信任憸邪隔絕賢路則視聽偏而聰明為所蔽矣太祖曰人主以天下之耳目為視聽則是非無所隱而賢否自見昔唐玄宗內惑於聲色外蔽於權奸以養成安史之亂及京師失守倉皇出幸雖田夫野老皆能為言其必有今日者玄宗雖恍然悔悟亦已晚矣夫以田夫野老皆知而玄宗不知其蔽於聰明甚矣使其能廣視聽任用賢能不為邪佞所惑則亂何從生矣

敬天

○洪武元年正月甲戌

太祖將告祀南郊戒飭百官執事曰人以一心對越上帝毫髮不誠怠心必乘其机瞬息不敬私欲必投其隙夫動天地感鬼神惟誠與敬耳人莫不以天之高遠鬼神幽隱而有忽心然天雖高所鑒甚邇鬼神雖幽所臨則顯能知天人之理不二則吾心之誠敬自不容於少忽矣今當大祀百官執事之人各宜慎之

○洪武二年三月戊戌翰林學士朱升等奉勅撰齋戒文

上曰凡祭祀必先齋戒而後可以感動神明戒者禁止其外齋者整齊其內沐浴更衣出宿外舍不飲酒不茹葷

不問疾不弔喪不聽樂不理刑名此則戒也專一其心嚴畏敬慎不思他事苟有所思即思所祭之神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精白一誠無須臾間此則齋也大祀齋戒七日前四日為戒後三日為齋中祀戒五日前三日為戒後二日為齋既進覽

太祖曰凡祭祀天地社稷宗廟山川等神是為天下生靈祈福宜下令百官一體齋戒若自有所禱於天地百神不關於民者恐百官齋戒不致專精則不下令又謂省部臣曰朕每祭享天地百神惟伸吾感戴之意禱祈福祉以佑生民未嘗敢自徼惠也且齋戒所以致誠誠之至與不至神之格與不格皆係於此故朕每致齋不敢

有一毫懈怠今定齋戒之期大祀以七日中祀以五日不無太久大抵人心久則易怠怠心一萌反為不敬可止於臨祭齋戒三日務致精專庶幾可以感格神明矣命太常著為令

○五月癸卯夏至祀皇地祇于方丘禮成太祖御便殿謂侍臣曰上天之命朕不敢知古人有言天命不易又曰天命無常以難保無常之天命付驕縱淫佚之庸主豈有不敗朕嘗披覽載籍見前代帝王當祭祀時誠敬或有未至必致非常妖孽天命亦隨而改每念至此中心惕然

○十一月己巳冬至祀昊天上帝于圜丘奉

仁祖淳皇帝配位禮成

大祖御奉天殿百官行慶成禮旣畢出御奉天門謂羣臣曰祭祀在乎誠敬不在乎物之豐薄物豐矣而誠有未至神不享焉物雖薄而誠至神則享之所謂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嘗聞以德受福未聞以物徼福者也昔陳友諒服衮冕乘玉輅豐牲帛而行郊祀之禮彼恣行不道毒虐生靈積惡於己而欲徼福於天可乎朕凡致祭其實為國為民非有私求之福苟誠意未至徒尚禮文而欲徼福於己豈不獲罪于天耶

○洪武四年十一月丙辰冬至祀昊天上帝于圜丘禮成

太祖謂羣臣曰帝王奉天以君臨兆民當盡事天之道前

代或三歲一祀或歷年不舉今朕歲以冬至祀圜丘夏至祀方丘遵古典禮将以報覆載之大德惟夙夜寅威冀精神昭格庶陰陽和風雨時以福斯民羣臣咸頓首曰

陛下敬天勤民古未有也

○洪武十年十月壬子觀心亭成

太祖親幸焉召致仕翰林學士承旨宋濂語之曰人心易放操存為難朕日酧庶務罔敢自暇自逸况有事於天地廟社尤用祗惕是以作為此亭名曰觀心致齋之日獨居其中吾身在是而吾心即在是却慮凝神精一不二庶幾無悔卿為朕記之傳示來裔

○洪武二十年正月甲子大祀天地于南郊禮成天氣清明聖情悅豫侍臣進曰此陛下敬天之誠所致太祖曰所謂敬天者不獨嚴而有禮當有其實天以子民之任付於君為君者欲求事天先必恤民恤民者事天之實也即如國家命人任守令之事若不能福民則是棄君之命不敬孰大焉又曰為人君者父天母地子民此職分之所當盡祀天地非祈福於己也寔為天下蒼生也

孝思

○甲辰四月乙未中書省臣進宗廟祭享及月朔薦新禮儀太祖御白虎殿覽畢退自殿西步自戟門東忽悲愴流涕謂宋濂孔克仁曰吾昔遭世艱苦飢饉相仍當時二親俱在吾欲養而力不給今賴祖宗之佑化家為國而二親不及養追思至此痛何可言因命并錄皇考妣忌日歲時享祀以為常

○吳元年四月辛亥仁祖忌日太祖詣廟祭畢退御便殿泣下不止起居注詹同侍側再三慰之

太祖曰往者吾父以是月六日亡兄以九日亡母以二十二日亡一月之間三喪相繼人生值此其何以堪終天之痛念之罔極愈嗚咽不勝左右皆不能仰視

○丁卯

仁祖后忌日

太祖詣廟祭畢退御便殿謂侍臣朱升曰昔吾母終時吾年甫十七侍母病晝夜不離側吾次兄經營家事母遣呼與偕来囑曰我今病度不起汝兄弟善相扶持以立家業言訖而終今大業垂成母不及見語猶在耳痛不能堪也因悲咽泣下羣臣莫不感惻

○洪武元年正月乙亥追尊

四代考妣祭訖

太祖顧謂李善長曰朕荷先世積累之勤慶及于躬撫臨億兆今遵行令典尊崇先代齋肅一心對越神靈所謂焄蒿悽愴若或見之善長對曰

陛下誠孝感通達于幽顯

太祖曰余於思孝祭神如在誠敬無間神靈其依苟或有間非奉先思孝之道也

○二月壬子定宗廟時享之禮既而太常又進宗廟月朔薦新禮

太祖覽畢謂羣臣曰宗廟之祀所以隆孝思也然祭之於後不若養之於先朕今不及矣嘗聞爲人子者願爲人

兄其意謂爲兄侍膝下之日早於養之日也朕於子爲人弟親存而幼不能以養及長而富有天下則親歿矣雖欲以天下養其可得乎因悲嘆久之命以月朔薦新儀物著之常典俾子孫世承之

○洪武二年四月乙亥

太祖因侍臣言及醫者吮癰事曰朕嘗思人子於其親一體而分者也思念之篤精誠之至必相感通朕思遭兵亂母后之墳爲兵所發朕收遺骸失一指骨於墳近地徧求不可得忽得一骨然未敢必其是聞世有以指血驗之者遂齧指滴血其上果透入其中及以他骨驗之則血不入乃知親之氣血相感如是與他人自不同也

故古人有母搤臂噬指而子即心痛理有之矣今人父子兄弟一遇利害或悖戾不相顧者獨何心哉

○九月己酉

太祖聖誕日朝罷退御便殿謂侍臣曰朕昔喪親適值艱難之際今富有天下不能為一朝之養此終身之痛也朕昨夢見吾親聚處之歡一如平生蓋父母子孫本同一氣精神所格有感必應孰謂幽明異途耶侍臣曰此陛下孝誠感通形諸夢寐非偶然也

○洪武四年正月己巳命建奉先殿

太祖謂禮部尚書陶凱曰朕聞事死如事生朕祖考陟遐已久不能致其生事之誠然於追養之道豈敢怠忽復

慨嘆曰養生之樂不足於生前思親之苦徒切於身後今歲時祭享則於太廟至於晨昏謁見節序告奠古必有其所爾其考論以聞

○洪武八年三月丙寅命皇太子及諸王往鳳陽祭

皇陵

太祖惻然曰吾祖宗去世既遠吾父母又相繼早亡每念劬勞鞠育之恩惟有感痛而已今日雖尊為天子富有四海欲致敬盡孝為一日之奉不可得矣哀慕之情昊天罔極今鳳陽陵寢所在特命爾等躬詣致祭以代朕行孔子曰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爾等敬之因悲咽不自勝太子諸王皆感泣

〇洪武三十一年四月己丑享
太廟畢
太祖步出廟門徘徊顧立指桐梓謂太常臣曰往年種此今不覺成林鳳陽陵樹當亦似此因感愴泣下又曰昔
太廟始成遷主就室禮畢朕退而休息夢朕
皇考呼曰西南有警覺即視朝果得邊報祖考神明昭臨在上無時不存爾等掌祭祀宜加敬慎旦暮中使供洒掃奉神主恐有不虔當以時省視務宜齋潔以安神靈

謹好尚

〇洪武元年閏七月丁卯
太祖謂侍臣宋濂等曰自古聖哲之君知天下之難保也

故遠聲色去奢靡以圖天下之安是以天命眷顧久而不厭後世中材之主當天下無事侈心縱欲鮮克有終至如秦始皇漢武帝好尚神僊以求長生疲精勞神卒無所得使移此心以圖治天下安有不理以朕觀之人君清心寡欲勤於政事不作無益以害有益使民安田里足衣食熙熙皥皥而不自知此即神仙也功名垂於簡冊聲名流於後世此即長生不死也夫恍惚之事難憑幽怪之說易惑在謹其所好尚耳朕常夙夜兢業圖天下之安其敢游心於此濂對曰

陛下斯言足以袪千古之惑

○洪武六年正月辛酉

太祖謂儒臣詹同曰朕嘗思聲色乃伐性之斧斤易以溺
人一有溺焉則禍敗隨之故其為害甚於鴆毒朕觀前
代人君以此敗亡者不少蓋為君居天下之尊享四海
之富靡曼之色窈窕之聲何求而不得苟不知遠之則
人乘間納其淫邪不為靡惑者幾人焉況創業垂統之
君為子孫之所承式尤不可以不謹同對曰不邇聲色
　昔成湯所以垂裕後昆
陛下此言乃端本澄源之道萬世子孫之法也

○洪武十六年四月乙亥

太祖謂侍臣曰人君不能無好尚要當慎之蓋好功則貪
名者進好財則言利者進好術則游談者進好諛則巧

佞者進夫偏於好者鮮有不累其心故好功不如好德好財不如好廉好術不如好信好諛不如好直夫好得其正未有不治好失其正未有不亂所以不可不慎也

○洪武二十年八月戊申朔

太祖謂侍臣曰人君一心當謹嗜好不為物誘則如明鏡止水可以鑑照萬物一為物誘則如鏡之受垢水之有滓昏翳汩濁豈能照物侍臣對曰

陛下謹嗜好正心之道莫過於此

太祖曰人亦豈能無好但在好所當好耳如人主好賢則在位無不肖之人好直則左右無諂佞之士如此國無不治苟好所不當好則正直踈而邪佞進欲國不亂難

矣故嗜好之間治亂所由生也

○洪武二十九年四月丙申

太祖謂侍臣曰朕觀古人於聲色之好亦不能無如公劉之於貨太王之於色好之不過其度也若太康之盤游桀紂之內嬖秦漢以下耽於宮室苑囿及畋獵禱祠奇伎淫巧之類此好之失其度也好失其度所以敗亡要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惟成湯得其正也

○十一月乙卯朔

太祖御武英殿謂侍臣曰夫好憎者人情所不能無也然好得其正憎得其實斯不陷于一偏至於喜怒莫不皆然一有所偏則人得而中之矣大抵人能不偏於好憎

喜怒則此心廓然太公不為物累是以耳目聰明如神矣

謙德

○甲辰正月丙寅朔羣臣以上功業日隆屢表勸進太祖曰戎馬未息瘡痍未蘇天命難必人心未定若遽稱尊號誠所未遑昔武王克商戢干戈櫜弓矢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太告武成然後與民更始曷常遽自稱尊今日之議且止天下大定行之未晚羣臣固請不已乃即吳王位

○吳元年七月甲申相國李善長勸

太祖即帝位

太祖未之許善長等力請曰殿下起濠梁不階尺土遂成大業四方羣雄剗削殆盡遠近之人莫不歸心誠見天命所在願早正位號以慰臣民之望

太祖曰我思功未覆于天下德未孚于人心一統之勢未成四方之塗尚梗若稱大號未愜輿情自古帝王之有天下知天命之已歸察人心之無外猶且謙讓未遑以俟有德嘗笑陳友諒初得一隅妄自稱尊志驕氣傲卒致亡滅貽譏于後吾豈得更自蹈之若天命在我固自有時無庸汲汲也

○十二月丙寅宣國公李善長預進儀衛

太祖見仗內旗有天下太平皇帝萬歲字顧謂善長曰此誇大詞也古者九旗之制各有其屬若日月蛟龍熊虎鳥隼龜蛇之類所以昭儀物辨等威若太平萬歲之名此直誇耳莫若以天佑邦家海宇康寧易之庶幾順理既而復諭之曰此亦近誇宜併去之

○洪武四年二月癸巳淮安寧國揚州台州府并澤州各獻瑞麥共二十本羣臣皆賀

太祖曰朕為民主惟思修德致和以契天地之心使三光平寒暑時五穀熟人民育為國家之瑞蓋國家之瑞不以物為瑞也昔堯舜之世不見祥瑞曾何損於聖德漢武帝獲一角獸產九莖芝當時皆以為瑞乃不能謙抑

負禍撫輯民庶以安區宇好功生事卒使國內空虛民力困竭後雖追悔已無及矣其後神爵甘露之侈致山崩地震而漢德于是乎衰由是觀之嘉祥無徵而災異有驗可不戒哉

○十月甲戌甘露降于鍾山羣臣稱賀太祖曰休咎之徵雖各以類應朕德涼薄焉足以致斯翰林應奉睢稼對曰聖人之德上及太清下及太寧中及萬靈則甘露降陛下恭敬天地輯和人民故嘉祥顯著起居注魏觀曰帝王恩及於物順於人而甘露降陛下寬租賦減徭役而百姓歡豫神應之至以此故也翰

林侍讀學士危素曰王者敬養耆老則甘露降而松栢受之今甘露降于松栢乃

陛下尊賢養老之所致也宜告于宗廟頒示史館以永萬

德年無疆之休

太祖曰卿等援引載籍言非無徵然朕心存警惕惟恐不至烏敢當此一或忘鑑戒而生驕逸安知嘉祥不為灾異之兆乎告諸宗廟頒之史館非所以垂示於天下後世也羣臣皆頓首謝

○洪武三年五月丁巳鳳翔府寶雞縣進瑞麥一莖五穗者一本三穗者一本二穗者十有餘本

太祖謂廷臣曰向者鳳翔飢饉朕閔其民故特遣人賑卹

曾未數月遽以瑞麥来獻借使鳳翔民未粒食雖有瑞麥何益苟其民皆得所養雖無瑞麥何傷朕嘗觀自古以来天下無金革鬬爭之事時和歲豐家給人足父慈子孝夫義婦德兄愛弟敬風俗淳美此足為瑞若此麥之異特一物之瑞耳非天下之瑞也

○八月丁丑禮部尚書陶凱等言進膳舉樂

太祖曰古之帝王功業隆盛治洽生民上下之間熙熙太和雖日舉樂未為過也今天下雖定人民未蘇北征將士尚在暴露之中此朕宵旰憂勤之不暇豈可忘將士之勞而自為佚樂也哉俟大兵凱還士卒無戰伐之勞人民罷轉輸之苦然後以樂侑膳未晚也

○洪武四年閏三月壬午

太祖閱翰林所撰武臣誥文有佐朕武功遂寧天下之語即改作輔朕戎行克奮忠勇因詔詞臣諭之曰卿此言太過堯舜猶病博施大禹不自滿假朕何敢自侈大之言乎自今措詞務在平實毋事誇張

○洪武五年六月癸卯句容縣民獻嘉瓜二同蒂而生

太祖御武樓中書省臣率百官以進禮部尚書陶凱奏曰

陛下臨御同蒂之瓜產於句容句容

陛下祖鄉也寔為禎祥蓋由聖德和同國家協慶故嘉瓜駢蒂之瑞獨見於此以彰

陛下保民愛物之仁非偶然者

太祖曰草木之瑞如嘉禾並蓮合歡連理兩岐之麥同蒂之瓜皆是也卿等以此歸德於朕朕否德不敢當之縱使朕有德天必不以一物之禎祥示之苟有過必垂象以譴告使我克謹其身以保其民不至於禍殃且草木之祥生於其土亦惟其土之人應之於朕何預若盡天地間時和歲豐乃王者之禎故遂爲賛并賜其民錢而遣之

○洪武八年十一月甲戌甘露降于南郊羣臣咸稱賀獻歌詩以頌德

太祖曰人之常情好祥惡妖然天道幽微莫測若恃祥而不戒祥未必吉睹妖而能懲妖未必皆凶蓋聞災而懼

或者蒙休見瑞而喜以致咎何則凡人惧則戒心常生喜則侈心易縱朕德不逮惟圖修省之不暇豈敢以此為己所致哉

○洪武十八年四月乙未五色雲再見禮部請率百官表賀

太祖諭之曰天下康寧人無災害祥瑞之應固和氣所召昔舜有卿雲之歌在當時有元愷岳牧之賢相與共治雍熙之治朕德不逮治化未臻豈可遽以是受賀前代帝王喜言祥瑞臣下從而和之往往不知省懼以至災異之來不復能弭蓋誇侈之心生則戒懼之志怠故鮮克終可以為戒

○洪武二十一年五月乙酉五色雲見翰林學士劉三吾進曰雲物之祥徵乎治世舜之時形于詩歌宋之時以為賢人之符此寔聖德所致國家之美慶也

太祖曰古人有言天降灾祥在德誠使吾德靡悔灾亦可弭苟與其德雖祥無福要之國家之慶不專于此也

○洪武二十八年七月戊戌河南汝寧府確山縣野蠶成繭羣臣賀表

太祖曰人君以天下為家使野蠶成繭足以衣被天下之人朕當受賀一邑之内偶然有之何用賀為

○洪武二十九年正月乙丑

太祖覽朝從容問左右民間事禮部尚書門克新對曰

聖澤深廣天下之民各安生業幸蒙至治太祖曰雖堯舜在上不能保天下無窮民若謂民皆安業朕恐未然何得遽言至治克新對曰聖德謙虛不自滿假則天下之民受福無窮矣

經國

○壬寅六月戊寅元中書平章察罕帖木兒遣使前來致書

太祖謂左右曰予觀察罕書詞婉而媚是欲啗我我豈可以甘言誘哉況徒以書來而不返我使者其情偽可見吾觀天下事勢若天未厭元而彼之所為有以厭服人心則事未可知今其所為違天悖理豈能有成且人謀

不如天從天與人人不得違人貪天天必不與我之所行一聽於天耳夫天下猶器也衆人爭之必裂一人持之則完今張士誠據浙西陳友諒據江漢方國珍陳友定又梗於東南天下紛紛未有定日予方有事之秋未暇與較姑置不答

甲辰正月戊辰

太祖還朝謂左相國徐達等曰卿等為生民計推戴予然建國之初當先正紀綱元氏昏亂紀綱不立主荒臣專威福下移由是法度不行人心渙散遂致天下騷亂今將相大臣輔相於我當鑑其失宜協心為治以成功業毋苟且因循取充位而已又曰禮法國之紀綱禮法立則

人志定上下安建國之初此為先務吾昔起兵濠梁見當時主將皆無禮法恣情任私縱為暴亂不知馭下之道是以卒至於亡今吾所任將帥皆昔時同功一體之人自其歸心於吾即與之定名分明號令故諸將皆聽命無敢有異者爾等為吾輔相當守此道無謹於始而忽於終也

○乙巳四月庚子

太祖謂孔克仁曰漢高祖起自徒步終為萬乘何也克仁對曰由其知人善任使

太祖曰卿言漢高止此乎克仁對曰然

太祖曰周室陵夷天下分裂秦能一之弗能守之陳涉作

難豪傑蠭起項羽矯詐南面稱孤仁義不施而自矜功伐高祖知其強忍而承以柔遜知暴虐而濟以寬仁卒以勝之及羽死東城天下傳檄而定故不勞而成帝業譬猶羣犬逐兔高祖則張置而坐獲之者方今天下用兵豪傑非一皆為勍敵我守江左任賢撫民伺時而動若徒與之角力則猝然難定

○五月乙亥平章常遇春取安陸克之先是

太祖命遇春往取安陸及襄陽諭之曰安陸襄陽横據上流踈通巴蜀控扼南北自古所必爭之地今置不取將貽後憂汝往取之夫堅城之下難以猝攻緩之則頓二軍之銳氣急之恐驅人以冒矢石宜相机招徠以擕寧

其民復調江西行省右丞鄧愈為湖廣行省平章政事領兵繼其後使人謂愈曰今遣遇春取安陸襄陽汝當以兵繼之凡得州郡汝宜駐兵以撫降附近聞王保保集兵汝寧彼之所為如築堤壅水惟恐滲漏汝之往也能愛軍恤民則仁聲義聞被於遠近人心之歸猶水走下正如穿穴其堤使所聚之水洩漏用力少而成功多也若襄陽未下則令遇春分兵半集沔陽半集景陵汝居湖廣使聲援相應以遏寇之奔軼愈奉命遂行至是遇春攻安陸遂克其城

○丙申四月癸亥

太祖謂侍臣孔克仁等曰壬辰之亂生民塗炭中原諸將

若孛羅帖木兒擁重兵犯城闕亂倫干紀行已夷滅擴廓帖木兒挾太子以動兵是以子抗父且急於私讎無敵愾之志糜爛其民終無成就李思齊張思道輩固碌碌不足數然竊據一方民受其敝他如張士誠外假元名內實寇心反覆兩端情狀可見明王珍父子據有巴蜀僭稱大號喜于自用而無遠謀觀其所為皆不能有成中原擾擾孰為拯之予揆天時審人事有可定之机令師西出襄樊東踰淮泗首尾相應擊之必勝而大事可定伐敵制勝貴先有謀謀定事舉敵無不克矣然中原國不難定但民物彫喪千里丘墟既定之後生息猶難方勞思慮耳

〇庚午

太祖謁陵還御舍謂博士許存仁等曰吾昔微時自謂終身田野間一農民耳及遭兵亂措身行伍亦不過為保身之計不意今日成此大業自吾去鄉里十有餘年今始得埽省陵墓復與諸父老子弟相見追思曩時誠可感也然吾向在軍中見當時羣雄皆縱令其下奪人妻女掠人財物心常非其所為及吾自率兵渡江克取諸郡禁戢士卒不許剽掠務以安輯為心上天鑒之幸底成事耳存仁等曰

王上一念之仁故天人為之屬心今歸故鄉顧念桑梓撫諭親故眷眷不舍雖漢高之待沛中父老恩義不是過

也

○吳元年四月丁未

太祖以兵革未殄生民未遂蘇息顧侍臣嘆曰軍旅未息供饋不休生民之勞甚矣起居注王禕對曰主上威德昭著遠近之人延頸徯蘇民雖勞而無怨正當乘勢長驅廓清中原乃得休息

太祖曰建大事者必勤遠略不急近功故高山之高非簣土可成江河之廣由勺水所積天下之大非一日可定也自古帝王之興皆上察天運下順民心從容待成曷當急遽予用兵征討十有餘年開基江左命將四征今雖西平陳友諒而擴廓帖木兒駐兵河南王信父子竊

據沂州譚右丞、貊高輩各假息州郡若遇欲長驅顧張士誠未下東吳未平靜觀元臣依違者十八九假恢復為名惟擴廓帖木兒耳又為諸將所沮勢不能展久不進兵必生疑間況其下皆四集之民師老于外人心離合之間稍有不利衆必瓦解將不過一匹夫耳而彼尚拘吾信使撓我邊境豈識時務者哉中原數子吾未暇與較姑置之度外但所念者彼土之民尚阻兵革未得休息也

○正月甲寅諸將言陳友定竊據閩中擅作威福宜乘勢取之若因循日久便得自固則難為力矣太祖曰吾固知之然方致力姑蘇而張氏降卒新附未可

輕舉且陳友定據閩已久積粮負險以逸待勞若我師深入主客勢殊萬一不利進退兩難兵法貴知彼知己用力不此萬全之策吾前已計之審矣徐而取之未晚也

九月壬寅

太祖謂太史令劉基學士陶安曰張氏既滅南方已平宜致力中原平一天下基對曰土宇日廣人民日衆天下可以席卷矣

太祖曰土不可以恃廣人不可以恃衆吾起兵以來與諸豪傑相逐每臨小敵亦若大敵故能致勝今王業垂就中原雖板蕩豈可易視之苟或不戒成敗係焉基曰近

滅張氏彼聞而落膽乘勢長驅中原孰吾禦者所謂迅雷不及掩耳

太祖曰深究事情方知通變彼方犄角相為聲援豈得遽云長驅必憑一戰之功乃乘破竹之勢若謂天下可以徑取他人先得之矣且嘗觀之彼有可亡之機而吾執可勝之道必加持重為萬全之舉豈可驕忽以取不虞也

○十月乙巳

太祖御戰門與給事中吳去疾等論政務因謂之曰吾以布衣起兵與今李相國徐相國湯平章皆鄉里所居相近遠者不過百里君臣相遇遂成大功甚非偶然今掃

除羣雄撫有江南人免離亂之苦每終夜思之不能安枕人心難安而易動事机難成而易壞苟撫之失宜施之不當亂由是生今中原未平正焦勞之日豈能坐守一方而忘遠慮乎正當練兵選將平定中原諸將小心忠謹者惟徐達聽受吾言可任斯寄常遇春果勇有為可以佐之其餘或有偏裨武以守城皆有可用之才天若輔吾諸將足以了之去疾對曰知臣莫如君皇上知人善任使平定之功不難矣

○庚申

太祖將命諸將北伐謂信國公徐達等曰自元失其政君昏臣悖兵戈四興民墜塗炭予與諸公仗義而起初為

保身之謀與有真安生民者出豈意大難不解爲衆所附乃率衆渡江與羣雄相角逐遂平陳友諒滅張士誠閩廣之地將以次而定念中原擾攘人民離散山東則有王宣父子狗偷鼠竊反側不常河南則有王保保名雖尊元實則跋扈擅爵專賦上疑下叛關隴則有李思齊張思道彼此猜忌勢不兩立且與王保保互相嫌隙元之將亡其機在此今欲諸公北伐計將如何鄂國公常遇春對曰今南方已定兵力有餘直擣元都以我百戰之師敵彼久逸之卒挺竿而可以勝也都城既克有破竹之勢乘勝長驅餘皆建瓴而下矣

太祖曰元建都百年城守必固苟如卿言懸師深入不能

即破頓於堅城之下餽餉不繼援兵四集進不得戰退無所據非我利也吾欲先取山東徹其屏蔽旋師河南斷其羽翼拔潼關而守之據其户檻天下形勢入我掌握然後進兵元都則彼勢孤援絶不戰可克即克其都鼓行而西雲中九原以及關隴可席卷而下諸將皆曰善

太祖顧謂信國公徐達曰兵法以廟筭勝者得筭多也卿其識之

○洪武元年六月庚子朔大將軍徐達自河南至行在

太祖勞之曰將軍率師征討勤勞于外古人所謂忠爾忘身國爾忘家誠將軍之謂也朕聞河朔之民日夕望吾

師至將軍宜與諸將秉時進取而安輯之朕觀天道人事元都可不戰而克大丈夫建功立業各有其時揆時之會不失事機在將軍等勉之達頓首謝既退

太祖復召問達今取元都計將安出達對曰臣自平齊魯下河洛王保保逡巡太原徒為觀望今潼關又為我有張思道李思齊失勢西竄元之聲援已絕臣等秉勢擣其孤城必然克之

太祖據圖指示曰卿言固是然北平土曠利於騎戰不可無備宜選偏裨提精兵為先鋒將軍督水陸之師繼其後下山東之粟以給饋餉由鄴趨趙轉臨清而北直擣元都彼外援不及內自驚潰可不戰而下達又曰臣慮

進師之日恐其北奔將貽患于後必發師追之

太祖曰元起朔方世祖始有中夏兼氣運之盛理自當興彼氣運既去理固當衰其成其敗俱係于天若縱其北歸天命厭絕彼自澌盡不必窮兵追之但出塞之後即固守疆圉防其侵擾耳達乃受命而還

○洪武三年十一月戊戌

太祖大宴諸功臣宴罷因曰創業之際朕與卿等勞心苦力艱難多矣今天下已定朕日理萬幾不敢斯須自逸誠思天下大業以艱難得之必當以艱難守之卿等今皆安享爵位優游富貴不可忘艱難之時人之常情每謹於憂患而忽於晏安然不憂患之來常始於宴安也

明者能燭於未形昧者猶蔽于已著事未形猶可圖患已著則無及矣大抵人處富貴欲不可縱欲縱則奢情不可佚情佚則淫奢淫之至憂危乘之今日與卿宴歡極歡恐久而忘其艱難故相戒勉也明日魏國公徐達率諸将詣闕謝太祖退御華蓋殿賜達等侍坐從容宴語太祖曰今成一統之業皆爾諸将功勞達等頓首曰臣等起自畎畝際風雲之會每奉承筭出師征伐討用兵次第如指諸掌及其成功不差毫髮此天賜陛下聖智非臣等所能與也太祖曰曩者四方紛亂羣雄競起朕與卿等初起鄉土本

圖自全非有意於天下及渡江以来觀羣雄所為強者縱於暴橫弱者不能自立荒淫者迷於子女貪殘者耽於貨寶奢侈者溺於富貴剽賊者喜於戰鬭殺戮者無救患之心徒為生民之患若張士誠尤為巨蠹士誠恃其財富侈而無節友諒恃其兵強暴而無恩朕無所恃惟不嗜殺布信義守勤儉所恃者卿等一心共濟艱危故来者如歸嘗與二寇相持人有勸朕先擊士誠以為士誠切近友諒稍遠若先擊友諒則士誠先乗我後此亦一計然不知友諒剽而輕士誠狡而懦友諒之志驕士誠之器小志驕則好生事器小則無遠圖故友諒有鄱陽之役與戰宜速吾知士誠必不能踰姑蘇一步以

為之援也向使先攻士誠則姑蘇之城併力堅守友諒必空國而來我將撤姑蘇之師以禦之是我疲於應敵事有難為朕之所以取二寇者固自有先後也二寇既除兵力有餘鼓行中原宜無不如志或勸朕盡平羣寇乃取元都若等又欲直走元都兼舉隴蜀皆未合朕意所以命卿等先取山東次及河洛者先聲既震幽薊自傾且朕親駐大梁止潼關之兵者知張思道李思齊王保保皆百戰之餘未肯遽降急之非北走元都則西走隴蜀并力一隅未易定也故出其不意反旆而北元衆膽落不戰而奔然後西征李張二人望絕勢窮故不勞而克惟王保保猶力戰以拒朕師向使若等未平元都

而先與之角力彼人望未絶困獸猶鬭聲勢相聞勝負未可知也事勢與友諒士誠又正相反至於閩廣傳檄而定區區巴蜀恃其險遠此特餘事耳若等可以少解甲冑之勞矣於是達等皆頓首謝

○洪武四年閏三月乙丑命吏部定内官監等官品秩太祖謂侍臣曰古之宦豎在宮禁不過司晨昏供役使而已自漢鄧太后以女主稱制不接公卿乃以閹人為常侍小黄門通命自此以來權傾人主及其為患有如城狐社鼠不可以去朕謂此輩但當服事宮禁豈可假以權勢縱其狂亂吾所以防之極嚴但犯法者必斥去之不令在左右慎履霜堅冰之意也

○八月庚子

太祖因與侍臣論用將曰秦裕伯嘗言古者帝王之用武臣或使愚使貪其說雖本於孫武然其言非也夫武臣量敵制勝智勇兼盡豈可謂愚攻城戰野捐軀徇國豈可謂貪若果貪愚之人不可使也

○洪武九年三月乙卯朔

太祖謂羣臣曰智力雖足以取天下而不足以得人心朕每憶斯言竟夕不寐靜觀往事無不皆然朕當取天下之初論智不如張士誠之狡論力不如陳友諒之衆而朕一以誠心待之未嘗以詐力加人然二人卒為吾所擒者要之智力有窮惟至誠人自不能違耳羣臣頓首

稱善

○洪武十七年七月丁酉朔勅内官毋預外事凡諸司毋與内官監文移往来

太祖謂侍臣曰為政必先謹内外之防絶黨比之私庶得朝廷清明紀綱振肅前代人君不鑒於此縱宦寺與外臣交通覘視動静夤縁為奸假竊威權以亂國家其為害非細故也間有發奮欲去之者勢不得行反受其禍延及善類漢唐之事深可歎也夫仁者治於未亂智者見於未形朕為此禁所以戒未然耳

○丁未河南士人上書言利民事所言卑陋又多摭拾陳言

太祖謂羣臣曰謀國之道習於舊聞者當適時宜狃于近俗者當計遠患苟泥古而通今溺近而忘於遠者皆非也故凡政事設施必欲有利於天下可貽於後世不可苟且惟事目前盖國家之事所係非小一令之善為四海之福一令不善有無窮之患不可不慎也

封建

○洪武三年四月辛酉以封建諸王告

太廟禮成宴羣臣于奉天門及文華殿

太祖諭廷臣曰昔者元失其馭羣雄並起四方鼎沸民遭塗炭朕躬率師徒以靖大難

皇天眷佑海宇寧謐然天下之大必建藩屏上衛國家下

安生民今諸子既長宜各有爵封分鎮諸國朕非私其親乃遵古先哲王之制為長久長治之計羣臣稽首對曰

陛下封建諸王以衛宗社天下萬世之公議

太祖曰先王封建所以庇民周行之而久遠秦廢之而速亡漢晉以來莫不皆然其間治亂不齊特顧施為何如耳要之為長久之計莫過於此

興學

○洪武二年三月戊午詔增築國子學舍初即應天府學為國子學至是

太祖以規制未廣諭中書省臣曰太學育賢之地所以興

禮樂明教化賢人君子之所自出古之帝王建國君民以此為重朕承困弊之餘首建太學招徠師儒以教育生徒今學者日衆齋舍卑隘不足以居其令工部增益學舍必高明軒敞俾講習有所游息有地庶達材成德者有可望焉

○十月辛巳

太祖諭中書省臣曰學校之教至元其弊極矣使先王衣冠禮樂之教踈為夷狄上下之間波頹風靡故學校之教名存實亡況兵變以來人習於戰鬬惟知干戈莫識俎豆朕恒謂治國之要教化為先教化之道學校為本今京師雖有太學而天下學校未興宜令郡縣皆立學

禮延師儒教授生徒以講論聖道使人日漸月化以復先王之舊以革汚染之習此最急務當急行之

○洪武六年正月庚申禮部奏增廣國子生太祖曰須先擇國子學官師得其人則教養有效非其人增廣徒多何益蓋瞽者不能辨色聾者不能辨聲學者而無師授亦如瞽聾之於聲色朕觀前代學者出為世用雖由其資美寔亦得師以造就之後來師不知所以教弟子不知所以學一以記誦為能故卒無實今民間俊秀子弟可以充選者雖衆苟無端人正士為之模範求其成材難矣故曰務學不如務求師今祭酒乏人卿等宜為朕詢衆天下名士通今博古才德兼備宜為人

師者以名聞

〇洪武八年三月戊辰命國史臺官選國子生分教北方太祖諭之曰致治在賢風俗本乎教化教化行雖閭閻可使為君子教化廢雖中材或墮于小人近北方喪亂之餘人鮮知學欲求方聞之士甚不易得今太學諸生中年長學優者卿宜選取俾往北方各郡分教庶使人知務學人材可興於是選國子生林伯雲等三百六十六人給廩食賜衣服而遣之

〇洪武十五年四月丙戌詔天下通祀孔子賜學粮增師生廩膳

太祖諭禮部尚書劉仲質曰孔子明帝王之道以教後世

使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綱常以正彝倫攸叙其功參于天地今天下郡縣廟學並建而報祀之禮止行京師豈非闕典歟卿與儒臣其定釋奠禮儀頒之天下學校令以每歲春秋仲月通祀孔子

○洪武一十一年十一月壬子命禮部給賜國子生鈔北平陝西山西山東廣東廣西四川福建之人在監三年以上者人五錠二年人二錠俾製冬衣復命工部于國子監前造別室一區凡百餘間具灶釜床榻以處諸生之有疾者令膳夫二十人給役侍臣進曰

陛下作興學校推心惻下無所不至從古未有

太祖曰諸生去鄉土離親戚遠來務學日久衣必敝或有

疾無人具湯藥朝夕作養之必使之得所然後可必於成材蓋天生人材皆為世用人君育材當有其實惟能有以作養之則未有不成材者也

○洪武二十四年六月戊寅命禮部頒書籍于北方學校太祖諭之曰農夫舍耒耜則無以為耕匠氏舍斤斧則無以為業士子舍經籍則無以為學朕嘗念北方學校缺少書籍士子有志於學者往往病無書讀向嘗頒與四書五經其他子史諸書未賜予宜於國子監印頒有未備者遣人往福建購與之

大明太祖高皇帝寶訓卷之一終

大明太祖高皇帝寶訓卷之二

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臣呂　本謹校
南京禮部祠祭清吏司郎中臣陳治本
南京兵部職方清吏司主事臣朱　錦謹閱
南京工部虞衡清吏司郎中臣呂鳳書

尊儒術

○洪武元年二月丁未詔以大牢祀先師孔子于國學仍遣使詣曲阜致祭使行太祖謂之曰仲尼之道廣大悠久與天地相並故後世有天下者莫不致敬盡禮修其祀事朕今為天下主期在明教化以行先聖之道今既釋奠國學仍遣爾修祀事

于闕里爾其敬之

四月戊申元國子監祭酒孔克堅來朝先是大將軍徐達至濟寧克堅稱疾遣其子希學見達于軍門達送希學赴京希學奏言臣父久病不能令臣先入見

太祖乃以勑往諭之曰朕聞爾祖孔子垂教于世扶植綱常孔子非常人等也故歷數十代往往作賓王家豈獨今日哉胡元入主中國蔑棄禮義彝倫攸斁天寔厭之以喪其師朕率中土之士奉天逐胡以安中夏以復先王之舊雖起自布衣實承古先帝王之統且古人起布衣而稱帝者漢之高祖也天命所在人孰違之聞爾抱風疾果然否若無疾而稱疾則不可諭至思之會克堅

亦自来朝行至淮安遇勅便拜命惶恐兼程而進既至
召對謹身殿
太祖從容慰問曰爾年幾何克堅對曰臣年五十有三
太祖曰爾年雖未耄而疾嬰之今不煩爾官但爾家先聖
之後為子孫者不可以不務學朕觀爾子資質温厚必
能承家爾更加誨諭俾知進學以振揚爾祖之道則有
光於儒教克堅頓首謝即日賜宅一區馬一匹月給米
二十石又明日復召至諭之曰爾祖明先王之道立教
經世萬世之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寔有賴焉故爾孔
氏高出常人常人且知求聖賢之學况孔氏子孫乎爾
宜勉爾族人各務進學因顧謂羣臣曰朕不授孔克堅

以官者以其先聖之後特優禮之故養之以祿而不以之以事也

○洪武二年四月己巳命博士孔克仁等授諸子經功臣子弟亦令入學

太祖諭之曰人有積金必求良冶而範之有美玉必求良工而琢之至於子弟有美質不求明師教之豈愛子弟不如金玉耶蓋師所以模範學者使之成器因其才力各俾造就朕諸子將有天下國家之責功臣子弟將有職任之寄教之之道當以正心為本心正則萬事皆理矣苟導之不以正為衆欲所攻其害不可勝言卿等宜輔以實學毋徒效文士記誦詞章而已

○洪武六年九月庚戌詔禁四六文詞先是太祖命翰林儒臣擇唐宋名儒表箋可為法者翰林諸臣以柳宗元代柳公綽謝表及韓愈賀雨表進

太祖命中書省臣録二表頒為天下式因諭羣臣曰唐虞三代典謨訓誥之詞質實不華誠可為千萬世法漢魏之間猶為近古晉宋以降文体日衰駢麗綺靡而古法蕩然矣唐宋之時名儒輩出雖欲変之而卒未能盡変近代制誥表章之類仍蹈舊習朕嘗厭其彫琢殊異古體且使事實為浮文所蔽其自今凡告諭臣下之詞務從簡古以革弊習爾中書宜播告中外臣民凡表箋奏疏毋用四六對偶悉從典雅

○洪武十四年三月辛丑頒五經四書于北方學校

太祖謂廷臣曰道之不明由教之不行也夫五經載聖人之道者也譬之菽粟布帛家不可無人非菽粟布帛則無以為衣食非五經四書則無由知道理北方自喪亂以来經籍殘缺學者雖有美質無所講明何由知道今以五經四書頒賜之使其講習夫君子而知學則道興小人而知學則俗美他日收效亦必本於此也

○洪武十五年五月乙丑

太祖詣國子監謁先師孔子釋菜禮成諭學官曰中正之道無踰於儒上古聖人不以儒名而德行實儒後世儒之名立雖有儒名或無其實孔子生於周末身儒道行

立儒教率天下後世之人皆欲其中正惜乎魯國君臣無能用之者當時獨一公父文伯之母知其賢責其之不能從則一國之君臣可愧矣卿等為師表正當以孔子之道為教使諸生咸趨于正則朝廷得人矣復命取尚書大禹臯陶謨洪範親御講說反覆開諭羣臣聞者莫不悚悅

○十一月壬戌

太祖命禮部臣修治國子監舊藏書板諭之曰古先聖賢立言以教後世所存者書而已朕每觀書自覺有益嘗以諭徐達達亦好學親儒生囊書自隨盖讀書窮理於日用事物之間自然見得道理分明所行不至差謬書

之所以有益於人也如此今國子監舊藏書板多殘缺其令諸儒考補仍命工部督匠修治之庶有資於學者

○洪武十八年十月甲辰

太祖謂工部臣曰孟子傳道有功名教歷年既久子孫甚微近有以罪輸作者朕聞即命釋之假令朕不知之或致死亡則賢者之後寖以微滅是豈禮先賢之意哉爾等宜加詢問凡有聖賢之後在輸作者依例釋之

○洪武二十年正月己未詔修闕里孔子廟宇

太祖曰春秋之世人紀廢壞孔子以至聖之資刪述六經使先王之道晦而復明萬世永賴功莫大焉夫食粟則思樹藝之先衣帛則思蠶繅之始皆重其所出也孔子

之功與天地並立故朕命天下通祀以致崇報之意而闕里又啟聖降神之地廟宇廢而不修將何以安神灵詔来世爾工部其即為修理以副朕懷

聖學

()丙申五月庚寅

太祖嘗命有司訪求古今書籍藏之秘府以資覽閱因謂侍臣詹同等曰三皇五帝之書不盡傳於世故後世鮮知其行事漢武帝購求遺書而六經始出唐虞三代之治始得而見武帝雄才大略後世罕及至表章六經闡明聖賢之學又有功於後世吾每於宮中無事輒取孔子之言觀之如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真治國之良規

孔子之言誠萬世之師也

吳元年四月庚戌

太祖至白虎殿見諸子有讀孟子書者顧問許存仁曰孟子何說為要對曰勸國君行王道施仁政省刑薄賦乃其要也

太祖曰孟氏專言仁義使當時有一賢君能用其言天下豈不定于一乎

洪武二年三月乙未朔

太祖與儒臣論易至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

太祖曰人主職在養民但能養賢與之共治則民皆得所養然知人最難若所養果賢而使之治民則國無虛祿

民獲實惠苟所養非賢反厲其民何輔於國哉故人主養賢非難知賢為難

○辛丑

太祖與翰林待制秦裕伯等論學術

太祖曰為學之道志不可滿量不可狹意不可矜志滿則盈量狹則驕意矜則小盈則損驕則惰小則卑陋故聖人之學以天為準賢人之學以聖為則苟局於小而拘於凡近則亦豈能充廣其學哉裕伯對曰誠如

聖言

○洪武三年二月辛酉

太祖御東閣翰林學士宋濂待制王禕等進講大學傳之

十章至有土有人濂等反覆言之

太祖曰人者國之本德者身之本德厚則人懷人安則國固故人主有仁厚之德則人歸之如就父母人心旣歸有土有財自然之理也若德不足以懷衆雖有財亦何用哉

（）洪武五年十二月己卯

太祖謂禮部侍郎曾魯曰朕求古帝王之治莫盛於堯舜然觀其授受其要在於允執厥中後之儒者講之非不精及見諸行事往往背馳魯曰堯舜以此道宰制萬事如執權衡物之輕重長短自不能違而皆得其當此所以致雍熙之治也後世鮮能此道於處事之際欲求其

一至當難矣

太祖曰人君一心治化之本存于中者無堯舜之心而欲施之於政者有堯舜之治决不可得也魯又曰堯舜之道載之典謨者無以加矣至于修身理人本末次第具在大學一書

太祖曰大學平治天下之本其可舍此而他求哉

洪武七年十二月甲辰御註道德經成

太祖對儒臣舉老子所謂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與聖人去甚去奢去泰之類曰老子此語豈徒托之空言於養生治國之道亦有助也但諸家之註各有異見朕因為註以發其義

○洪武十七年四月庚午

太祖謂侍臣曰朕觀大學衍義一書有益於治道者多矣每披閱便有儆省故令儒臣日與太子諸王講說使鑑古驗今窮其得失大抵其書先經後史要領分明使人觀之容易而悟真有國之龜鑑也

○洪武十八年五月辛酉朔

太祖御華蓋殿文淵閣大學士朱善進讀心箴畢

太祖曰人心道心有倚伏之幾蓋仁愛之心生則忮害之心息正直之心存則邪詖之心消羞惡之心形則貪鄙之心絕忠慤之心萌則巧偽之心伏故人常持此心不可為情欲所蔽則至公無私自無物我之累矣

○洪武十九年二月己丑

太祖坐東閣因與侍臣論仁智

太祖曰聖人篤於仁賢者不舜智若姑息之仁不爲愛物姦欺之智足以禍身又論天人相與之際

太祖曰天人之理無二人當以心爲天論僭

太祖曰不可僭者祭祀然祭不可瀆不可僭者賞賚然賞不可濫

○洪武二十年五月丁卯

太祖御華蓋殿侍臣進講因論人之善惡感召亦有不得其常者

太祖曰爲惡或免於禍然理無可違之惡爲善或未蒙福

然理無不可為之善人惟修其在己者禍福之來則聽於天彼為善而無福為惡而無禍者特時有未至耳

○洪武二十一年三月乙亥朔

太祖與侍臣觀史因論田子方貧賤驕人之說

太祖曰富貴者固不可驕人貧賤者又豈可驕人夫驕凶德也富貴而驕人則不足以得天下之士貧賤而驕人適足以取辱於己要之君子當以恭敬為本子方之言抑揚太過蓋有所激而言侍臣對曰誠如

聖諭

○辛巳

太祖召考試官陳宗順等坐武英門賜食諭之曰今日觀

列子隣人竊鈇之事因思人之信疑皆生於心信心[illegible]出於忠厚疑心必起於偏私夫信其所好疑其所惡乃人之常情是故不可不察也君之於臣好而信之譖言雖至而不入惡而疑之毀謗不召而自來苟能以太公至正之心處己待人則自無獨信偏疑之私其或反乎公道而不得好惡之正未有不流于一偏者也惟能好其所當好惡其所當惡信其所當信而疑其所可疑則人無浸潤之譖形似之責矣又論五性之德

太祖曰小忠非仁小節非義足恭非禮苛察非智諒而不貞不可謂之信遂給紙筆令諸儒譔疑信論

褒功臣

○吴元年二月甲戌大将軍徐達遣人自軍中来請事太祖勅勞之曰古者帝王之興必有命世之士以為輔佐成周伐罪鷹揚奮興炎漢伏義羣策畢舉所以克集大勲啓基隆祚者也将軍自昔相從忠義出乎天性然且沉毅有謀端重有武故能遏絕亂略消弭羣雄建無前之功雖古豪傑之士不能過也今尅期来所請事悉欲稟命而行此賢臣事君之道吾甚嘉之但所請事多可便宜行者而識慮周詳不肯造次有違誠社稷之慶邦家之福然将在外君不御乃古道也自後軍中緩急将軍從宜行之

○十月丁巳

太祖宴功臣于西樓既罷諭諸將曰自古豪傑開基創業非用賢能何以集事吾起于布衣賴諸將相化家為國但累歲征伐跋涉戎馬間其勞甚矣近討張氏始不復親行陣大將軍平章遇春等能出死力擒王縛將以成厥功為一代元勛光著史册名垂不朽吾推心腹以任之彼竭心膂以佐吾上下一心故能至此往年陳友諒既滅惟誅其首惡餘有才者悉用之豈但待以不死雖剖心與語而終自懷疑間有英雄一見與語即傾輸心出入左右待之如一無間新舊使反側自安又若張氏之臣不思為國盡力惟貪金帛子女以肥其家一旦摧敗萬事瓦解此近事明鑒也及張氏既滅惟大將軍於

貨寶無所取婦女無所近其深謀遠略蓋謂中原未平民未蘇息豈可遽恃為安乎爾等當如大將軍所存共圖大勲康濟宇內於是諸將皆頓首謝

敎太子諸王

吳元年八月丙寅

太祖祀山川畢出齋次頒胙于羣臣將還宮顧謂諸子曰人情貴則必驕逸則忘勞聖人所以戒盈滿而謹怠荒夫貴而不驕逸而知勞智周萬物心体衆情斯為人上之道故天道下濟而歲功成人道克敏而德業盛歷觀往古取法于上而治化于下者皆由于此今國家初定民始息肩汝能知其勞乎能諳人情則不至驕惰今甲

士中夜而起亟從至此皆未食汝可步歸諳勞逸也不至驕惰諸子趨至衛士聞之莫不感悅

○十月乙丑

太祖遣世子標次子樉往臨濠謁陵墓因諭之曰世稱商高宗周成王為賢君者汝知之乎高宗舊勞于外知民疾苦成王早聞無逸之訓知稼穡之艱難故其在位不敢暇逸能修勤儉之政為商周令主汝諸子生於富貴未涉艱難人情習于宴安必生驕惰況汝他日皆有國家不可不戒今使汝等於旁近郡縣遊覽山川經歷田野因道塗之險易以知鞍馬之勤勞觀小民之生業以知衣食之艱難察民情之好惡以知風俗之美惡即祖

宗陵墓之所訪求父老問吾起兵渡江時事識之於心以知吾創業之不易也於是命中書擇官輔導以行

○十一月甲午

太祖沐浴出觀圜丘顧謂起居注熊鼎等曰此與古制合否對曰小異也

太祖曰古人於郊掃地而祭器用匏陶以示儉朴周有明堂其禮始備今予創立斯壇雖不必盡合古制然一念事天之誠不敢頃刻怠矣鼎對曰

主上創業之初首嚴郊丘之祀既斟酌時宜以立一代之制又始終盡誠敬此誠前代之所未及

太祖曰郊祀之禮非尚虛文正爲天下生靈祈福予安敢

不盡其誠時世子從行

太祖因命左右導之徧歷農家觀其居處飲食器用還謂之曰汝知農家之勞乎夫農勤四體務五穀身不離畎畝手不釋耒耜終歲勤動不得休息其所居不過茅茨草榻所服不過練裳布衣所飲食不過菜羹糲食而國家經費皆其所出故令汝知之凡一居處服用之間必念農之勞取之有制用之有節使之不至于飢寒方盡為上之道若復加之橫歛則民不勝其苦矣故為民上者不可不體下情復指道旁荊楚謂之曰古者用此為扑刑蓋以其能去風雖傷不至過甚苟用他物恐致殞生此古人用心之仁亦宜知之

○洪武元年正月戊寅劉基陶安言於
太祖曰適聞中書及都督府議倣元舊制設中書令欲奏
以太子為之
太祖曰取法于古必擇其善者而從之苟惟不善而一槩是從将欲望治譬猶登高岡而却步渡長江而回檝豈能達哉元氏胡人事不師古設官不以任賢惟其類是與名不足以副實行不足以服衆豈可取法且吾子年未長學未充更事未多所宜尊禮師傅講習經傳博通古今識達机宜他日軍國重務皆令啟聞何必倣彼作中書令乎乃命詹同取東宮官制觀之謂同等曰朕今立東宮官取廷臣勲德老成兼其職老成舊人動有成

則若新進之賢者亦選擇參用夫舉賢任才立國之本

崇德尚齒尊賢之道輔導得人人各盡職故連抱之木

必以授良匠萬金之璧不以付拙工同對曰

陛下立法垂憲之意寔深遠矣於是以李善長等皆兼東

宮官乃諭善長等曰朕於東宮官屬不別議府寮而以

卿等兼之者盖軍旅未息朕若有事于外必留太子監

國若設府寮卿等在內事當啟聞太子或有聽斷不明

而與卿等意見不同卿等必謂府寮導之嫌隙將由是

而生朕所以特置賓客諭德等官以輔成太子德性且

選名儒為之賓友昔周公教成王告以克詰戎兵召公

教康王告以張皇六師此居安慮危不忘武備盖繼世

之君生長富貴泥於安逸軍旅之事多忽而不務一有緩急罔知所措二公所言不可忘也

○丙戌

太祖御文樓太子侍側因問近與儒臣講說經史何事對曰昨講漢書七國叛事遂問此曲直孰在對曰曲在七國

太祖曰此講官一偏之說宜言景帝為太子時嘗投博局殺吳王世子以激其怒及為帝又聽鼂錯之說輕意黜削諸侯土地七國之變寔由於此若為諸子講此則當言藩王必上尊天子下撫百姓為國家藩輔以無撓天下公法如此則為太子者知敦睦九族隆親親之恩為

諸子者知夾輔王室以盡君臣之義

○十月乙未以梁貞王儀為太子賓客秦鏞盧德明張易為太子諭德

太祖諭之曰範金礱玉所以成器尊師重傳所以成德朕命卿等輔導太子必先養其德性使進於高明於帝王之道禮義之教及往古成敗之迹民間稼穡之事朝夕與之論說日聞讜言無非僻之干積久以化他日為政自然合道卿等勉之

○洪武二年五月丙午

太祖召孔克仁等賜坐因曰昨到鍾山令侍御僕從先往中有一小僮亦前趨記其姓名今日召至以示諸子曰

此小僮與爾等年相若已能奔走服役爾曹不可恃年幼怠惰不學當朝夕勤勵可也朕之意惟恐居富貴耽逸樂耳克仁對曰陛下此言即無逸之戒也

○九月己亥太祖諭皇太子曰自古帝王以天下為憂者惟創業之君中興之主及守成賢君能之其尋常之君不以天下為憂反以天下為樂國亡自此而始何也掘起帝王之初天必授于有德者然頻履憂患而後得之其得之也難故其憂之也深若守成繼體之君常存敬畏以祖宗憂天下之心為心則能永受天命苟生怠慢敗亡必至可

不畏哉

○洪武三年四月丙寅

太祖召東宮官屬及王府官屬諭之曰輔導之臣猶法度之器先必正已而後正人蓋德義者正人之法度善惡者修身之衡鑑汝等輔導諸子必匡其德義明其善惡使知趨正而不流于邪如此則能盡輔導之職觀之梓匠雖有材木必加繩削乃能成器太子諸王必得賢輔開導贊助乃能成德朕擇爾等為宮僚各宜盡心又加經史中古人已行之事可為鑒戒者采摭其事編次成集朝夕觀覽以廣智識亦有助于輔導羣臣頓首受命而退又諭秦王右相鄭九成等曰朕封建諸子選用傳

相委託匪輕凡與王言當廣學問以充其行義陳忠孝以啟其良心事有弗善必求其善政有未美必求其美使其聰明無蔽上下相親庶幾道德有成以弘長世之業而輔相者亦克盡其職矣復顧劉基等曰朕觀古聖賢之君雖治平之世不忘修省誠以富貴易至於驕奢必至於荒縱未有荒縱而無顛覆者故嘗戒太子諸王以為士不能正身修德則殃及身家為士且然況於為君為王者乎基頓首對曰

陛下此言萬世之福也

○七月戊子

太祖謂皇太子曰天子之子與公卿士庶人之子不同公

卿士庶人之子係一家之盛衰天子之子係天下之安危爾承主器之重將有天下之責也公卿士庶人不能修身齊家取敗止於一身一家若天子不能正身修德其敗豈但一身一家之比將宗廟社稷有所不保天下生靈皆受其殃可不懼哉可不戒哉

○十二月辛巳禮部尚書陶凱請選人專任東宮官屬罷兼領之職庶於輔導有所責成

太祖曰古者不備其官惟賢能是用朕以廷臣有才望勳德者兼東宮官非無謂也嘗慮廷臣與東宮官屬有不相能遂成嫌隙或主姦謀離間骨肉其禍非細若江充之事可為明鑑朕今立法令省臺都督府官兼東宮賛

輔之職父子一體君臣一心庶幾無相構之患也

○洪武四年閏三月己未

太祖諭省臺臣曰朕諸子日知務學必擇端謹文學之臣兼宮僚之職日與之居講說經史蓄養德性博通古今庶可以承藉天下國家之重但人之相與氣習易移與正人處則日習於正如行康衢自不為偏岐所惑若與邪人處則日習於邪如由曲徑往而不返不覺入荊棘中矣省臣對曰知人最難邪正未易辨

太祖曰尊德樂義斯為正也便佞褻慢斯為邪也故驕奢淫佚鮮不由於褻慢而端莊中正必皆本於好德

○洪武六年五月壬寅朔祖訓錄成

太祖因謂侍臣曰朕著祖訓錄蓋所以垂示子孫朕更歷世故創業艱難常慮子孫不知所守故著是書日夜以思具悉周至紬繹六年始克成編後世子孫守之則永保天祿苟作聰明亂舊章是違祖訓矣侍臣對曰自古創業之主其慮事周詳立法垂訓必有典則若後世子孫不知而輕改鮮有不敗故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

太祖曰日月之能久照萬世不改其明堯舜之道不息萬世不改其行三代因時損益者其小過不及耳若一代定法有不可輕改荒墜厥緒幾于亡夏顛覆典刑幾于亡商後世子孫當思敬守祖法

九月己酉以侍御史文原吉為秦府右相國子助教宋

後為

燕府參軍諭曰王今長宜朝夕左右輔養其德二二年後遣王之國汝等宜盡心所事取鑑于古何者為善何者為不善采摭古人仕為王臣孰能以正輔導孰為不能編次成集朝夕覽觀遇有所行則擇其善而去其不善務引王于當道爾等與王言侍臣下則以謙和撫民人則以仁恕勸耕耨以省饋餉禦外侮以藩帝室如此則能盡其職矣又曰汝爾職事清簡非朝廷劇任之比若文武全才更可演習武事發舒精神若素儒生但謹守禮法陳善閑邪而已苟巧詐無實欺蔽諂諛此招咎之道所宜戒也汝其慎之

○乙卯命諸司今後常事啓皇太子重事乃許奏聞

太祖謂皇太子曰人君統理天下人情物理必在周知然後臨事不惑吾自起田里至于今日凡治軍旅理民事無不盡心恒慮處事未當故嘗思念古人為治必廣視聽凡言之善者吾即行之不善者吾雖不行亦思繹至再果不可行然後置之夫慮事貴明處事貴斷庶幾不眩况爾生長宮掖未涉世故若局於見聞則視聽不廣且目雖能視所見不踰于閾耳雖能聽所聞不越于庭而欲區區智識決天下之務能一一當理難矣汝宜親賢樂善以廣聰明逆己之言必求其善順己之言必審其非如此則是非不混理欲判然天下之事可得而治

矣汝其敬之毋忘朕訓

○壬戌

太祖謂秦府右相文原吉等曰蓄藥所以防病積貨所以防貧用賢所以輔德朕為諸子擇賢以為之輔爾等居左右宜朝夕規誨以成其德人情於大事或能謹之而常忽於細微夫細行不謹大德必虧姑息小過大愆必至故塞水者必於其源源塞而絕伐木者必於其根根斷而木拔矣設王有所違失爾若曰所失者小可勿言也則是大失將至俟其大失將至然後規之救有所弗及矣人善雖小可以成名惡雖小足以亡身凡歷代賢王著名方册其臣亦皆賢者故能同濟其美爾等職在

輔導宜盡心所事

○洪武七年正月乙亥

太祖召太子宮臣諭之曰汝知所謂重器乎對曰豈非商彝周鼎乎

太祖曰汝所謂商彝周鼎者此非重器乎太子者天下之重器人有彝鼎尚知寶愛太子承主器之重豈得不寶愛之乎寶愛之者必擇端人正士以為輔翼朝夕與居使其熟聞善言不邇詖行自然漸漬以成其德若惟委之於便嬖近習是委重器於塗而不可寶愛之矣汝等日輔太子講論誦說之時必導之以正使其道明德立才器充廣庶幾他日克勝重任則可以副朕所望

○洪武九年正月丁巳太子諸王侍
太祖顧謂之曰汝等聞修德進賢之道乎太子對曰每聞
儒臣講說知其略矣未領其要
太祖曰藻率雜佩為身之容恭遜溫良為德之容見于外者可以知其內也古之君子趨蹌有節升降有數周旋跬步而不違於矩矱者由其德充於內而著乎外也所以器識高明而善道日躋惡行不見而邪僻益遠已德既修自然足以服人賢者彙進而不肖者自去能修德進賢則天下國家未有不治不知務此者鮮不取敗夫貨財聲色為戕德之斧斤讒佞諂諛乃杜賢之荊棘當拒之如虎狼避之如蛇虺苟溺于所好則必為其陷矣

汝等其慎之

○洪武十年六月丙寅命羣臣自今大小政事皆先啓皇太子處分然後奏聞

太祖謂皇太子曰人君治天下日有萬幾一事之得天下蒙其利一事之失天下受其害自古以来惟創業之君歷涉勤勞達於人事周於物理故處事之際鮮有過當守成之君生長富貴若非平日練達臨政少有不謬者故吾特命爾日臨羣臣聽斷諸司啓事以練習國政惟仁則不失於躁暴惟明則不惑於奸邪惟勤則不溺于安逸惟斷則不牽于文法凡此皆以一心為之權度則未有不失其當今有人指石以為玉當辨之曰果玉乎

果石乎知其為非玉乃石也如此則的然莫敢吾欺后信其言以為玉則是非之心不明失其權度矣況人雖有明敏之資自非歷練臨事率意而行未免有失知悔而改亦已晚矣吾自有天下以來未嘗暇逸于諸事務惟恐毫髮失當以負
上天付託之意戴星而朝夜分而寢日有未善寢亦不安此爾所親見也亦能體而行之天下之福吾無憂矣

○洪武十一年三月是月
太祖訓諸子曰昔有道之君皆身勤政事心存生民所以保守天下至其子孫廢棄厥德色荒于內禽荒于外政教不修禮樂崩弛則天棄于上民離于下遂失其天下

國家為吾子孫者當取法于古之聖帝哲王兢兢業業日慎一日鑒彼荒淫勿蹈其轍可以長享富貴矣

○洪武十二年三月戊辰朔

太祖御華蓋殿皇太子侍

太祖問曰比日講習何書對曰昨看書至商周之際

太祖曰看書亦知古人為君之道否因諭之曰君道以事天愛民為重其本在敬身人君一言一行皆上通於天下係於民必敬以將之而後所行無不善也蓋善天必鑒之不善天亦鑒之一言而善四海蒙福一行不謹四海罹殃行言如此可不敬乎汝其識之

○洪武十六年二月庚辰

太祖諭皇太子諸王曰凡聽訟貴明不明則刑罰不中罪加良善人心怨咨有傷天和或有大獄必當詳審庶免搆陷之非鍛鍊之弊又曰凡賞功要當則人心常服蓋賞與罰二事治天下之大權也

○十一月甲午

太祖謂皇太子諸王曰純良之臣國之寶也殘暴之臣國之蠹也自古純良者為君造福而殘暴者為國致殃何謂純良虗心公忠臨民愷悌雖材有不逮者亦不至于傷物所謂日計不足月計有餘者也何謂殘暴恣睢擊搏遇事風生鍛鍊刑獄掊克聚斂雖若快意一時而所傷甚多故武帝任張湯而政事衰光武褒卓茂而王業

監此事甚明可為深鑒

○洪武二十四年三月癸卯太祖謂皇太子諸王曰人君之有天下者當法天之德也天之德剛健中正故運行不息人君體天之德孜孜不倦則庶事日修若怠惰侈肆則政衰教弛虧損天德而欲長保天位者未之有也昔元世祖東征西討混一華夏是能勤於政事至順帝偷惰荒淫天厭人離遂至喪滅詩曰殷鑒不用在夏后之世爾等當克勤克慎他日庶可永保基業

正家道

○洪武元年正月乙亥册

皇后馬氏

太祖謂侍臣曰昔漢光武勞馮異曰倉卒蕪蔞亭豆粥滹沱河麥飯厚意久不報君臣之間始終保全朕念皇后起布衣同甘苦嘗從朕在軍倉卒自忍飢餓懷糗餌食朕比之豆粥麥飯其困尤甚昔唐太宗長孫皇后當隱太子搆隙之際內能盡孝勤承諸妃消釋嫌猜朕數為郭氏所疑朕徑情不恤將士咸以服用為獻后先獻郭氏慰悅其意及欲危朕后輒為彌縫卒免于患殆又難于長孫皇后者朕或因服御詰怒小過輒為朕曰主忘昔日之貧賤耶朕復為之惕然家之良妻猶國之良相豈忍忘之

○三月辛未朔命翰林儒臣修女戒

太祖謂學士朱升等曰治天下者修身為本正家為先正家之道始於謹夫婦后妃雖母儀天下然不可使干政事至於嬪嬙之屬不過備職事侍巾櫛若寵之太過則驕恣犯分上下失序故歷代宮闈政由內出鮮有不為禍亂者也夫內嬖惑人甚于鴆毒惟賢明之主能察之于未然其他未有不為所惑者卿等為我纂述女戒及古賢妃之事可為法者使後世子孫知所持守

○洪武十三年二月辛未

太祖諭皇太子諸王曰吾持身謹行汝輩所親見吾平日無優伶瞽近之狎無酣歌夜飲之娛正宮無自縱之權

妃嬪無寵幸之昵或有浮詞之婦察其言非即加詰責故各自修飭無有妒忌至若朝廷政事稽于衆論參決可否惟善是從或燕閒之際一人之言尤加審察故言無偏聽政無阿私每旦星存而出日入而休慮患防危如履薄冰苟非有疾不敢怠惰以此自持猶恐不及故與爾等言之使知持守之法

厚風俗

○洪武四年六月戊申

太祖退朝御東閣從容與羣臣論及禮樂之事謂廷臣曰世之治亂本乎人情風俗故忠信行則民俗淳朴佻巧作則習尚詐偽京師天下之統會萬民之瞻仰四方所

取則者也而積習之弊卒以奢侈相高浮澡相誘情日肆而俗日偷非所以致理也禮部尚書陶凱對曰仲尼有云道之以政齊之以刑今欲整齊風俗使佻巧不得作必以政刑先之然後教化可行

太祖曰教化必本諸禮義政刑豈宜先之苟徒急于近功而嚴其禁令是欲澄波而反汩之也凱頓首稱善

○洪武八年正月癸酉淮安府山陽縣民有父得罪當杖請以身代

太祖謂刑部臣曰父子之親天性也然不親不遜之徒親遭患難有坐視而不顧者今此人以身代父出於至情朕為孝子屈法以勸勵天下其釋之

○洪武二十年閏六月甲寅

太祖謂禮部尚書李原吉曰尚齒所以教敬事長所以教順虞夏商周之世莫不以齒為尚而養老之禮未嘗廢是以人興于孝弟風俗淳厚治道隆平曩者朕詔天下行養老之政凡耆民年八十以上鄉黨稱善貧無產業者月給米三斗肉五斤九十以上歲加帛一疋綿一斤若有田產能自贍者止給酒肉絮帛其應天鳳陽二府富民九十以上賜爵社士八十以上賜爵里士咸許冠帶復其家尚慮有司奉行不至爾禮部以朕命諭之

○洪武二十一年五月乙未太平府民有兄弟相訐告者刑部奏請罪之

太祖曰兄弟骨肉至親豈有告訐之理此一時忽昧或因貨利或私妻子爭長競短怒氣相加遂至此耳然人心天理未嘗泯滅姑繫之獄待其忿息善心復萌必將自悔明日刑部奏二人果哀求改過

太祖曰此彼之真情發見也俱釋之兄弟和好如初

○洪武二十四年七月乙巳龍江衛吏以過罰書寫值母喪乞守制吏部尚書詹徽不聽吏擊登聞鼓訴之

太祖召徽切責之曰吏雖罰役天倫不可廢使其母死不居喪人子之心終身有憾夫與人為善猶恐其不善若有善而沮之何以為勸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乃獨不然耶徽大慚吏遂得終喪

○洪武二十五年正月甲辰天策衛卒吳英父得罪繫獄英詣闕陳情願沒入為官奴以贖父罪

太祖諭英曰汝之情固有可矜但汝平時何不勸諫汝父使不犯法今罪不可貸然念汝愛父之至特曲法宥之汝自今凡遇父有不善當即諫止若不聽必再三言之使不陷于非義斯為孝也又顧謂侍臣曰此卒非知書者能如此亦可謂難矣故特曲法以宥其父將以勵天下之為人子者

○洪武二十八年二月己丑

太祖諭户部臣曰古者風俗淳厚民相親睦貧窮患難親戚相救婚姻死喪鄰保相助近世教化不明風俗頹敝

鄉隣親戚不能周卹甚者強凌弱衆暴寡富呑貧大失忠厚之道朕即位以来恒申明教化于今未臻其效豈習俗之固未易变耶朕置民百戶為里一里之間有貧有富凡遇婚姻死喪富者助財貧者助力民豈有窮苦急迫之憂又如春秋耕穫之時一家無力百家代之推此以往百姓寧有不親睦者乎爾戶部其諭以此意使民知之

議禮

○洪武元年十一月丙午中書及禮部定奏天子親祀圜丘方丘宗廟社稷若京師三皇孔子風雲雷雨聖帝明王忠臣烈士先賢等祀則遣官致祭郡縣宜立社稷有

司祭里社土穀之神及祖父母父母并得祀竈載諸祀典餘不當祀者並禁之

太祖因諭羣臣曰凡祭享之禮載牲致帛交於神明費出己帑神明歆之如庶人陌錢瓣香皆可格神不以菲薄而不享者何也所得之物皆己力所致也若國家倉廩府庫所積乃生民脂膏以此尊醪俎饌充實神庭徼求福祿以私於身神可欺乎惟為國為民禱祈如水旱疾疫師旅之類是也

（ ）癸亥

太祖欲舉行耕籍田禮諭廷臣曰古者天子籍田千畝所以供粢盛備饋饗自經喪亂其禮已廢上無以教下無

以勸朕蒞祚以來悉修先王之典而籍田為先故前歲舉而行之以為天下勸時監察御史有歷班而言曰耕籍田則力本者知所重矣

太祖曰欲財用之不竭國家之常裕鬼神之常享必也務農乎故后稷樹藝稼穡而生民之詩作成王播厥百穀而噫嘻之頌興有國家者其可棄是而不講乎遂命以來春舉籍田禮行之

洪武二年六月庚午

太祖讀叔孫通傳至魯两生不肯行因謂侍臣曰叔孫通雖云竊禮之糠粃然創制禮儀於煨燼之餘以成一代之制亦可謂難矣如兩生之言不無迂耶若禮樂必待

百年而後可興當時朝廷之禮廢矣朕聞先王之禮因時制宜孔子亦曰朞月三年必世蓋亦因時制宜之謂必待百年則誠迂矣

○洪武三年正月癸巳先是太祖以天下初定欲通羣下之情日詔百官悉侍左右詢問民情諮訪得失或考論古今典禮制度故雖小官亦得上殿至有踰越班次者太祖乃謂宰臣曰朝廷之上禮法為先殿陛之間嚴肅為貴朕始欲諮訪庶事故令百官入侍左右至班序失次非所以肅朝儀也自今文武百官入朝除侍從中書省大都督府御史臺指揮使六部尚書侍郎等官許上殿

其餘文武官五品以下並列班于丹陛違者糾儀官舉正之

○八月庚申

太祖諭廷臣曰古者帝王之治天下必定禮制以辨貴賤明等威是以漢高初興即有衣錦繡綺縠操兵乘馬之禁歷代皆然近世風俗相承流于僭侈閭里之民服食居處與公卿無異而奴僕賤隷往往侈肆于鄉曲貴賤無等僭禮敗度此元之失政也中書其以房舍服色等第明立禁條頒布中外俾各有所守

○洪武五年三月辛亥

太祖謂禮部臣曰禮者所以美教化而定民志成周設大

司徒以五禮防萬民之爲而教之中夫制中莫如禮修政莫如禮齊家莫如禮故有禮則治無禮則亂居家有禮則長幼叙而宗族和朝廷有禮則尊卑定而等威辨元興以夷變夏民染其俗先王之禮幾乎熄矣而人情狃於淺近未能猝變今命爾稽考典禮合于古而宜于今者以頒布天下俾習以成化庶幾復古之治也

○洪武六年三月甲辰禮官上所定禮儀

太祖謂尚書牛諒曰禮者國之防範人道之紀綱朝廷所當先務不可一日無也自元氏廢棄禮教因循百年而中國之禮變易幾盡朕即位以来夙夜不忘思有以振舉之以洗汙染之習故嘗命爾禮部定著禮儀今雖已

成宜更與諸儒叅詳考議斟酌先王之典以復中國之舊務合人情永為定式庶幾愜朕心也

○九月丙午禮部奏定百官常朝班次及奏事等禮儀太祖謂中書省臣曰朝廷之禮所以辨上下正名分不以賤加貴不以卑踰尊百官在列班序有倫奏對雍容不失其度非惟朝廷之尊抑亦天下四方瞻仰所在也今文武百官朝叅奏事有未閑禮儀者是禮法不嚴於殿陛何以肅朝廷乎自今凡新任官及諸武臣於禮儀有不閑習者令侍儀司官日於午門外演習之且命御史二人監視有不如儀者糾舉之百官入朝失儀者亦糾舉如律

洪武七年十二月壬戌朔孝慈錄成先是貴妃薨勅禮官定喪服之制禮部尚書牛諒等奏曰周禮儀禮父在為母服期年若庶母則無服

太祖曰父母之恩一也而喪服低昂若是其不近于人情甚矣因勅翰林學士宋濂曰養生送死聖王之大政諱忘忌疾衰世之陋習三代喪禮節文尤詳而散失於衰周厄於暴秦漢唐以降莫能議此夫人情有無窮之變而禮為適變之宜得人心之所安即天理之所在爾等其考定喪禮於是濂等考得古人論服母喪者凡四十二人願服三年者二十八人服期年者十四人奏之

太祖曰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今觀願服三年喪比服期

年者加倍則三年之喪豈非天理人情之所安乎乃立
為定制

○洪武十二年正月己卯合祀天地于南郊大祀殿禮成勑中書省臣曰立綱陳紀治世馭民斯由上古之君立至今相承而法則焉凡有國者必以祀事為先祀事之禮起以古先聖王其周旋上下進退奠獻莫不有儀然儀必貴誠而人心叵測至誠者少不誠者多暫誠者或有之若措禮設儀文飾太過使禮煩人倦而神厭弗享非禮也故孔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朕周旋祀事十有一年見其儀太煩乃以儀更其儀式合祀社稷既祀神乃歡今十二年春始合天地大祀而上

雨暘若有肸蠁荅於朕心爾中書下翰林令儒臣紀其

祀事以彰

上帝皇祇之昭格而錫黔黎之福朕與卿等尚夙夜無怠

以荅

神明之休祐焉

○洪武二十年七月丁酉禮部奏請如前代故事立武學

用武學仍祀太公建昭烈武成王廟

太祖曰太公周之臣封諸侯若以王祀之則與周天子並

矣加之非號必不享也至於建武學用武舉是析文武

爲二途自輕天下無全才矣三代之上士之學者文武

兼備故措之于用無所不宜豈謂文武異科各求專習

著乎即以太公之鷹揚而授丹書仲山甫之賦政而式古訓召虎之經營而陳文德豈比於後世武學專講韜略不事經訓專習干戈不閑俎豆拘於一藝之偏之隘哉今欲循舊用武舉立廟學甚無謂也太公之祀止宜從祀帝王廟遂命去王號罷其舊廟

○洪武二十一年二月甲寅詔以歷代名臣從祀帝王廟先是禮官奏以風后力牧皋陶夔伯夷伯益伊尹傅說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方叔召虎張良蕭何曹參周勃鄧禹諸葛亮房玄齡杜如晦李靖郭子儀李晟趙普曹彬韓世忠岳飛張浚博爾忽博爾朮赤老溫伯顏阿木安童凡三十六人皆宜從祀于帝王廟

太祖曰古之君臣同德者終始一心載在史傳萬世不滅國家祀典必合公論不可徒觀其迹而不究其實也若宋趙普負太祖為不忠不可從祀元臣四傑木華黎為首不可以其孫從祀而去其祖可祀木華黎而罷安童既祀伯顏其阿术亦不必祀如漢陳平馮異宋潘美皆節義兼善始終可從廟祀於是定以風后力牧臯陶夔龍伯益伯夷伊尹傅說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召虎方叔張良蕭何曹參陳平周勃鄧禹馮異諸葛亮房玄齡杜如晦李靖李晟郭子儀曹彬潘美韓世忠岳飛張浚木華黎博爾忽博爾术赤老温伯顏凡三十有七人從祀歷代帝王廟

○洪武二十五年四月丁卯命禮部右侍郎張智申肅朝儀

太祖謂之曰禮儀者朝廷之表有虞之時羣后德讓百僚師師卿其申諭百官景行古人無敗禮失度以取咎責

興禮樂

○吳元年七月乙亥先是命選道童俊秀者充樂舞生至是始集

太祖御戟門召學士朱升范權領樂舞生入見設雅樂閱試之

太祖親擊石磬命升辨識五音升不能審以宮音為徵音

太祖曰升每言能審音至辨石音何乃以宮作徵耶起居

汪熊鼎對曰八音之中石聲最難和惟后夔能和磬聲故書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太祖曰石聲固難和然樂以人聲為主人聲和即八音諧和矣因命樂生登歌一曲太祖復嘆曰古者作樂以和民聲格神人而與天地同其和近世儒者鮮知音律之學欲樂和顧不難耶鼎復對曰樂音不在外求寔在人君一心君心和則天地之氣亦和天地之氣和則樂亦無不和矣

○洪武四年六月戊申吏部尚書詹同禮部尚書陶凱製宴享九奏樂章成上之其曲一曰本太初二曰仰大明三曰民初生四曰品物亨五曰御六龍六曰泰階平七

曰君德成八曰聖道成九曰樂清寧先是太祖厭前代樂章率用腴詞以為容悅甚者鄙陋不稱乃命凱等更製其詞既成太祖命協音律者歌之謂侍臣曰禮以道敬樂以宣和不敬不和何以為治元時古樂俱廢惟淫詞豔曲更唱迭和又使胡虜之聲與正聲相雜甚者以古先帝王祀典神祇飾為舞隊諧戲殿廷殊非所以尊中和崇治體也今所製樂章頗協音律有和平廣大之意自今一切流俗諠譊淫褻之樂悉屏去之

○洪武十四年二月丁丑命禮部申明鄉飲酒禮太祖謂禮官曰鄉飲之禮所以序尊卑別貴賤先王舉以

教民使之除愛敬識廉恥知禮讓也朕即位以來雖以舉行而鄉閭里社之間恐未徧習今時和年豐民間無事宜申舉舊章其府州縣則令長官主之鄉閭里社則賢而長者主之年高有德者居上高年淳篤者次之以齒為序其有違條犯法之人列于外坐同類者成席不許雜於善良之中如此則家識廉恥人知禮讓而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和婦順之道不待教而興所謂宴安而不亂和樂而不流者也孔子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政謂此也

洪武十七年六月庚午

太祖御奉天門諭羣臣曰治天下之道禮樂二者而已若

通於禮而不通於樂非所以淑人心而出治道達於樂而不達於禮非所以振紀綱而立大中必禮樂並行然後教化醇一或者曰有禮樂不可無刑政朕觀刑政二者不過輔禮樂為治耳苟為治徒務刑政而遺禮樂在上者雖有威嚴之政必無和平之風在下者雖存苟免之心終無格非之誠大抵禮樂者治平之膏粱刑政者救弊之藥石卿等於政事之間宜知此意毋徒以禮樂為虛文也

甲午

太祖諭禮部臣曰近命製大成樂器將以頒天下學校俾諸生習之以祀孔子朕思古人之樂所以防民欲後世

之樂所以縱民欲其故何也古樂之詩章和而正後世之歌詞淫以夸古之律呂協天地自然之氣後世之律呂出人為智巧之私天時與地氣不審人聲與樂聲不比故雖以古之詩章用古之器數亦乖戾而不合陵犯而不倫矣手擊之而不得于心口歌之而非出于志人與樂判然為二而欲以動天地鬼神豈不難哉然其流已久救之甚難卿等宜究心於此俾樂成而頒之諸生得以肄習庶幾可以復古人之意

崇教化

○洪武二年二月庚午先是

太祖問戶部天下民孰富產孰優戶部臣對曰以田稅之

多寡較之惟浙西多富民厚產太祖曰民富多豪強故元時此輩欺陵小民武斷鄉曲人受其害宜召之來朕將勉諭之至是諸郡富民至入見太祖諭之曰汝等居田里安享富稅者汝知之乎古人有言民生有欲無主乃亂使天下一日無主則強凌弱衆暴寡富者不得自安貧者不能自存矣今朕為爾等立法更制使富者得以保其富貧者得以全其生爾等尚循分守法能守法則能保身矣毋陵弱毋吞貧毋虐毋欺老孝敬父兄和睦親族周給貧乏遜順鄉里如此則為良民若效昔之所為非良民矣衆皆頓首謝於是賜酒食而遣之時翰林學士宋濂詹同及侍制王禕起

居注陳敬等侍左右太祖顧謂之曰朕諭此輩欲勉之為善耳棣對曰自古帝王皆兼君師之任三代而下為人主者知為治而不知為教今陛下訓諭之不啻嚴師之教弟子恩至厚也誠所謂兼治教之道

○六月辛巳令民間立義塚

太祖諭禮部臣曰古者聖王治天下有掩骼埋胔之令推恩及於朽骨近世狃于胡俗死者或以火焚之而投其骨于水孝子慈孫於心何忍傷恩敗俗莫此為甚其禁止之若貧無地者所在官司擇近城寬閒地為義塚俾

之葬埋或有官遊遠方不能歸葬者官給力費以歸葬之

○洪武十七年十一月庚午

太臣謂禮部臣曰近命遼東立學校或言邊境不必建學夫聖人之教循天也天有風雨霜露無所不施聖人之教亦無往不行昔箕子居朝鮮施八條之約故男遵禮義女尚貞信管寧居遼東講詩書陳俎豆飾威儀明禮讓而民化其德曾謂邊境之民不可以教乎夫越與魯相去甚遠使越人而居魯久則必魯矣魯人而居越久則必越矣非人性有魯越之異風俗所移然也況武臣子弟久居邊境鮮聞禮教亦恐漸移其性今使之誦詩

書習禮讓非但可以造就其才他日亦可資用

○洪武二十三年五月己酉播州貴州宣慰使司并所屬宣撫司官各遣其子來朝請入太學

太祖勅國子監官曰移風善俗禮為之本敷訓導民教為之先故禮教明于朝廷而後風化達于四海今西南夷土官各遣子弟來朝求入太學因其慕義特允其請耳爾等善為訓教俾有成就庶不負遠人慕學之心

○洪武二十七年三月癸亥有儒士初授知縣陛辭

太祖問之曰試言蒞民之道何先對曰教化為先曰教化何施對曰獎勸之

太祖曰治民固以教化為本而身又為教化之本長一邑

則係一邑之望民率視己以為則己身不正民將何法雖多為獎勸彼不見信故曰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爾其試之

明太祖高皇帝寶訓卷之二終

大明太祖高皇帝寶訓卷之三

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臣呂　本謹校
南京禮部祠祭清吏司郎中臣陳治本
南京兵部職方清吏司主事臣宋　錦謹閱
南京工部虞衡清吏司郎中臣呂胤昌

任官

○甲辰十一月辛酉

太祖謂中書省臣曰立國之初致賢為急中書百司綱領總率羣屬須擇賢者與之共理但任人之道小大輕重各適其宜若委重於輕是以栱桷而為梁棟委大於小是以鍾庾而盛斗筲省臣對曰人有才者施於任使宜

無不可

太祖曰莫邪之利能斷犀象以之斵石則必缺麒麟之駛能致千里以之服耒則必蹶要必處之得其宜用之盡其才可也

○丙午正月是月命中書省臣錄用諸司劾退官員省臣傅瓛等曰今天下更化庶事方殷諸司官吏非精勤明敏者不足以集事此輩皆以迂緩不稱職為法司劾退豈宜復用

太祖曰人之才能各有長短故治效亦有遲速夫質朴者多迂緩狡猾者多便給便給者雖善辦事或傷於急促不能無損於民迂緩者雖於事或有不逮而於民則無

所損也

○吳元年十二月是月

太祖以山東郡縣既下命官往撫輯之諭之曰百姓安否在守令守令之賢者以才德有才則可以應變集事有德則足以善治為治之道亦有難易當天下無事民狃於奢縱治化為難及更喪亂斯民凋敝撫綏尤難之所以致亂者雖上失其操柄亦州郡官吏不得其人懦者不立流於縱弛強者急遽發於暴橫又皆以胡人為之長不惟尸位而已反為奸吏愚弄假威竊權以生亂階今山東郡縣新附之民望治猶負疾者之望良醫醫之為術有攻治有保養攻治者伐外邪保養者扶元氣

今民出喪亂是外邪去矣所望休養生息耳休養生息即扶元氣之謂也汝等今有守令之寄當體予意以撫字為心毋重困之

○洪武元年正月辛丑天下來朝府州縣官陛辭太祖諭之曰天下初定百姓財力俱困譬猶初飛之鳥不可拔其羽新植之木不可搖其根要在安養生息之然惟廉者能約己而利人貪者必浚人而厚己況人有才敏者或泥於私善柔者或昧於欲此皆不廉害之也爾等當深戒之

○四月癸亥山東行中書省調江西參政汪廣洋為山東參政以翰林學士陶安為江西參政

[illegible]祈因謂之曰朕渡江之初卿首率父老見於軍門為朕敷陳王業論當世之務深合朕心由是朝夕相近慕府軍旅之事裨益良多繼入翰林益聞讜論今調汪廣洋為山東參政而江西乃上游都會可以代之者宜莫如卿其為我撫治之安對曰臣以微陋叨蒙甄錄俾居左右幸望過矣今復委以重任恐付託不效有負
上恩
太祖曰躬擐甲冑決勝負於兩陣之間此武夫之事非儒生所能至若承流宣化綏輯一方之衆此儒者之事非武夫所能也朕之用人用其所能不強其所不能卿才宜膺是任故以授卿我豈私卿一人而不愛一方乎安

乃頓首受命

閏七月辛酉廣東何真率其官屬入朝詔授真江西行省參政

太祖諭之曰天下紛爭所謂豪傑有二易亂為治者上也保民達變識所歸者次也負固偷安流毒生民身死不悔斯不足論矣頃者師臨閩越卿即輸誠來歸不煩一旅之力使兵不血刃民庶安堵可謂識時達變者矣真叩頭謝曰昔者武王伐暴救民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今

主上除亂以安天下天命人歸四海景從臣本蠻邦之人始者遭亂不過結聚鄉民為保生之計實無他志今幸

遇

大明麗天無幽不燭臣愚豈敢上違天命

太祖曰夫能不貫禍於生靈者必世享其澤朕嘉以忠誠念江西地近廣東是用特授爾江西行省參政以表來歸之誠古云令名德之輿也卿令名已著尚懋修厥德以輔我國家

○八月丙子

太祖謂中書省臣曰任人之道因材而授職譬如良工之於木大小曲直各當其用則無棄材夫人亦然有大器者或之小能或有小能不足以當大事用之者在審察其宜耳驊騮之材能歷險致遠若使攫兔不如韓盧鉛

刀之割能破朽腐若解全牛必資利刃故國家用人當各因其材不可一律也不能則人材不得盡其用而朝廷有乏人之患矣

〇洪武二年二月庚寅

太祖謂廷臣曰累黍可以成寸積善可以成德故小善可以成大善小惡必至成大惡又曰積善如積土久而不已則可以成山積惡如防川微而不塞必至於滔天卿等皆時之俊乂與朕康濟天下雖有小善朕必錄之若有不善勿吝速改人能改過遷善如鏡之去垢光輝日增不然則終身蒙穢罪惡日積災咎斯至矣可不戒哉

〇五月癸丑置福建行省以福汀漳泉建寧邵武興化延

平八府隸之命中書省叅政蔡哲為叅政
太祖諭之曰君子立身行已莫先於辨義利夫義者保身之本利者敗名之源常人則惟利是趨而不知有義君子則惟義是守而竟忘乎利此所以異於常人者也福建地徼大海民物富庶番船往來私交者衆往時官吏多為利訹陷於罪戾今命卿往必堅所守毋蹈其罪哲對曰臣以菲薄叨承恩命敢不盡公以報
太祖曰公即無私義之謂也私即亡公利之謂也要公之一字亦未易言此心如止水明鏡無分毫私意累之然後揆事度物廓然無滯若使胸中微有芥蔕即不得為公矣卿宜勉之

○八月己巳

太祖令吏部定內侍諸司官制諭之曰朕觀周禮所記未及百人後世至踰數千卒為大患今雖未能復古亦當為防微之計古時此輩所治止於酒漿醯醢司服守祧數事今朕亦不過以備使令非別有委任可斟酌其宜毋令過多又顧謂侍臣曰此輩自古以來求其善良千百中不一二見若用以為耳目卽耳目蔽矣以為腹心卽腹心病矣馭之之道但當戒飭使之畏法不可使之有功有功則驕恣畏法則檢束檢束則自不為非也

○洪武四年正月己卯御史臺進擬憲綱四十條

太祖覽之親加刪定詔刊行因謂臺臣曰元時任官但貴

本族軽中國之士南人至不得入風憲豈是公道朕之用人惟才是使無間南北風憲非朕耳目任得其人則自無壅蔽之患殿中侍御史唐鐸對曰臣聞元時遣使宣撫百姓初出之日四方驚動及至畧無所為而出百姓為之語曰奉使宣撫問民疾苦來若雷霆去若敗鼓至今傳以為笑今

陛下一視同仁任官惟賢尤重風憲明立法度所以安百姓興太平天下幸甚臣等敢不精白一心欽承

聖意

○四月辛卯

太祖謂中書省臣曰或言刑名錢穀之任宜得長於吏材

者掌之然吏多狡獪好舞文弄法故悉用儒者且自古以來興禮樂定制度光輔國家成至治之美皆本於儒儒者知古今識道理非區區文法吏可比也然今所用之儒多不能副朕委任之意何也豈選任之際不得實材歟朕每遇事無不究心近調兵北征沙漠西取川蜀兵未出門連夜不寢身雖不往而心則往矣惟恐委任非當或規畫未善不能了事卿等為朕股肱於銓材授任亦當夙夜究心苟非其材勿輕選任

○五月丁巳以李守道詹同為吏部尚書諭之曰吏部者衡鑑之司鑑明則物之妍媸無所遁衡平則物之輕重得其當蓋政事之得失在庶官任官之賢否由吏部任

得其人則政理民安任非其人則瘝官曠職卿等居銓衡秉鑑之任宜在公平以辨別賢否毋但庸庸碌碌充位而已

（）洪武七年正月庚午吏部奏主事員多欲改主事王性任戶部

太祖不許曰自古設官分職以理庶務政有煩簡故官有多寡當因時制宜豈得盡拘一律乎況初入仕者政非素習事何由治職何由稱哉自今六部官毋得輕調如有年老者就本部陞用

（）六月戊午汰北方府州縣官

太祖命吏部臣曰古稱任官惟賢材凡郡得一賢守縣得

一賢令足以致治如潁川有黃霸中牟有魯恭何憂不治今北方郡縣有民稀事簡者而設官與煩劇同祿入供給未免疲民可量減之於是吏部議減北方府州縣官三百八人

○洪武九年六月乙未莒州日照縣知縣馬亮考滿入覲州上其考曰無課農興學之績而長於督運吏部以聞

太祖曰農桑衣食之本學校風化之原皆守令先務不知務此而曰長於督運是棄本而務末豈其職哉苟任督責以為能非愷悌之政也為令而無愷悌之心民受其患者多矣宜黜降之使有所懲

○庚戌山西汾州平遙縣主簿成樂官滿來朝本州上其

考曰能恢辦商稅吏部以聞

太祖曰地之所產有常數官之所取有常制商稅自有定額何俟恢辦若額外恢辦得無剝削於民主簿之職本佐理縣政撫安百姓豈以辦課為能若止以辦課為能其他不見可稱則失職矣州之考非是爾吏部其移文訊之

○洪武十年七月甲申置通政使司掌出納諸司文書敷奏封駁之事時官制初立

太祖重其任頗難其人刑部主事曾秉正新擢陝西參政未行

太祖遂命秉正為通政使以應天府尹劉仁為左通政諭

之曰壅蔽於言者禍亂之萌專恣於事者權姦之漸故必有喉舌之司以通上下之情以達天下之政昔者虞之納言唐之門下者皆其職也今以是職命卿等官以通政為名政猶水也欲其常通無壅遏之患卿其審命令以正百司達幽隱以通庶務當執奏者勿忌避當駁正者勿阿隨當敷陳者無隱蔽當引見者無留難毋巧言以取容毋苛察以邀功毋讒間以欺罔公清直亮以處厥心庶不負委任之意秉正等頓首謝曰臣等駑鈍幸蒙
聖眷膺茲重任敢不盡心圖報萬一

○洪武十一年正月是月徵天下布政使司官及各府知

府來朝

太祖謂廷臣曰古者帝王治天下必廣聰明以防壅蔽今布政使司官即古方伯之職各府知府即古刺史之職所以承流宣化撫安吾民者也然得人則治否則瘝官曠職病吾民多矣朕今令之來朝使識朝廷治體以警其玩愒之心且以詢察言行考其治績以觀其能否苟治效有成即為賢材天下何憂不治廷臣對曰

皇上憂民之切任官之重此堯舜詢事考言之道

○三月丁丑河間府知府楊冀安等考績來朝

太祖命吏部曰考績之法所以旌別賢否以示勸懲今官員來朝宜察其言行考其功能課其殿最第為三等稱

職而無過者為上賜坐而宴有過而稱職者為中宴而不坐有過而不稱職者為下不預宴序立於門宴者出然後退庶使有司知所激勸

○洪武十六年六月辛巳

太祖與侍臣論用人之道

太祖曰人主以明為治而不自用其明當取衆人之見以為明夫爝火之光豈勝於烈炬衆人之見必廣於一人故用天下之賢材以為治使天下之情幽隱畢達則明無不照而治道成矣苟自作聰明而不取衆長欲治道之成不可得也

○洪武十三年九月丙午始置四輔官告太廟以王本杜

佑龔斆為春官杜斆趙民望吳源為夏官勑曰昔之輔華者為政社稷永安築巖者在朝君仁民　臣繼出於殷商致君六百年之大業是賢者雖處同出異其忠君濟民之道則一朕政有未周化有未洽訪近臣而求士故召爾等來朝命為四輔官兼太子賓客位列公侯都督之次必欲德合天人均調四時以臻至治其敬慎之

〇十二月是月吏部奏天下郡縣所舉聰明正直孝弟力田賢良方正文學才幹之士至京者八百六十餘人太祖命各授以官因諭之曰人之才能少得全備如寬厚慈祥者使之長民勤敏通達者使之集事量能授官庶

有成績若使才不稱職位不達才國家雖有褒德錄賢之名而無代天理物之實非所以圖治也爾其審之於是授職各有差

○洪武十四年十一月甲辰

太祖召吏部兵部臣諭之曰三代學者無所不集習故其成材文武兼備後世九流判立士習始分服逢掖者或不閑於武略被介冑者或不通於經術兼之者其惟達材乎三代而下若諸葛孔明羊祜杜預李靖輩文武兼資難槩以一律夫木直者可以中繩曲者可以中矩人有學問則亦何事不可為也今武臣子弟朕嘗命之讀學其間豈無聰明賢智有志於學者若槩視為武人不

用則夫之矣師等其審擇用之

○洪武十五年四月癸卯以儒士吳顒為國子監祭酒太祖諭之曰國學者天下賢材所萃而四方之所取正必師道嚴而後模範正師道不立則教化不行天下四方何所取則卿宜崇重道義正身率下俾諸生有所模範若徒以文辭為務記誦為能則非所以教矣為夫鐘鼓揚則聞於遠德義著則人樂從爾其慎之勉副朕意

○洪武十七年七月壬子吏部奏考滿官二員績最當遷

太祖曰任官之法考課為重唐虞成周之時所以野無遺賢庶績咸熙者用此道也若百司之職賢否混淆無所懲勸則何以為政故鑑物必資於明鏡考人當定以銓衡爾等考覈務存至公分別臧否必循名責實其政績有異者即超擢之庶幾賢者在位而人有所勸矣

洪武十八年八月丙辰

太祖御華蓋殿與群臣論及治天下之道文淵閣大學士朱善進曰古者人主致治重在任人蓋擇衆賢為耳目則聽視周乎四海任衆智為計慮則利澤施於萬民今天下太平惟選任賢材宜留

聖慮

太祖曰然任人之道當嚴於簡擇簡擇嚴則庸鄙之人不進當專於任使任使專則茍且之意不行然必賢者乃可以專任之非賢而專任者必生姦也是以任人為難然人亦有謹於始而怠於終者亦有過於前而改於後者則固不能保始終惟終始如一者其懷忠報國之心堅如金石安得不任之若臣詐似信懷姦若忠者決不可任也

○洪武二十一年正月戊寅召前諸城知縣陳允恭於雲南

太祖諭吏部臣曰為國以任人為本作姦者不以小才而貸之果賢者不以小疵而棄之姦者必懲庶不廢法賞

過而用則無棄人陳允恭前任諸城以簿書之過謫戍雲南比有言其治縣時能愛民夫長民者能愛民雖有過可用也於是召允恭還復其官

〇洪武二十二年九月戊辰

太祖御奉天門廷臣有言比來儒士起自田里而擢田驟峻非朝廷愛重名爵之意

太祖曰朝廷爵祿所以待士彼有卓越之才豈可限以資格朕但期得賢名爵非所悋若曰起自田里不當驟用如伊尹在莘野孔明在隴中一旦舉之加於朝臣之上遂至建功立業何嘗拘於官職朕所患不得賢耳誠得賢而任之品秩非所限也

○洪武二十三年八月辛酉給事中有薦士者太祖問宜何官對曰宜牧民又問其所長對曰其人才高年力少勇於敢為

太祖曰才高者多過中勇敢者少循理遽使牧民未見其可夫素操刀者乃可使割善製錦者乃可使裁素未學而欲使入政可乎後生年少未嘗歷練恃才輕忽用其血氣之勇鮮有不生事擾民者且令就學以養其德性變化氣質俟學成用之

○洪武二十四年七月甲寅

太祖與群臣論治道諭之曰構大厦者必資於衆工治天下者必賴於群才然人之才有長短亦猶工師之

藝有能否善斲木者不能攻石善斷輪者不能為舟若任人之際量能授官則無不可用之才矣卿等皆朕股肱耳目宜為朕廣求賢才以充任使毋求備于一人可也

太祖諭吏部臣曰用人之道在於隨材任使則天下無棄人矣又曰觀人之法有數等材德俱優者上也材德不及者其次也材有餘而德不足又其次也苟二者俱無此不足論也矣若逐勢變移好作威福言是而行非此小人不可用也

守法

○甲辰三月丁卯

太祖謂廷臣曰剽悍驕暴非人之性也習也苟有禮法以一之則剽悍者可使善柔驕暴者可使循帖若踶齧之馬調御有道久則自然馴熟屬茲草創苟非禮法人無所守故必當以此洗滌漸染之習然制禮立法非難遵禮守法為難人知遵禮自無暴悍能守法則不至暴悍夫三尺童子至弱也遇強暴而不敢欺者以有禮法故耳方今所當急者此為先務不可後也

吳元年十一月壬寅

太祖謂省臺官曰近代法令極繁其弊滋甚今之法令正欲得中毋襲其弊如元時條格煩冗吏胥緣出入為姦所以其害不勝且以七殺言之謀殺故殺鬬毆殺既皆

死罪何用如此分析但誤殺有可議者要之與戲殺過失殺亦不大相遠今立法正欲矯其舊弊大槩不過簡嚴簡則無出入之弊嚴則民知畏而不敢輕犯爾等其體此意

○十二月甲辰

太祖諭群臣曰讀書所以窮理守法所以持身故吏之稱循良者不在於威嚴在於奉法循理而已卿等既讀書於律亦不可諳達大抵人之犯法者違理故也君子守理故不犯法小人輕法故蹈重刑今卿等各有官守宜知所謹

○洪武二十八年一月戊子刑部臣奏律條與條例不同

者宜更定俾所司遵守

太祖曰法令者防民之具輔治之術耳有經有權律者常經也條例者一時之權宜也朕御天下將三十年命有司定律久矣何用更定

求言

○戊戌十二月庚辰

太祖自宣至徽召故老耆儒訪以民事有儒士唐仲實姚璉者來見

太祖問之曰喪亂以來民多失業其心望治甚於飢渴吾深知之仲實對曰自大軍克復民獲所歸矣又問曰鄧愈築城百姓怨否仲實對曰頗怨

太祖曰築城以衛民何怨之有必愈所為迫促以失人心即命罷之又問爾能博通今古必諳成敗之迹若漢高祖光武唐太宗宋太祖元世祖此數君者平一天下其道何如仲實對曰此數君者皆以不嗜殺人故能定天下于一

主公英明神武兼數君之長驅除禍亂未嘗妄殺出民膏火措之於袵席之上開創之功超於前代然以今日觀之民雖得所歸而未遂生息

太祖曰此言是也我積少而費多取給于民甚非得已然皆為軍需所用未嘗以一毫奉已民之勞苦恒思所以休息之曷嘗忘也仲實對曰誠如是民之生息可待

矣

太祖曰有不便者盡言之仲實等皆拜謝乃賜諸父老布帛撫慰之而去

○甲辰四月庚子

太祖謂徐達等曰人之行事固欲盡善然一時智慮未周及既行之後思之有未盡善亟欲更之已無及矣與其追悔於既往曷若致謹於初大抵更涉世故則智明久歷患難則慮周近日紀綱法度粗若有緒其間有未盡善者諸公宜執正論亟為更張庶幾上下之間各得其便苟有不善豈徒予之過亦汝等之責也

○六月戊戌

太祖謂廷臣曰治國之道必先通言路言猶水也欲其長流水塞則衆流障遏言塞則上下壅蔽今予以一人而酬應上下之務非兼聽廣詢何以知其得失詩曰先民有言詢于芻蕘夫芻蕘至賤者也古人尚取於其言況左右前後之人與共事者豈無一得之長乎諸公有所建明當備陳之

戊午

太祖謂諭朝臣曰國家政治得失生民之休戚繫焉君臣之間各任其責所行未當速改不宜有所隱避若隱避不言相爲容默既非事君之道於己亦有不利自今宜各盡乃心直言毋隱

○洪武元年正月壬午

太祖諭群臣曰忠臣愛君讜言爲國蓋愛君者有過必諫諫而不切者非忠也爲國者遇事必言言而不直者亦非忠也比來朕每發言百官但唯諾而已其間豈無是非得失而無有直言者雖有不善無由以聞自今宜盡忠讜以匡朕不逮若但唯唯非人臣事君之義也

○二月己未

太祖諭侍御史文原吉等曰比來臺臣久無諫諍豈朝廷庶務皆盡善抑朕不能聽受故爾嘿嘿乎爾等以言爲職所貴者忠言忠言日聞有益於天下國家若君有過舉而臣不言是臣負君臣能直言而君不納是君負臣

朕每思一介之士於萬乘之尊其勢懸絕平居能言奏對之際或畏避不能盡其詞或倉卒不能達其意故嘗霽色以納之惟恐其不盡言也至於言無實者亦略而不究蓋見秦漢以來季世末主護短惡諫誅戮忠直人懷自保無肯為言者積咎愈深遂至不救夫日月之行猶有薄食人之所為安能無過惟能改過便可成德原吉對曰陛下此心即大禹好聞善言成湯不吝改過之心也言而無實略之不究尤見天地之量太祖曰有其實而人言之則當益勉於善無其實而人言之則當益戒於不善但務納其忠誠何庸究其差謬

洪武七年八月辛丑北平按察司副使劉崧言宛平驛當要道而驛馬之數與非要道之驛同宜減他驛馬以增宛平驛

太祖可其奏顧謂侍臣曰驛傳勞逸不均甚為民弊崧以為言民獲惠矣朕以一身任天下之事聞見計慮豈能周徧爾等宜體此竭心為朕訪察民間利病何事當興何事當革具為朕言朕當行之毋為容默但保祿而已

侍臣對曰

陛下樂從直言天下之福也

〇洪武九年六月壬寅

太祖諭侍臣曰舍己從人改過不吝帝王之美事故大禹

以五聲聽治為銘於筍簴曰教我以道者擊鼓教我以義者擊鍾以事者振鐸以憂者擊磬以獄者揮鞀禹聖人也虛己求言如此之切故聞善言則拜朕樂聞嘉謨屢勑廷臣直言無諱至今少有以啟沃朕心者侍臣對曰

陛下聰明天縱孜孜為治事無缺失群臣非不欲言但無可言者

太祖曰朕日總萬幾安能事事盡善所望者左右之臣盡忠補過耳如卿所言非朕所望也侍臣頓首謝

○十二月丙辰

太祖諭群臣曰朕每事必詳審而後行既行而又有相妨

者以一人之智慮欲周天下之事情固知其難當事機叢脞左右之人能竭盡誠意相與可否豈不事皆盡善人受其惠若固位偷安默而不言自謂得計殊不知百世之下難逃清議如張禹孔光之徒豈不惜哉群臣皆頓首

○洪武十年六月丁巳

太祖諭中書省臣曰清明之朝耳目外通昏瞶之世聰明內蔽外通則下無壅遏內蔽則上如聾瞽國家治否實關於此朕常患下情不能上達得失無由以知故廣言路以求直言其有言者朕皆虛心以納之尚慮微賤之人敢言而不得言疏遠之士欲言而恐不信如此則所

知有限所聞不廣其令天下臣民凡言事者實封直達朕前

○洪武二十三年十一月戊午太祖諭兵部試尚書茹瑺等曰朕虛心待人汝等當思盡言不宜容默天下之事一人慮之不足衆人計之有餘苟惟依阿承順無所建明非有利於天下也瑺等皆頓首謝

納諫

○辛丑七月甲子太祖視事東閣時天熱坐久汗濕衣左右更衣以進皆經澣濯者參軍宋思顏曰臣見

主公躬行節儉舊衣皆澣濯更進禹之惡衣服誠無以加矣真可以示法於子孫也臣恐主公今日如此而後或不然願始終如此太祖喜曰思顔之言甚善他人能言或惟及於目前而不能及於久遠或能及其已然而不能及於將然今思顔見我能行於前而慮我不能行於後信能盡忠於我也乃賜之弊以彰其直復謂思顔曰汝在前朝頗有善譽為主者不能知汝及歸於我數進讜言斯固可嘉思顔又曰近句容有虎為害主公既遣人捕獲之今豢養民間飼之以犬無益太祖欣然即命取二虎并一熊皆殺之分其肉賜百官

〇甲辰三月戊辰

太祖御戟門省臣以所定官制班次圖進

太祖覽畢因論及選諫議之官曰論道經邦輔弼之臣折衝禦侮將帥之職論思獻納侍從之任激濁揚清臺察之司此數者朝廷之要職也至於繩愆糾繆拾遺補過諫諍之臣尤難其人抗直者或過於矯激巽懦者又無所建明必國爾忘家忠爾忘身之士方可任之不然患得患失之徒將何所賴也

〇洪武元年正月己卯

太祖諭群臣曰吾觀史傳所載歷代君臣或聰明之君樂聞忠讜而臣下循默姦諂不盡其誠者有之或臣下不

歟能抗言直諫而君上昏愚驕暴飭非拒諫者有之臣不諫君是不能盡臣職君不受諫是不能盡君道臣有不幸言不見聽而反受其責是雖得罪於昏君然有益於社稷人民也若君上樂於聽諫而臣下善於進諫則政事豈有不善天下豈有不治乃知明良相逢古今所難

○洪武六年三月乙卯

太祖謂群臣曰昔唐太宗謂人主自賢臣不匡正欲不危敗豈可得也朕觀湯以從諫弗咈而興紂以飾非拒諫而亡興亡之道在從諫與咈諫耳大抵自賢者必自用自用則上不畏天命下不恤人言傲僻邪侈不亡何待從諫者則樂善樂善則正人日親憸人日遠號令政事

必底于善故未有不興者太宗英傑之主有見乎此納言如流小大必採故能致貞觀之治朕於卿等深有所望勿懷顧忌而忘盡言

○洪武八年五月庚申朔

太祖謂侍臣曰人君深居高位恐阻隔聰明過而不聞其過闕而不知其闕故必有獻替之臣忠諫之士日處左右以拾遺補闕言而是也有褒嘉之美言而非也無譴責之患故人思盡職竭其忠誠無有隱諱如此則嘉言日聞君德日新令聞長世允為賢明至若昏庸之主吝一己之非拒天下之善全軀保祿之臣或緘默而不言或畏威而莫諫塞其聰明昧於治理必至淪亡而後已

由此觀之能受諫與不能受諫之異也

○洪武九年六月甲申朔

太祖諭侍臣曰朕觀往古任智自用之君飾非拒諫多取滅亡成湯改過不吝故為三代盛王唐太宗屈己從諫亦能致貞觀之治此皆後世罕及也人君苟能虛己以受言人臣能盡忠以進諫則何事業不可成哉

○洪武十五年八月己丑山東肥城縣知縣許好問言報

國莫知薦賢獻忠莫如進諫臣既不能薦賢以報國敢不進言以獻忠周有天下八百年秦併周為正統合四十餘年而漢興漢有天下四百餘年隋平陳混一天下甫二十九年而唐興唐有天下二百八十八年元起沙

漠入主中國混一天下八十餘年而
聖朝隆興先儒云凡能混一天下不及百年皆為造興之
閏位乃知秦為漢閏隋為唐閏元為國朝之閏亦已明
矣伏願
陛下慎刑罰昭勸懲緩差徭容直諫致中和以丕顯文明
之治則
皇祚傳之萬世聖子神孫承繼於無窮矣豈特八百年而
已哉
太祖曰治亂相因盛衰有時雖出於氣運一定之數然亦
由人事之所致也其間保民致治國祚靈長未有不由
創業垂統為子孫繼述之基本其所以速致亂亡者必

反是鑒之往古事有可徵要之祈天永命固有其道修德慎罰亦一端耳好問所言頗合朕意

去讒佞

○吳元年正月乙未有省局匠告省臣曰見一老人語之曰吳王即位三年當平一天下問老人為誰曰我太白神也言訖遂不見省臣以聞

太祖曰此誕妄不可信也若太白神果見當告君子豈與小人語邪今後凡事涉怪誕者勿以聞

○九月乙未

太祖諭群臣大丈夫有志於功業者必親賢以廣德蓋正直相親則善日聞讒邪相近則惡日染如王保保所信

多非正人有傳穎陽者專為前察細事甚張威福一憎略不相禮陰譖殺之信讒如此豈持久之道乎為人上者最忌偏聽所謂偏聽生姦誠有是也信任姦邪假借勢以濟其愛憎之私何所不至使人離心離德功業豈能成立

（）洪武元年二月癸卯

太祖御奉天門謂侍臣曰凡人之言有忠諫者有讒佞者忠諫之言始若難聽然其有益如藥石之能濟病讒佞之言始若易聽然其貽患不可勝言夫小人之為讒佞也其設心機巧漸漬而入始焉必以微事可信者言於人主以探其淺深人主苟信之彼他日復有言必以為

其嘗言者可信將不復審察彼讒佞者因得肆其志而妨賢病國無所不至自古若此者甚多而昏庸之君卒莫之悟由其言甘而不逆於耳故也惟剛明者審擇於是非取信於公論不偏信人言則讒佞之口杜矣

○八月甲午有御史上言陶安隱微之過

太祖曰朕素知安安豈有此且爾何由知之對曰聞之於道路

太祖曰御史但取道路之言以毀譽人以此為盡職乎命中書省臣黜之省臣進曰御史當言路言之有失乞容之

太祖曰不然植桂木者必去蟫蠹長良苗者必芟狼莠任正士者必絕邪人凡邪人之事君必先結以小信而後

逞其大詐此人嘗有所言朕不疑而聽之故今日乃為此妄言夫去小人當如撲火及其未盛而撲之則易為力不然害滋大矣竟黜之

○洪武三年十二月己巳儒士嚴禮等上書

太祖退朝御西閣因覽禮所上書謂侍臣曰汝等知古今達事變且言元氏之得天下與所以失之之故或言世祖君賢臣忠以得之後世君暗臣諛以失之或言世祖能用賢而得之後世不能用賢而失之或言世祖好節儉而得之後世尚奢侈而失之

太祖曰汝等所言皆未得其要夫元氏之有天下固有世祖之雄武而其亡也由委任權臣上下蒙蔽故也今禮

所言不得隔越中書奏事此正元之大弊人君不能自覽庶政故大臣得以專權自恣今創業之初正當使下情通達於上而猶欲效之可乎杭州白塔乃元時佞臣所作以諂媚朝廷今禮欲修之泊顏之有祠堂因其初入臨安市不易肆有德於民故廟食焉今禮欲毀之宋之都杭僻居一隅非得已也朕都建康撫定四方經營方始今禮又欲朕建都於杭失居重馭輕之宜皆妄言耳朕訪求人才欲得識時務俊傑而用之今觀禮所奏誠未達時務者也

〇洪武十年五月是月有內侍以文事內廷從容言及政事太祖即日斥遣還鄉里命終身不齒遂諭群臣曰自古賢

明之君凡有謀爲必與公卿大夫謀諸朝廷而斷之於己未聞近習嬖幸之人得與謀者況閹寺之人朝夕在人君左右出入起居之際聲音笑貌日接乎耳目其小善小信皆足以固結君心而便僻專忍其本態也苟一爲所惑而不之省將必假威福竊權勢以干與政事及其久也遂至於不可抑由是而階亂者多矣朕嘗以是爲監戒故立法寺人不過侍奉灑掃不許干預政事今此宦者雖事朕日久不可姑息決然去之所以懲將來也群臣頓首稱善

○洪武十三年五月辛丑侍臣有言近御史周其上言興利之事此人心術不正宜明正其罪

太祖曰然朕已命黜之嘗思君子得位欲行其道小人得位欲濟其私欲行道者心存於天下國家欲濟私者心存於傷人害物夫知人為難而知言亦不易故聽納之際不可不審

○洪武十六年六月戊子

太祖諭廷臣曰讒人之能害國猶稂莠之能害苗故善治田者必去稂莠善治國者必去讒邪稂莠始生似真及其盛也則苗不能勝矣讒邪始言似忠及其久也則正人不能勝矣讒邪勝正人非國家美事人君知其然當力去之不然則根柢日深為害不淺矣

○戊戌

太祖御謹身殿東閣大學士吳沉等進講周書國則罔有立政用憸人

太祖曰甚矣國家不可有小人有小人必敗君子故唐虞任禹稷必去四凶魯用仲尼必去少正卯沉進曰書言去邪勿疑所以深致其戒

太祖曰國家不幸有小人如人蓄毒藥不急去之必為身患小人巧於悅上忍於賊下人君若但喜其能順適己意任其所為而不問以為怨將在彼譬如犬馬傷人人不怨畜犬馬者乎沉曰小人中懷姦邪而其所言甚似忠信不可不察

太祖曰然小人善於逢迎彼知人主所樂為者不顧非義

乃牽合傳會曰是不可不為知人主不樂為者不顧有益於天下國家亦牽合傳會曰是不必為此誠國之賊也自古以知人為難而知言亦不易也

〇洪武十七年四月己丑

太祖謂諫議大夫唐鐸曰人有公私好惡不齊故其言有邪有正正言務規諫邪言務謗諛謗言近於忠諛言近於愛惟不惑於謗言則聽日聰而讒人自去不眩於諛言則智益明而佞人自絕矣鐸對曰聽言之難從古為善然惟不為所眩惑則讒佞自遠

陛下聖諭深得其情

太祖曰朕日總萬機所行有得失非資人言何由以知故

廣開言路以來衆言言有善者則擇而行之言之非實亦不之罪惟讒諂面諛者決不可容也

○洪武二十一年三月丙申

太祖謂侍臣曰朕昨觀史見前代帝王好聽讒言者必致敗亂蓋國有讒佞忠賢之害也賢者之事君必以正初若落落難合終實有益讒佞之人險巧善承人主之意人主不察多為其所惑始若無害終實可畏其妨賢病國可勝道哉是以人君圖治須保賢哲而去讒佞

○洪武二十七年三月丁未

太祖諭侍臣曰毀譽之言不可不辨也人固有卓然自立不同於俗而得毀者亦有諂媚狎昵同乎污俗而得譽

者夫毀者未必真不賢而譽之者未必真賢也第所遇有幸不幸耳人主能知其毀者果然為賢則誣謗之言可息而人亦不至於受抑矣知其譽者果然不肖則偏陂之私可絕而人亦不至於倖進矣間君子於小人小人未必能知君子鮮有不致毀間小人於小人其朋黨阿私則所譽者必多矣惟君子則虛心公正然後能得毀譽之正故取人為難而知言為尤難也

却貢獻

○辛丑三月戊寅方國珍遣檢校蔣敬以金玉飾馬鞍轡來獻

太祖曰吾方有事四方所需者文武材能所用者穀粟布

帛其他寶玩非所好也却其獻

○洪武元年四月辛丑朔蘄州進竹簟

太祖謂中書省臣曰古者方物之貢惟服食器用故無耳目之娛玩物之失今蘄州所進竹簟固為用物且未有命而來獻若受之恐天下聞風皆爭進奇巧則勞民傷財自此始矣命却之仍令四方非朝廷所需毋得妄有所獻

○洪武六年二月庚辰海賈回回以番香阿剌吉為獻阿剌吉者華言薔薇露也言此香可以療人心疾及調粉為婦人容飾

曰中國藥物可療疾者甚多此特為容飾之資徒啓

奢靡耳却其獻不受

○十一月甲寅山西汾州官上言今歲本處旱朝廷已免民租秋種足收民有願入賦者請徵之太祖謂侍臣曰此人蓋欲剥下益上以覬恩寵所謂聚斂之臣此真是矣民既遇旱後雖有收僅足給食況朝廷既已免其租豈可復徵之昔孔子論治國寧去食不可無信若復徵之豈不失信乎夫違理而得財義者所恥厲民以從欲仁者不為遂不聽

○己未潞州遣官貢人參太祖諭之曰朕聞人參得之甚艱豈不勞民今後不必進如用當遣人自取因謂省臣曰往年金華貢香米朕命

止之遂於苑中種田數十畝每耕耔刈穫之際親往觀之足以自適及計所入亦足供用朕飲酒不多太原歲進葡萄酒自今亦令其勿進國家以養民為務豈以口腹累人哉嘗聞宋太祖家法子孫不得遠方取珍味甚得於詒謀之道也

○洪武七年七月己卯初西番兆日之地舊有造蒲萄酒戶三百五十家至是其酋長勘卜監藏羅古羅思喃哥監藏等以所造酒來獻

太祖謂中書省臣曰飲食衣服貴乎有常非常有而求充乎一己之欲者則必有無窮之害昔元時造蒲萄酒使者相繼於途勞民甚矣豈宜效之且朕素性不喜飲況

中國自有秫米供釀何用以此勞民遂却之使無復進賜酋長文綺襲衣遣還

○洪武二十三年閏四月乙丑廣西布政使司奏安南國遣使入貢

太祖謂禮部尚書李原吉曰安南遠居海濱率先效順方物之貢歲以為常朕念彼嚮慕中華服我聲教豈在數貢故嘗以海外諸國歲一貢獻轉運之煩實勞民力已命三年一朝今安南不從所諭又復入貢爾禮部其速令廣西遣還必三年乃來也

勤民

○戊戌二月乙亥遷元帥康茂才為營田使兼帳前總制

親軍左副都指揮

太祖諭茂才曰比因兵亂隄防頹圮民廢耕耨故設營田司以修築隄防專掌水利今軍務實殷用度為急理財之道莫先於農春作方興慮旱潦不時有妨農夫故命爾此職方巡各處俾高無患乾卑不病潦務在蓄洩得宜大抵設官為民非以病民若但使有司增飾館舍送迎奔走所至紛擾無益於民而反害之非付任之意

○甲辰三月己卯廷臣張閭等上疏勸

太祖淵默以怡養神氣

太祖曰汝等所言知常而不達變天下無事端拱玄默守道無為此固可以保養神氣顧今喪亂未定軍旅方殷

日給不暇此豈淵默怡養之日耶諸公之言固愛我但未達時宜耳

○丙午正月辛卯

太祖謂中書省臣曰為國之道以足食為本大亂未平民多轉徙失其本業而軍國之費所資不少皆出於民若使之不得盡力田畝則國家資用何所賴焉今春時和宜令有司勸民農事勿奪其時一歲之中觀其收穫多寡立為勸懲若年穀豐登衣食給足則國富而民安此為治之先務立國之根本卿等其行之

○吳元年四月是月應天府句容縣耆民施仁等獻瑞麥

太祖下令諭民曰自渡江以來十有三載境內多以瑞麥

来獻丙申歲太平府當塗縣麥生一幹兩岐丁酉歲應天府上元縣麥生一莖三穗寧國府寧國縣麥生一莖二穗今句容縣又獻麥一莖二穗蓋由人民勤於農事感天之和以致如斯爾民尚盡力畎畝以奉父母育妻子永為太平之民共享豐年之樂起居注詹同進曰昔在成周嘉禾同穎漢張堪守漁陽麥秀兩岐今

主上撥亂世而反之正功德大矣雖戎馬之際亦修農務故斯民得脫喪亂盡力田畝天降瑞麥非偶然也

太祖曰天不可必人事則當盡為國家者豈可恃此而自怠乎

○七月是月

太祖諭群臣曰古之賢君常憂治世而古之賢臣亦憂治君然賢臣之憂治君者君常安而明主之憂治世者世常治今上宇日廣斯民日蕃而予心未嘗一日忘其憂何也久困之民未盡蘇息撫綏之方未盡得宜卿等能同予之憂乎能同予憂庶幾格天心而和氣可致矣若徒竊位苟祿於生民之疾病漫不加省卒之禍敗隨至不可得而救矣可不懼哉

○洪武元年二月乙丑

太祖以立國之初經營興作必資民力恐役及貧民乃命中書驗田出夫於是省臣奏議田一頃出丁夫一人不及頃者以別田足之名曰均工夫遇有興於農隙用之

太祖諭中書省臣曰民力有限而徭役無窮當思節其力毋重困之民力勞困豈能獨安自今凡有興作不獲已者暫借其力至於不急之務浮泛之役宜罷之

○洪武三年六月戊午朔先是久不雨

太祖謂中書省臣曰君天下者不可一日無民養民者不可一日無食食之所恃在農農之所望在歲今仲夏不雨實為農憂禱祠之事禮所不廢朕已擇明日詣山川壇躬為禱之爾中書各官其代告諸祠且命

皇后與諸妃親執爨為昔日農家之食令太子諸王供饋于齋所至是日四鼓

太祖素服草履徒步出詣山川壇設藁席露坐晝曝于日

頃刻不移夜臥于地衣不解帶皇太子捧榼進蔬食卻麻麥菽粟凡三日既而大雨四郊霑足

○洪武五年五月戊午夏至祭皇地祇于方丘禮畢駕還乾清宮皇后妃嬪見太祖曰方農時天久不雨秧苗尚未入土朕恐民之失望也甚憂之汝等宜皆蔬食自今日始俟雨澤降復常膳如故於是宮中自后妃而下皆蔬食是夜大雨詰旦水深尺餘

○洪武十年五月乙未登州衛奏充拓新城請令民築之祖諭工部臣曰凡興作不違農時則民得盡力于田畝

今耕種甫畢正當耘耔遽令操版築之役得無妨農乎且築城本以衛民若反以病民非為政之道也其令俟農隙為之

○洪武十二年八月丁亥遣使賫勅諭宋國公馮勝時勝督工建周王宮殿于開封府将以九月興役

太祖以其時民當種麥勅諭之曰中原民食所恃者二麥耳近聞爾令有司集民夫欲以九月赴工正當播種之時而役之是奪其時也過此則天寒地凍種不得入土来年何以續食自古治天下者必重農時朕封建諸子將以福民今福未及施而先奪農時朕恐小民之怨咨也勅至其即放還俟農隙之時赴工未晚也

○洪武十五年一月乙亥

太祖諭群臣曰朕統一天下於今十有五年夙夜靡寧誠以天下之大生齒之衆庶事之繁日決萬幾苟有怠忽或一言不當貽四海之憂或一事有失為天下之患豈可不盡心乎朕與卿等共理當各勤乃事體朕至懷

○七月庚戌

太祖謂翰林學士宋訥曰朕每觀尚書至敬授人時嘗嘆敬天之事後世中主猶能知之敬民之事則鮮有知者蓋彼自謂崇高謂民皆事我者分所當然故威嚴日重而恩禮寖薄所以然者只為視民輕也視民輕則與己不相干而畔渙離散不難矣惟能知民與己相資則必

無慢視之弊故曰可愛非君可畏非民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古之帝王視民何嘗敢輕故致天下長久者以此而已

○洪武十六年正月壬申北平按察司言高陽諸縣嘗被水三皇廟分司廨宇圮壞請修治

太祖曰災害之餘居官者當卹民不可勞民今北平水患方息民未寧居風紀之司正當問民疾苦以撫卹之若有修造俟歲豐足然後為之庶得先後緩急之宜今不卹民而以廨舍祠廟為先失其序矣遂命停止

○八月甲戌

太祖諭僉都御史詹徽等曰民之休戚係於牧民者之賢

否而咨詢得失激濁揚清則係乎風紀之職近来人情習於故常政事安於苟且上下相蒙彼此無憚乃至闔郡連歲不聞有所激勸或者乃云吏稱民安豈知善惡貴於旌別舉措在於得宜今有司受牧民之寄者豈皆舉職宜有以考察之其令御史及按察司官巡歷郡縣凡官吏之賢否政事之得失風俗之美惡軍民之利病悉宜究心若徇私背公矯直沽名妄興大獄苛察瑣細遺姦不擒見善不舉皆為失職卿其宣布朕意令其知之

○洪武十七年正月癸卯陝西秦州衛奏修理城隍請兼軍民為之

太祖諭都督府臣曰修治城隍借用民力盖權時宜役之於曠閑之月耳今民將治田之時而欲兼用民力失權宜之道止用軍士修理毋得役民

○九月己未給事中張文輔言自九月十四日至二十一日八日之間內外諸司奏劄凡一千六百六十計三千二百九十一事太祖諭廷臣曰朕代天理物日總萬幾安敢憚勞但朕一人處此多務豈能一一周徧苟致事有失宜豈惟一民之害將為天下之害豈惟一身之憂將為四海之憂卿等能各勤厥職則庶事未有不理

○洪武十八年三月辛巳

太祖諭兵部尚書温祥卿曰天下所以不治者皆由上下之情不通故也若使君德下流民情上達有不利便即與更張天下豈有不治近聞北方遞運車每輛服三牛寒冬雨雪行路甚艱一牛有損一車遂廢有司責民償牛倍增其價民受其害宜令每車加給一牛以備倒死毋重傷吾民也

○五月戊寅

太祖謂侍臣曰朕夙興視朝日高始退至午復出迨暮乃罷日間所決事務恒默坐審思有未當者雖中夜不寐籌慮得當然後就寢侍臣對曰陛下勵精圖治天下蒼生之福但聖體過勞

太祖曰吾豈好勞而惡安向者天下未寧吾饑不暇食倦不暇寢獎勵將帥平定禍亂今天下已安四方無事高居宴樂亦豈不可顧自古國家未有不以勤而興以怠而衰者天命去留人心向背皆決於是甚可畏也安敢暇逸

○七月戊寅

太祖問近臣天下百姓安否左春坊賛善劉三吾對曰頼陛下威德四方無虞盜賊屏息歲比豐登民皆安樂

太祖曰天下人民之衆豈能保其皆安朕為天下主心常在民惟恐其失所故每加詢問未嘗一日忘之三吾對曰聖心拳拳若此恩德之及民者深矣

太祖曰恩德亦非汎然譬如臾扁不施藥石疾不自瘳匠如公輸不施繩墨木不自正君如堯舜無紀綱法度之施而曰恩德所謂徒善不足以為政也

○九月是月

太祖諭戶部臣曰人皆言農桑衣食之本然棄本逐末鮮有救其弊者先王之世野無不耕之民室無不蠶之女水旱無虞饑寒不至自什一之塗開奇巧之技作而後農桑之業廢一農執耒百家待食一女事織而百夫待衣欲人無貧得乎朕思足食在於禁末作足衣在於禁華靡爾宜申明天下四民各守其業不許遊食庶民之家不許衣錦繡庶幾可以絕其弊也

○洪武十九年四月丁亥詔遣御史蔡新給事中宮俊往河南檢覈被水人民有賑濟不及者補給之

太祖諭之曰民之被水旱者朝夕待餔已遣人賑濟朕恐有司奉行不至有賑濟不及者不得粒食瀕於死亡深用閔念特命爾往彼覈實有未賑濟者即補給之又曰君之養民如保赤子恒念其飢寒為之衣食故曰元后作民父母爾等其體朕至懷

○洪武二十年二月乙未躬耕籍田遣官享先農禮成宴群臣于壇所

太祖曰耕籍田古禮也一以供粢盛一以勸農務本也朕即位以來恒舉行之惟欲使民知勸盡力於田畝以遂

其生養非事虛文也今禮成與爾群臣享胙于此豈徒為宴飲之樂正欲羣臣知重農之意群臣皆頓首謝

(○)洪武二十二年四月己亥命湖杭温台蘇松諸郡民無田者許令往淮河迤南滁和等處就耕官給鈔戶三十錠使備農具免其賦役三年

太祖諭戶部尚書楊靖曰朕思兩浙民衆地狹故務本者少而事末者多茍遇歲歉民即不給其移無田者於有田處就耕庶田不荒蕪民無遊食靖對曰去年

陛下念澤潞百姓衣食不足令往彰德真定就耕今歲豐足民受其利

太祖曰國家欲使百姓衣食足給不過因其利而利之然

在處置得宜毋使有司侵擾之也

○洪武二十三年四月庚子武定侯郭英奏魯王墳塋成惟享堂周垣未備請築之

太祖謂工部尚書秦逵曰事有不急者毋用勞民也方當耕種之時而英請築堂垣此豈使民以時之道英武人不學惟知築垣為急而不知奪農時為重也遂止之

○洪武二十七年三月庚戌命天下種桑棗

太祖謂工部臣曰人之常情安於所忽飽即忘饑暖即忘寒不思為備一旦卒遇凶荒則茫然無措朕深知民艱百計以勸督之俾其咸得飽暖比年以來時歲頗豐民庶給足田里皆安若可以無憂也然預防之計不可一

日而忘爾工部其諭民間但有隙地皆令種植桑棗或遇凶歉可為衣食之助

○洪武三十年二月壬辰

太祖罷朝因與羣臣論民間事

太祖曰四民之業莫勞於農觀其終歲勤勞少得休息時和歲豐數口之家猶可足食不幸水旱年穀不登則舉家饑困朕一食一衣則念稼穡機杼之勤爾等居有廣廈乘有肥馬衣有文綉食有膏梁當念民勞大抵百姓足而後國富百姓逸而後國安未有民困窮而國獨富安者爾等其思佐政裕民之道庶幾食祿無愧

理財

〇丙午四月己未

太祖謂太史令劉基起居注王禕曰兵戈未靖四方凋瘵軍旅之需一出於民吾欲紓其力奈何基對曰今用師之日必資財用出民所供未可紓也

太祖曰我謂紓民之力在於節財用必也制其常賦爭國家愛養生民正猶保抱赤子惟恐傷之苟無常制惟掊斂以朘其膏脂雖有慈父不能收愛子之心今日之計當定賦以節用則民力可以不困崇本而杜末則國計可以恒舒基對曰臣愚所不及此上下兼足之道仁政之本也

〇洪武七年正月庚午中書省奏國初改鑄洪武通寶小

錢皆用廢錢及舊銅器鑄之然廢錢銅一斤較舊多鑄錢十五文舊器銅一斤較舊多鑄錢十三文請令寶源局及各行省放此為例

太祖曰鑄錢當以輕重為準豈得以多寡為則蓋錢輕則多錢重則少理勢必然若違輕重而較其多寡則工匠不堪難為定例

○洪武十年三月戊戌增置滁陽儀真香泉六合天長五牧監

太祖謂中書省臣曰自古有天下國家者莫不以馬政為重故問國君之富者必數馬以對周禮六卿夏官以司馬為職特重其事也後世掌以太僕今仍其舊又設羣

監以分其責任庶名實相副民不勞而孳息蕃但恐所司不為究心民又怠惰馬政不修則督責之令行豈不因馬而疲民國以民為本若因馬而疲民非善政也其下太僕及諸牧監各令修職毋怠所事

○洪武十二年十一月甲午朔

太祖觀漢武帝紀顧謂翰林待制吳沈曰人君理財之道視國如家可也一家之內父子不異貲其父經營儲積未有不為子計者父子而異貲家必隳矣君民猶父子也若惟損民以益君民衣食不給而君獨富豈有是理哉

○洪武十四年正月丁未近臣有言國家當理財以紓國用者言之頗悉

太祖曰天地生財以養民故為君者當以養民為務夫節浮費薄稅斂猶恐損人況重為徵斂其誰不怨咨也近臣復言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儲待而能為國家者太祖曰人君制財與庶人不同庶人為一家之計則積財於一家人君為天下之主當貯財於天下豈可塞民之養而陰奪其利乎昔漢武帝用東郭咸陽孔僅之徒為聚斂之臣剝民取利海內苦之宋神宗用王安石理財小人競進天下騷然此可為戒於是言者愧悚自是無敢以財利言者

○洪武十七年九月庚申

太祖命户部以山東之鹽召商中賣聽民買食尚書郭桓

言青萊等府局塩歲收課鈔動以萬計今若從民買食必虧課額

太祖曰天之生財本以養民國家禁防以制其欲息其爭耳苟便於民何拘細利求以利官必致損民宜從其便

洪武十九年三月戊午

太祖諭户部臣曰善理財者不病民以利官必生財以阜民前代理財竊名之臣皆罔知此道謂生財裕國惟事剝削蠹餌窮錙銖之利生事要功如桑弘羊之商販楊炎之兩税自謂能盡理財之術殊不知得財有限而傷民無窮我國家賦税已有定制樽節用度自有餘饒減省徭役使農不廢耕枝廢織厚本抑末使游情皆盡不

力田畝則為者疾而食者寡自然家給人足積蓄富盛爾戶部政當寬心毋為聚歛以傷國體

節儉

○丙午四月乙卯

太祖閱古車制至周禮五輅曰玉輅太侈何若止用木輅詹同對曰昔顔淵問為邦孔子答以乘殷之輅即木輅是也孔子以其朴素渾堅質得中故取焉

太祖曰以玉飾車考之古禮亦惟祀天用之若常乘之車只宜用孔子所謂殷輅然祀天之際玉輅或未備木輅亦未為不可參政張昶對曰木輅戎輅也不可以祀天

太祖曰孔子萬世帝王之師其斟酌四代禮樂為萬世之

法乘木輅何損於祭祀況祀事在誠敬不在儀文也祖頓首謝

○十二月己巳典營繕者以宮室圖來進

太祖見其雕琢奇麗者即去之謂中書省臣曰宮室但取其完固而已何必過為雕斲昔堯之時茅茨土階采椽不斲可為極陋矣然千古之上稱盛德者必以堯為首後世競為奢侈極宮室苑囿之娛窮輿馬珠玉之玩欲心一縱奢不可遏亂由是起矣夫上崇節儉則下無奢靡吾嘗謂珠玉非寶節儉是寶有所締構一以朴素何必極雕巧以殫天下之力也

○洪武元年八月是月有司奏進乘輿服御諸物應用金

者命皆以銅代之有司言費小不足靳

太祖曰朕富有四海豈吝於此然所謂儉約者非身先之何以率下小用不節大費必至開奢泰之原啟華靡之漸未必不由於小而至大也

○十月庚辰

太祖朝罷召宿衛武臣諭之曰朕與爾等起布衣歷戰陣十五六年乃得成功朕今為天子卿等亦任顯榮居富貴非偶然也當四方豪傑並起互相攻奪朕提孤軍應敵危亦甚矣然每出師必戒將士毋妄殺毋焚民居此心簡在

上帝故有今日卿等亦思曩時在民間視元之將帥輕裘

肥馬氣燄赫然何敢望之然彼之君臣不思祖宗創業之難驕淫奢侈但顧一身逸樂不恤生民疾苦一旦天更其運非特不能保其富貴遂致喪身滅名今曆數在朕朕何敢驕怠常恐政事廢缺日慎一日自非犒賞將士宴百官享勞外使未嘗設宴為樂爾等亦須勤身守法勿忘貧賤之時勿為驕奢淫佚之事則身常榮而家常裕矣卿等勉之毋忘朕言

○十二月己巳

太祖退朝還宮皇太子諸王侍

太祖指宮中隙地謂之曰此非不可起亭館臺榭為遊觀之所今但令內使種蔬誠不忍傷民之財勞民之力耳

昔商紂崇飾宮室不恤人民天下怨之身亡國滅漢文帝欲作露臺而惜百金之費當時民安國富夫奢儉不同治亂懸判爾等當記吾言常存儆戒

○洪武三年正月甲午

太祖持黃金一錠示近臣曰此表箋袱盤龍金也令宮人洗滌銷鎔得之又出雜紵絲小片縫成如毯者曰此製衣裳所遺用緝為被猶勝棄遺也

○七月丙辰

太祖閱內藏慨然謂臣下曰此皆民力所供蓄積為天下之用吾何敢私苟奢侈妄費取一己之娛殫耳目之樂是以天下之積為一己之私也今天下已平國家無事

封賞之外正宜儉約以省浮費

○十月丙辰朔朝退雨二內使着乾靴行雨中

太祖召責之曰靴雖微皆出民力民之為此非旦夕可成汝何不愛惜乃暴殄如此命左右杖之因謂侍臣曰嘗聞元世祖初年見侍臣有着花靴者責之曰汝將完好之皮為此豈不廢物勞人此意誠佳大抵為人嘗歷艱難則自然節儉若習見富貴未有不侈靡者也因勅百官自今入朝遇雨雪皆許服雨衣

○洪武五年十二月庚子內使奏增飼虎肉

太祖曰養牛以供耕作養馬以資騎乘養虎欲以何用而費肉以飼之命以虎送光祿他禽獸悉縱之

〔〕洪武七年五月甲午禮部尚書牛諒上所考定進膳禮奏言古禮凡大祀齋之日宰犢牛以為膳以助精神太祖曰太牢非常用致齋三日而供三犢所費太侈夫儉可以制欲濟可以順性若無節制惟事奢侈徒增傷物之心何益事神之道諒曰周禮是古人所定非過侈也太祖曰周官之法不行於後世多矣惟自奉者乃欲法古其可哉

〔〕洪武九年五月丙寅命中書省臣作親王宮得飾硃紅大青綠餘居室止飾丹碧中書省臣言親王居室飾大青綠亦無過度者太祖曰惟儉養性惟侈蕩心居上能儉可以導俗居上而

侈必至厲民獨不見茅茨卑宮堯禹以崇聖德阿房西苑秦隋以失人心諸子方及冠年去朕左右豈可使靡麗蕩其心

○洪武十六年七月庚戌

太祖謂侍臣曰自古王者之興未有不由於勤儉其敗亡未有不由於奢侈前代得失可為明鑑後世昏庸之主縱欲敗度不知警戒卒瀕於危亡此深可慨嘆大柢處心清凈則無欲無欲則無奢縱之患欲心一生則驕奢淫佚無所不至不旋踵而敗亡隨之矣朕每思念至此未嘗不惕然于心故必身先節儉以訓于下侍臣頓首曰

陛下戒慎如此使後世守而不替長久之福也

○八月辛巳

孝慈皇后小祥先是禮部臣奏令天下諸司致祭太祖曰此固禮也但儀物百費皆出於民道里往来亦甚勞煩且皇后在時嘗問朕曰天下之民安乎朕曰爾問甚善然事不在爾后曰陛下為天下父妾忝為天下母天下之民皆子女也其安與否豈可不知今言猶在耳而欲以小祥費天下民財甚非后心其止之

明太祖高皇帝寶訓卷之三終

大明太祖高皇帝寶訓卷之四

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臣呂本謹校
南京禮部祠祭清吏司郎中臣陳治本
南京兵部職方清吏司主事臣朱錦謹閱
南京工部虞衡清吏司郎中臣呂胤昌

戒奢侈

()甲辰三月庚午江西行省以陳友諒鏤金牀進
太祖觀之謂侍臣曰此與孟昶七寶溺器何異以一牀工巧若此其餘可知陳氏父子窮奢極靡焉得不亡即命毀之侍臣曰未富而驕未貴而侈此所以取敗
太祖曰既富豈可驕乎既貴豈可侈乎人有驕侈之心雖

富貴豈能保乎處富貴者正當抑奢侈弘儉約戒嗜欲以厭衆心猶恐不足以慰民望況窮天下之技巧以為一己之奉乎其致亡也宜矣然此亦足以示戒覆車之轍不可蹈也

○吳元年九月癸卯新內成

太祖命博士熊鼎編類古人行事可為鑒戒者書于壁間又命侍臣書大學衍義於兩廡壁間

太祖曰前代宮室多施繪畫予用此以備朝夕觀覽豈不愈於丹青乎是日有言瑞州出文石琢之可以甃地

太祖曰敦崇儉朴猶恐習奢好尚華靡豈不過侈爾不能以節儉之道事予乃導予以侈麗夫豈予心哉但構為

宮室只覔作之者勞況遠取文石能不厲民乎言者大
慚而退

○洪武元年十月甲午司天監進元主所製水晶宮刻漏
備極機巧中設二木偶人能按時自擊鉦鼓
太祖覽之謂侍臣曰廢萬幾之務而用心於此所謂作無
益害有益也使移此心以治天下豈至亡滅命左右碎
之

○洪武四年十一月庚申時將士居京衛閑暇有以酣飲
費貲者
太祖聞召諭之曰勤儉為治身之本奢侈乃喪家之源近
聞爾等耽嗜於酒一醉之費不知其幾以有限之資供

無厭之費歲月滋久豈得不乏且男不知耕女不知織而飲食衣服必欲奢靡夫習奢不已入儉良難非保家之道自今宜量入為出裁省妄費寧使有餘毋令不足

○洪武八年九月辛酉詔改太内宮殿

太祖謂廷臣曰唐虞之時宮室朴素後世窮極侈麗習尚華夷去古遠矣朕今所作但求安固不事華麗凡雕飾奇巧一切不用惟朴素堅壯可傳永久使吾後世子孫守以為法至於臺榭花園之作勞民費財以事遊觀之樂朕決不為之其飾所司如朕之志

○洪武九年五月壬午

太祖謂侍臣曰澹泊可以養心儉素可以養德縱欲敗度

奢侈移性故技巧哇淫遊幸畋獵皆役心損德之具昔以高臺深池庸主攸亡卑宮陋室聖主攸興朕觀元世祖在位躬行儉朴遂成一統之業至庚申帝驕淫奢侈飫梁肉於犬豕致怨怒於神人故逸豫未終敗亡隨至此近代之事可為明鑑朕常以此訓諸子使知所警戒則可長保國家矣

太祖以大內宮殿新成制度不侈甚喜因謂侍臣曰人主嗜好所繫甚重躬行節儉足以養性崇尚侈靡必至喪德朕常念昔居淮右頻年饑饉艱於衣食鮮能如意今富有四海何求不遂何欲不得然檢制其心惟恐驕盈不可復制夙夜兢惕弗遑底寧故凡有興作必量度再

三不獲已而後為之為之未嘗過度宮壼之間皇后亦能儉以率下躬服浣濯之衣皆非故為矯飾實恐暴殄天物剝傷民財不敢不謹侍臣對曰奢侈者常情同欲節儉者富貴所難陛下安行節儉無所勉強誠宜為萬世子孫之法太祖曰節儉二字非徒治天下者當守治家者亦宜守之爾等歲祿有限而日用無窮一或過度何從辦集侵牟剝削皆原於此須體朕懷共崇節儉庶幾無悔

勵忠節

○吳元年十月辛亥

太祖勅禮官曰自古忠臣義士舍生取義身殁而名存有

以垂訓於天下後世若元右丞余闕守安慶屹然當南北之衝援絶力窮舉家皆死節義凜然又若江州總管李黼身守孤城力抗强敵臨難死義與闕同轍自昔忠臣義士必見褒崇於後代蓋以勵風教也宜令有司建祠肖像歲時祀之

○十二月丁卯

太祖諭山東所俘楊右丞等曰古之忠臣良將臨大事當大任者身貴而愈謙權盛而愈下敵勝而愈戒故能立功於當世流芳於無窮王保保本一孺子承李察罕餘烈驟得重權恢復山東河南北諸郡遽襲王爵遂萌驕縱之心豈有豪傑之見使其能知禮義欲為一代中興

名將則必盡忠於元凡閫外生殺之權專之可也至於選法錢糧必歸之朝廷重兵在手攻戰守禦必盡其心若夫成敗利鈍一聽於天以此存心足為忠臣使其不能出此分兵以守要地多任賢智去其憸邪釋其私忿一心公忠凡事稟於天子不失君臣之禮功成名立此又其次也今王保保不此之務自除官職其麾下稱左右丞參政院官者不可勝數而各處錢糧皆收入軍中不供國用此與叛亂何異名雖為元實則跋扈若一旦為敵國所敗天下後世將謂何如是遺臭也古之賢哲寧如是乎

報功

○甲辰四月丙申命建忠臣祠于鄱陽湖之康郎山

太祖謂中書省臣曰崇德報功國之大典自古兵爭忠臣烈士以身殉國英風義氣雖死猶生予與陳友諒戰于鄱陽湖將臣效忠死敵昭然可數然有功不報何以慰死者之心而激生者之志哉爾中書其議行之

○洪武二年正月乙巳命立功臣廟于雞籠山勅中書省臣曰元末政亂禍及生靈朕倡義臨濠以全鄉曲繼率英賢渡大江遂西取武昌東定姑蘇北下中原南平閩廣越十六載始克混一毎念諸將相從捐軀戮力開拓疆宇有共事而不睹其成建功而未食其報追思功勞痛切朕懷人孰無死死而不朽乃為可貴若諸將者生

建忠勇之節死有無窮之榮身雖歿而名永不磨矣其命有司立功臣廟于雞籠山序其封爵為像以祀之

○十月甲子賞平章廖永忠所部征南將校

太祖諭之曰論功行賞國之常典但府庫之積皆民所供是為天財君特主之以待有功者耳不敢分毫妄用也今爾等為國効力摧暴靖亂以安天民故出此以酬爾勞非私恩也爾等攻城略地戰鬬於矢石之下勤苦固多然今日成功而受賞亦可謂榮矣

○洪武三年十二月戊辰封右丞薛顯為水成侯賜文綺及帛六十匹俾居海南時顯有專殺之罪

太祖召諸將臣諭之曰自古帝王有天下必爵賞以酬功

刑罰以懲惡故能上下相安以致治也朕倣古帝王以制爵命卿等明德朕言昔漢高祖非有功不侯所以重封爵也而功臣不免於誅戮侯君集有功於唐犯法當誅太宗欲宥之而執法者不可卒以見誅非高祖太宗忘功臣之勞也由其恃功驕恣自冒于法耳今右丞薛顯始自盱眙來歸朕撫之厚而待之至推心腹以任之及其從朕征討皆著奇績自後破慶陽追王保保戰賀宗哲其勇略意氣迥出衆中可謂奇男子也朕甚嘉之然其為性剛忍朕屢戒飭終不能悛至於妄殺胥吏殺獸醫殺火者及殺馬軍此罪難恕而又殺天長衛千户吳富此又不可恕也富自幼從朕有功無過顯因利其

所獲輩畜殺而奪之師還之日富妻子服衰絰伺之於途牽衣哭罵且訴冤於朕朕以欲加以極刑恐人言天下甫定即殺將帥欲宥之則富死何辜今仍論功封以侯爵謫居海南分其祿為三一以贍富之家一以贍所殺馬軍之家一以養其老母妻子庶幾功過不相掩而國法不廢也若顯所為卿等宜以為戒諸將臣皆頓首

○丁丑

太祖諭魏國公徐達等曰卿等連年征伐犯霜露冒矢石臨危決機之際死生以之今天下既定卿等宜少休息可自今或三日五日一朝有大事則召卿等議之達對曰臣等荷

陛下威靈仰承成算遂翦群雄顧臣等愚陋大馬微勞何足齒錄伏蒙聖恩特加優禮揆之於心實深愧悚豈敢自逸太祖曰朕固知卿不忘恭敬之意但念卿等久勞于外思有以慰卿之勞耳達等復固辭弗許

〇洪武十七年四月庚寅

太祖諭兵部臣曰曩以雲南諸蠻憑恃險阻弗遵聲教擾我疆場納我逋逃邊鄙之民荐罹其害遂命將出師討其不臣今西南諸夷悉已平定凡從征將士已各加封賞酬其勳勞獨念死者永違鄉土不得收瘞誠可哀憫爾兵部即移文有司凡征南將士有死者悉為收其遺

賻具棺葬之

○洪武十八年二月庚申太傅魏國公徐達既薨太祖輟朝愴然不樂謂羣臣曰朕起自徒步大將軍為朕股肱心膂戮力行陣東征西討削平羣醜克濟大勳今邊胡未殄朕方倚任為萬里長城之寄而太陰屢犯上將朕不意遽殞其命一旦至此大故天何奪吾良將之速朕夜來竟夕不寐欷歔流涕思盡心國家為社稷之重安得復有斯人乃欲有以報之無所用其情耳但著其勳烈宣宇金石永垂不朽使後世知斯人為國之元勳也

○洪武二十年七月庚辰詔凡內外武臣之家如子孫已

襲替而亡再無應襲者給全俸以贍之及有嫡孫坐事謫充軍者亦宥之令自立勳仍給贍其家兵部請以半俸給之

太祖曰內外武臣昔皆捐軀相從百戰以定天下念其勞績未甞暫忘其家有不得其所者朕深憫之夫厚祿所以報功廣惠所以惇仁故給之全俸使有所贍爾心必曰全祿費財半祿節用夫當予而予則費不過度當節而節則用為適中優以全祿未為過也

○洪武二十九年九月乙亥大賚天下致仕武臣

太祖諭之曰元末兵爭中原鼎沸人不自保爾諸將臣昔起從朕效謀宣力共平禍亂勤勞備至天下既定論功

行賞使爾等居官任事子孫世襲永享富貴朕思起兵時與爾等皆少壯今皆老矣久不相見心恒思之故召爾等來所賜薄物以資養老爾等還家撫教子孫以終天年諸將叩首謝

太祖因歎曰同歷艱難致有今日顧朕子孫保有無窮之天下則爾等子孫亦享有無窮之爵祿諸將臣無不感激至有墮淚者

警戒

○甲辰三月戊辰歸德侯陳理同羣臣朝

太祖深憐之理退因謂羣臣曰陳氏之敗非無勇將健卒由其上下驕矜法令縱弛不能堅忍恃衆寡謀故至於

此使其持重有謀上下一心據荊楚之富守江漢之險跨豫章連閩越保其民人以待機會則進足窺中原退足以抗衡一方吾安得而取之舉措一失遂致土崩此誠可為鑒戒者也

○丙午八月壬子命博士許存仁進講經史存仁講尚書洪範篇至休徵咎徵之應

太祖曰天道微眇難知人事感通易見天人一理必以類應稽之往昔君能修德則七政順度雨暘應期災害不生不能修德則三辰失行旱潦不時災異迭見其應如響箕子以是告武王以為君人者之儆戒今宜體此下修人事上合天道然豈特為人上者當勉為人臣者亦

當修省以輔其君上下交修斯為格天之本

○吳元年十月丙午

太祖謂侍臣曰吾自起兵以來凡有所為意向始萌天必垂象示之其兆先見故常加儆省不敢逸豫侍臣曰天高在上其監在下故能修省者蒙福不能受禍

太祖曰天垂象所以警乎下人君能體天之道謹而無失亦有變災而為祥者故宋公一言熒惑移次齊侯暴露甘雨應期災祥之來雖曰在天實由人致也

○洪武元年正月丙子

太祖謂侍臣曰朕念創業之艱難日不暇食夜不安寢侍臣對曰

陛下日覽萬幾未免有勞聖慮太祖曰汝曹不知創業之初其功實難守成之後其事尤難朕安敢懷宴安而忘艱難哉

()丁丑

太祖御奉天殿大宴羣臣三品以上者皆升殿餘悉列宴于丹墀宴罷因召羣臣諭之曰朕本布衣以有天下實由天命當羣雄初起所在標掠生民惶惶不保朝夕朕見其所為非道心常不然既而與諸將渡江駐兵太平深思愛民安天下之道自是十有餘年收攬英雄征伐四克賴諸將輔佐之功尊居天位念天下之廣生民之

衆萬幾方殷朕中夜寢不安枕憂懸于心御史中丞劉基對曰往者四方未定勞煩聖慮今四海一家宜少紓其憂太祖曰堯舜聖人處無為之世尚猶憂之矧德匪唐虞治非雍熙天下之民方脫於創殘其得無憂乎夫處天下者當以天下為憂處一國者當以一國為憂處一家者當以一家為憂且以一身與天下國家言之一身小也所行不謹或至顛蹶所養不謹或生疢疾況天下國家之重豈可頃刻而忘警戒哉

○丁亥

太祖御東閣御史中丞章溢學士陶安等侍因論前代興

亡之戒

太祖曰喪亂之源由於驕逸大抵居高位者易驕處逸樂者易惰驕則善言不入而過不聞惰則善道不立而行不顧如此者未有不亡今日聞卿等論此深有儆於予心古者今之鑑豈不信歟

（）四月戊申

太祖命畫古孝行及身所經歷艱難起家戰伐之事為圖以示子孫謂侍臣曰朕家本業農祖父暨祖母世承忠厚積善餘慶以及於朕今圖此者使後世觀之知王業艱難也詹同等頓首曰

陛下昭德垂訓莫此為切

太祖曰富貴易驕艱難易忽久遠易忘後世子孫生長深宮惟見富貴習於奢侈不知祖宗積累之難故示之以此使朝夕覽觀庶有所警也

○洪武三年六月壬申百官上表賀平沙漠
太祖諭之曰卿等試言元之所以亡與朕之所以興劉基進曰自古夷狄未有能制中國者而元以胡人入主華夏幾百年腥羶之俗天實厭之又況末主荒淫無度政令墮壞民困於貪殘烏得不亡
陛下應天順人神武不殺救民於水火所向無敵安得不
興
太祖曰當元之季君宴安於上臣跋扈於下國用不經征

欽日促水旱災荒頻年不絕天怒人怨盜賊蠭起羣雄角逐竊據州郡朕不得已起兵欲圖自全及兵力日盛乃東征西討削除渠魁開拓疆宇當是時天下已非元氏有矣向使元君克畏天命不自逸豫其臣各盡乃職罔敢驕橫天下豪傑曷得乘隙而起朕取天下於羣雄之手不在元氏之手今獲其遺胤朔漢清寧非天之降福何以致此詩曰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於周服天命如此其可畏哉

○洪武四年七月辛亥朔存心錄成

太祖覽之謂諸儒臣曰朕觀歷代賢君事神之道罔不祗肅故百靈效祉休徵顯應及乎衰世之君罔知攸敬違

天變神非惟感召災譴而國之禍亂亦由是而致朕為此懼每臨祭必誠必敬惟恐未至故命卿等編此書欲示鑒戒夫水可以鑒形古可以鑒今是編所以彰善惡豈惟行之於今將俾子孫永為法守

○壬子

太祖謂丞相汪廣洋曰朕觀前代人君多喜佞諛以飾虛名甚至臣下詐偽瑞應以恣驕誣至於天災垂戒厭聞于耳如宋真宗亦號賢君初相李沆日聞災異其心猶存警惕厥後澶淵既盟大臣首啓天書以侈其心羣臣曲意迎合奇圖媚悅致使言祥瑞者相繼於途獻芝草者三萬餘本朕思凡事惟在於誠况為天下國家而可

以次乎爾中書自今凡祥瑞不必奏如災異及蝗旱之事即時報聞廣洋叩首曰

陛下敬天勤民孰大於此非惟四海蒼生蒙福誠為

聖子神孫萬世之謨訓也臣謹奉詔旨

○洪武五年九月丁巳靖海侯吳禎自遼東遣人送故元平章高家奴知樞密高大方同僉高希古張海馬遼陽路總管高斌等至京

太祖謂羣臣曰昔元都既平有勸朕即取遼陽者朕謂力不施於所緩威不加於所畏遼地雖遠不必用兵天下平定彼當自歸已而元遼陽行省平章劉益果以其地來降尚存一二桀驁徘徊顧望朕亦不問今高家奴等

又相繼而至不勞寸兵坐底平定朕思彼皆故元之臣天運已革故來納款然自古興亡之道與治亂相尋書云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元末君臣荒怠紀綱廢隳造亂之徒相煽而起一旦天命不保此革遂為朕臣僕向使其君知天命可畏兢兢業業夙夜罔懈何至淪喪卿等宜鑒前轍小心慎德以匡朕不逮凡朕有所為勿以事小不言使朕忽於所警也羣臣皆頓首曰

陛下敬天勤民

聖德日新而孳孳不忘警戒誠

宗社萬世之福

○十一月辛未靖海侯吴禎還京師先是禎督餉定遼因完城練卒盡收遼東未附之地至是乃還太祖曰海外之地悉歸版圖固有可喜亦有可懼禎曰陛下威德加於四海夫復何憂太祖曰自古人君之得天下不在地之大小而在德之修否元之天下地非不廣及末主荒淫國祚隨滅由此觀之可不懼乎禎對曰聖慮深遠臣愚不及此

○洪武六年三月癸卯朔製中都城隍神主成太祖自為文遣兵部尚書樂韶鳳奉安之太祖謂宋濂曰朕立城隍神使人知畏人有所畏則不敢

妄為朕則上畏天下畏地中畏人自朝達暮恒競惕以自持夫人君父天母地而為民父母者也苟所為不能合天地之道是違父母之心不能安斯民於宇内是失天下之心如此者可不畏哉濂頓首曰願陛下終始此心則天下幸甚　是日貽鑒録成以須賜諸王

太祖謂秦王傅文原吉等曰朕於諸子常切諭之一舉動戒其輕一言笑斥其妄一飲食教之節一服用教之儉恐其不知民之饑寒也嘗使之少忍饑寒恐其不知民之勤勞也嘗使之少服勞事但人情易至於縱恣故令卿等編輯此書必時時進説使知所警戒然趙伯魯之

失簡漢淮南之招客過猶不及皆非朕之所望也

○洪武七年九月己卯翰林院奏進回鑾樂歌先是太祖以祭祀還宮宜用樂舞前導命翰林儒臣譔樂章以致敬慎監戒之意諭之曰古人詩歌辭曲皆寓諷諫之意後世樂章惟聞頌美無復古意夫常聞諷諫則使人惕然有警若頌美之辭使人聞之意怠而自恃之心生蓋自恃者日驕自警者日强朕意如此卿等其譔述毋有所避

○洪武九年十一月辛巳朔太祖與侍臣論及古之女寵外戚宦官權臣藩鎮夷狄之禍侍臣曰自古末世之君至於失天下者常於此然所

以啓之者有漸也女寵之禍常始於干政外戚之權常始於蒙蔽至於國勢不振漢唐以下覆轍可鑒矣

太祖曰木必蠹而後風折之體必虛而後病乘之國家之事亦猶是已漢無外戚閹宦之權唐無藩鎮夷狄之禍國何能滅朕觀往古深用為戒然制之有其道若不惑於聲色嚴宮闈之禁貴賤有體恩不掩義女寵之禍何自而生不牽於私愛惟賢是用苟干政典裁以至公外戚之禍何由而作閹寺便習職在掃除供給使令不假其兵柄則無宦寺之禍上下相維大小相制防耳目之壅蔽謹威福之下移則無權臣之患藩鎮之設本以衛民使財歸有司兵必合符而調豈有跋扈之憂至於御

夷狄則修武備謹邊防來則禦之去不窮追豈有侵暴之虞凡此數事常欲著書使後世子孫以時觀覽亦社稷無窮之利也侍臣頓首曰陛下此言誠有國之大訓萬世之明法也願著之常典以垂示將來

○洪武十年九月戊寅

太祖謂侍臣曰前代庸君暗主莫不以垂拱無為藉口縱恣荒寧不親政事孰不知天下者無逸然後可逸若以荒寧怠政為垂拱無為帝舜何為曰耄期倦于勤大禹何以惜寸陰文王何以日昃不食且人君日理萬幾怠心一生則庶務壅滯貽患不可勝言朕即位有年常以

勤勵自勉未旦即臨朝晡時而後還宮夜臥不能安席被衣而起或仰觀天象見一星失次即為憂惕或量度民事有當速行者即次第筆記待旦發遣朕非不欲燕安但祗畏天命不敢故爾朕言及此者但恐羣臣以天下無事便欲逸樂股肱既惰元首叢脞民何所賴書云功崇惟志業廣惟勤爾羣臣皆頓首受命

()洪武十二年八月丁卯

太祖御華蓋殿與侍臣論治身之道

太祖曰人之害莫大於欲欲非止於男女宮室飲食服御而已凡求私便於己者皆是也然惟禮可以制之先王

制禮所以防欲也禮廢則欲肆為君而廢禮縱欲則毒流于民為臣而廢禮縱欲則禍延於家故循禮可以寡過肆欲必至滅身

○十一月丁酉

太祖與翰林待制吳沉論持身保業之道

太祖曰人當無所不謹事雖微而必慮行雖小而必防不慮於微終貽大患不防於小終虧大德謹小行而無已者則可以成大善忽細事而不戒者則必至成大惡常人且然況人君乎沉對曰

聖慮及此誠社稷永安之道

太祖曰安生於危危生於安安而不慮則能致危危而克

慮則能致安安危治亂在於能謹與否耳

○洪武十八年五月戊子

太祖覽輿地圖侍臣有言今天下一統海外蠻夷無不向化輿地之廣誠古所未有

太祖曰地廣則教化難周人衆則撫摩難徧此正當戒慎天命人心惟德是視紂以天下而亡湯以七十里而興所繫在德豈在地之大小哉

○十一月甲子

太祖諭侍臣曰保國之道藏富於民民富則親民貧則離民之貧富國家休戚繫焉自昔昏主恣意奢欲使百姓困乏至於亂亡朕思微時兵荒饑饉日食藜藿今日貴

為天子富有天下未嘗一日忘于懷故宮室器用一從朴素飲食衣服皆有常供惟恐過奢傷財害民也

○洪武二十二年六月庚子

太祖退朝與侍臣論及守成之道

太祖曰人常慮危乃不蹈危常慮患乃不及患車行於峻坂而仆於平地者慎於難而忽於易也保天下亦如御車雖治平何可不慎

○洪武二十四年十二月辛巳

太祖御武英殿觀書至惠迪吉從逆凶顧謂學士劉三吾曰凡人遭罹凶咎皆已有以取之及事窮勢迫則僥倖百端冀求苟免於患害何益三吾對曰如此者亦當聽

命扵天

太祖曰心無所愧可聽之扵天若其自取扵天何預

○洪武二十七年四月癸未

太祖謂太子少保唐鐸曰帝王之扵天下體天道順人心以為治則國家基業自然久安朕每思前代亂亡之故未有不由扵違天道逆人心之所致也天之愛民故立之君以治之君能安安生民則可以保天眷卿與朕共事者久夙夜左右資弼良多凡朕之事天子民有弗至者卿即以為言使知有所警苟謂已安不以為意治亂繫焉鐸頓首曰

陛下敬天恤民之心拳拳如此臣雖老悖敢不盡心

○洪武二十八年十一月癸亥侍臣進講尚書無逸篇太祖曰自昔有國家者未有不以勤而興以逸而廢勤與逸理亂盛衰所繫也人君當常存惕厲不可少怠以圖其終成王之時天下晏然周公輔政乃作是書反覆開諭上自天命之精微下至民生稼穡之艱難以及閭里小民之怨詛莫不具載周公之愛君先事而慮其意深矣朕每觀是篇必反覆詳味求古人之用心嘗令儒臣書于殿壁朝夕省閱以為鑒戒今日講此深愜朕心聞之愈益警惕

弭災異

○吳元年六月戊辰大雨先是

太祖因久旱日減膳素食宮中皆然俟天雨復膳既而雨羣臣請復膳

太祖曰亢旱為災實吾不德所致今雖得雨然苗稼焦損必多縱肉食奚能甘味廷臣對曰昔武王克商屢獲豐年詩人頌之曰綏萬邦屢豐年

主上平海內拯生靈上順天心下慰民望而憂勤惕厲感兹甘雨豐年之祥其有兆矣

太祖曰人事邇天道遠得乎民心則得乎天心今欲弭災但當謹於修己誠以愛民庶可荅天之眷乃詔免民今年田租

○洪武元年八月壬申

太祖謂中書省臣曰近京師火四方水旱相仍朕夙夜不遑寧處豈刑罰失中武事未息徭役屢興賦歛不時以致陰陽乖戾而然耶卿等同國休戚宜輔朕修省以消天譴參政傅瓛對曰古人有言天心仁愛人君則必出災異以譴告之使知變自省人君遇災而能警懼則天變可弭今陛下修德省愆憂形于色居高聽卑天實鑒之顧臣等備罪宰輔有戾調燮貽憂聖衷咎在臣等太祖曰君臣一體苟知警懼天心可回卿等其盡心力以匡不逮

○洪武四年十月庚辰朔

太祖謂省臣曰祥瑞災異皆上天垂象然人之常情聞禎祥則有驕心聞災異則有懼心朕嘗命天下勿奏祥瑞若災異即時報聞尚慮臣庶罔體朕心遇災異或匿而不舉或舉而不實使朕失致謹天戒之意中書其行天下遇有災變即以實上聞

○洪武十四年九月丙午

太祖諭四輔臣王本等曰天道福善禍淫不言而見君有德則降祥以應之不德則降災以警之故天之於君猶父之於子子不善而父警之安敢不懼益謹懼無違猶慮有非常之災若恣肆不戒豈能免當然之禍朕與卿等

皆當慎之

屏異端

○洪武元年正月癸巳

太祖與諸儒臣論學術翰林學士陶安對曰道之不明邪說害之也

太祖曰邪說之害道猶美味之悅口美色之眩目人鮮不為所惑自非有豪傑之見不能即去之也戰國之時縱橫捭闔之徒肆其邪說遊說諸侯當時諸侯急於功利者多從其說往往事未就而國隨以亡此誠何益夫邪說不去則正道不興正道不興天下焉得而治安曰

陛下所言深探其本

太祖曰仁義治天下之本也賈生論秦之亡不行仁義之過夫秦襲戰國之餘弊又安得知此

太祖頗聞公侯中有好神仙者悉召至諭之曰神仙之術以長生為說而又謬為不死之藥以欺人故前代帝王及大臣多好之然卒無驗且有服藥以喪其身者蓋由富貴之極惟恐一旦身殁不能久享其樂是以一心好之假使其術信然可以長生何故四海之内千百年間曾無一人得其術而久住於世者若謂神仙混物非凡人所能識此乃欺世之言切不可信人能懲忿窒欲養以中和自可延年有善足稱名垂不朽雖死猶生何必枯坐服藥以求不死況萬無此理當痛絕之

○洪武五年五月乙卯中書右丞建昌王溥遣人來言[illegible]督工取材木建昌蛇舌巖衆見巖上有衣黄衣者歌曰龍蟠虎踞勢岧嶢赤帝重興勝六朝八百年終王氣復重華從此繼唐堯其聲如鐘歌已忽不見

太祖曰明理者非神怪可惑守正者非讖緯可干漢之文成五利足以為戒事涉妖妄豈可信耶

○洪武二十八年七月戊午有道士以道書獻

太祖却之侍臣請留覽之或有可取

太祖曰彼所獻書非存神固氣之道即煉丹燒藥之說朕焉用此朕所用者聖賢之道所需者治術將躋天下生民於壽域豈獨一已之長生久視哉苟一受其獻迂誕

怪妄之士必爭來矣故斥之毋為所惑

評古

○甲辰四月甲午朔

太祖退朝與孔克仁等論前代成敗因曰秦以暴虐寵任邪佞之臣故天下叛之漢高起自布衣能以寬大駕馭羣雄遂為天下主今天下之勢不然元之號令紀綱已廢弛矣故豪傑所在蜂起然皆不知修法度以明軍政此其所以無成也因感歎久之又曰天下用兵河北有孛羅帖木兒河南有擴廓帖木兒關中有李思齊張良弼然有兵而無紀律者河北也稍有紀律而不振者河南也道途不通餽餉不繼者關中也江南則惟我與張

士誠耳士誠多奸謀而尚間諜其御衆尤無紀律我以數十萬之衆固守疆土修明軍政委任將帥俟時而動其勢有不足平者克仁頓首曰主上神武當定天下于一今其時矣

○壬戌

太祖與起居注詹同等論三國時事因言孫權題諸葛子瑜於驢面與其子恪諧謔

太祖曰君臣之間以敬為主敬者禮之本也故禮立而上下之分定分定而名正名正而天下治矣孫權蓋不知此輕與臣下戲狎狎其臣而褻其父失君臣之禮恪雖機敏有口才不能正言自處招辱於父失孝敬之心一

諧謔而君臣父子之道虧舉動如此何以示訓太抵人君言動之際不可不謹

○五月丙子

太祖朝罷退御白虎殿閱漢書侍臣宋濂孔克仁等在側

太祖顧謂濂等曰漢之治道不能純乎三代者其故何也克仁對曰王霸之道雜故也

太祖曰高祖創業之君遭秦滅學之後干戈戰爭之餘斯民憔悴甫就蘇息禮樂之事固所未講獨念孝文為漢令主正當制禮作樂以復三代之舊乃逡巡未遑遂使漢家之業終於如是夫賢如漢文而猶不為將誰為之帝王之道貴不違時有其時而不為與無其時而為之

者皆非也三代之王蓋有其時而能為之漢文有其時而不為耳周世宗則無其時而為之者也

○九月戊寅

太祖坐便殿問侍臣石勒苻堅孰優詹同對曰石勒雖不學而豪爽脫略料敵制勝舉無遺策苻堅窮兵黷武不量已力淝水敗後身為俘虜以此言之石勒為優

太祖曰不然石勒當晉室初亂不逢勍敵故易以成功苻堅當天下爭戰日久智勇相角故難以為力夫親履行陣戰勝攻克堅固不如勒量能容物不殺降附勒亦不如堅然堅聰察有餘而果斷不足故馴致石季龍之禍勒聰敏不足而寬厚有餘故養成慕容氏父子之亂俱

未再世而族類夷滅所謂匹夫之勇婦人之仁也

○乙巳正月壬申

太祖問起居注詹同曰孫武殺吳王二寵姬以教兵其事何如同對曰此事載太史公書或有之

太祖曰夫以吳國之衆豈無數十百人與武習兵乃出宮人與之試此闔閭之非也當時武欲試其能何必婦人哉且其教吳王兵法取勝之道果何在同對曰春秋載栢舉之戰楚一敗之後遂有吳入郢之師此其效也

太祖曰不然太宰嚭伍員皆楚人先已在吳其欲報怨於楚者非一日矣故有入郢之師豈孫武教兵之效哉若謂入郢之師爲武之功何故不旋踵秦救楚而有稷之

畋要之殺寵姬之事亦司馬遷好奇之論也至其十三篇恐非自武作抑亦有所授也

○八月辛卯

太祖御左閣觀宋史至趙普說太祖收諸將兵權謂起居注詹同曰普誠賢相使諸將不早解兵權則宋之天下未必不五代若也史稱普多忌刻只此一事功施社稷澤被生民豈可以忌刻少之

○丙午三月戊戌

太祖與國子博士許存仁等論用人

太祖曰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臣嘗觀漢高之興首資三傑光武之興寇鄧耿賈以為之佐歷代以來莫不皆然

天之生才以為世用甚不偶也孟子言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古之帝王君聖臣賢可以當之漢唐以下君臣可以當之否起居注詹同對曰三代以下稱漢唐宋其間名世之臣亦可以當之

太祖曰三代而上純乎道德三代而下雜乎霸術其間雖有名世之臣要之如皐夔稷契伊尹太公者鮮矣吾方有事海內憑賴英賢輔翼成功天下紛紛未定于一者何也存仁對曰

王上聖智神武天生不世之資以平禍亂今羣賢畢出佐隆大業稽之于曆自宋太祖至今正當五百年之數定天下于一斯其時矣

○九月乙巳

太祖問侍臣曰漢高祖唐太宗孰優侍臣對曰太宗雖才兼文武而於為善未免少誠高祖豁達大度規摹弘遠先儒嘗論漢大綱正唐萬目舉以此觀之高祖為優太祖曰論高祖豁達大度世咸知之然其記丘嫂之怨而封其子為羹頡矦內多猜忌誅夷功臣顧度量亦未弘遠太宗規摹雖不及高祖然能駕馭羣臣及大業既定卒皆保全此則太宗又為優矣

○吴元年十一月戊寅

太祖閱漢書謂侍臣曰漢高以追逐狡兔比武臣發蹤指示比文臣譬喻雖切而語則偏重矣朕謂建立基業猶

構大廈剪伐斲削必資武臣藻繪粉飾必資文臣用文而不用武是斧斤未施而先加黝堊用武而不用文是棟宇已就而不加塗塈二者均失之為天下者文武相資庶無偏陂

○丙申

太祖御戟門與侍臣論及郊祀因言慕容超郊祀之時有赤鼠大如馬之異太史成公綏占之以為信用奸佞殺害賢良賦歛太重所致是則妖孽之召實由人與我嘗以此自警如公孫五樓之輩吾安肯用之起居注熊鼎等頓首曰慕容超信用奸佞故賢良退而奸佞附之今主上明聖所用皆賢良公孫五樓之徒何從至哉

太祖曰汝等宜勉之皆有所見毋隱也

○洪武元年閏七月戊辰

太祖與侍臣觀古帝王畫像因歷論其賢否得失至漢高祖唐太宗宋太祖則展玩再三諦視久之至隋煬帝宋徽宗則速閱而過曰亂亡之主不足觀也至後唐莊宗笑曰所謂李天下者其斯人歟上下之分瀆至於此安得不亡

○洪武二年二月壬辰

太祖謂翰林侍讀學士詹同曰以仁義定天下雖遲而長久以詐力取天下雖易而速亡監於周秦可見矣故周之仁厚可以為法秦之暴虐可以為戒若漢唐宋之政

治亦互有得失但當取其所長而舍其所短若槩曰漢唐宋而不審擇於是非取舍則得失混淆矣

○洪武四年九月甲寅

太祖與侍臣論孫子或曰武之書自易以及難其法先粗而後精其言約而要故叩之而不窮求之而益隱或曰武之術其高者在於用常而知變若實在彼則變而為虛虛在此則變而為實機妙莫測此用武之權衡千古不可易也或又曰武之術以詭道勝至於終篇而用間曰計以情而生情以間而得苟遇不可間之君無可乘之隙將何以得其情哉人各持其說

太祖曰朕觀之武之書襍出於古之權書特未純耳其

曰不仁之至非勝之主此說極是若虛實變詐之說則淺矣苟君如湯武用兵行師不待虛實變詐而自無不勝然虛實變詐之所以取勝者特一時詭遇之術非王者之師也而其術終亦窮耳蓋用仁者無敵恃術者必亡觀武之言與其術亦有相悖蓋武之書必有所授而武之術則不能盡如其書也

○九月丙辰

太祖觀大學衍義至晁錯所謂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之而不傷眞德秀釋之曰人君不窮兵黷武則能生之而不傷顧謂侍臣曰晁錯之言其所該者廣眞氏之言其所見者切古人云兵者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朕每

臨行陣觀兩軍交戰出没於鋒鏑之下呼吸之間創殘死亡心甚不忍嘗思為君恤民所重者兵與刑耳濫刑者陷人於無辜黷兵者驅人於死地有國者所當深戒也

○洪武十六年二月乙亥

太祖觀唐太宗帝範謂侍臣曰此十二篇者雖非帝王精微之道然語意備至曲盡物情使唐之子孫克守其言亦足為訓自後女主竊柄有乖君體骨肉少恩有乖建親諂諛並進有失求賢忠諫者忌之讒佞者悅之驕奢縱佚罔知戒懼賞罰政令不行於天下閹豎小人朋比於國中卒召藩鎮之禍而唐祚遂衰有國家者其可不守祖宗之法乎

○三月庚戌

太祖與侍臣論歷代創業及國祚修短侍臣皆曰前代祚運之長莫逾成周其次莫如漢諫議大夫唐鐸進曰三代以後起布衣而有天下者惟漢高帝及

陛下而已

陛下

祖宗積德累善至於

陛下遂膺天命以臣觀之非漢高所及漢高除秦苛法襍伯道而不純

陛下去胡元弊政一復中國先王之舊所謂撥亂世反之正漢高帝不事詩書

陛下留心聖學告諭萬方自為制命卓然與典謨訓誥相表裏漢高初欲都洛陽聞婁敬之言始都關中陛下一渡江即以金陵為定鼎之地萬世之基固肇於此故非漢高所及

太祖曰周家自公劉后稷世積忠厚至文王三分有二武王始有天下若使其後君非成康臣非周召益修厥德則文武之業何能至八百歲之久乎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使吾後世子孫皆如成康輔弼之臣皆如周召則可以祈天永命國祚綿昌侍臣稽首曰陛下之言宗社萬年之福也

○洪武十八年三月癸亥

太祖與侍臣論漢之諸帝侍臣有言明帝亦聰明之主太祖曰人主不以獨見為明而以兼聽為聰通於人情明於是非則聰明得其正矣若屑屑於細故則未免苛察上苛察則下急迫反有累於聰明也

○六月庚戌

太祖閱漢書謂侍臣曰漢文恭儉玄默則有之矣至於用人蓋未盡其道初將相大臣迎文帝立之自代邸入即位首拜宋昌為衛將軍張武為郎中令而將相列侯宗室大臣不先及之非以示至公也有一賈誼而不能用至使憂鬱憤懣而死竇廣國賢有行欲相之以其皇后弟不可曰恐天下以吾私廣國夫以廣國之賢其才可

任為相何避私嫌乎此皆有未盡善人君之於天下當示人以至公不可存一毫私意也

○八月己酉以賜進士出身方昇同進士出身梁德遠凡六十七人為六科給事中六部試主事

太祖諭之曰忠良者國之寶奸邪者國之蠹故忠良進則國日治奸邪用國日亂觀唐太宗之用房杜則致斗米三錢外戶不閉之效玄宗之用楊李則致安史之亂有蒙塵播遷之禍此可監矣

○洪武十九年八月乙酉

太祖覽宋史見太宗改封樁庫為內藏庫顧謂侍臣曰人君以四海為家因天下之財供天下之用何有公私之

別太宗宋之賢君亦復如此他如漢靈帝之西園唐德宗之瓊林大盈庫不必深責也宋自乾德開寶以來有司計度之所缺者必藉其數以貸於內藏俟課賦有餘則償之凡有司用度乃國家經費何以貸為缺而許貸貸而復償是猶為商賈者自與其家較量出入及內藏既盈乃以牙籤別名其物參驗帳籍晚年出籤示真宗曰善保此足矣貽謀如此何足為訓書曰慎厥終惟其始太宗首開私財之端及其後世困於兵革三司財帛耗竭而內藏積而不發間有發緡錢數十萬以佐軍資便以為能行其所難皆由太宗不能善始故也

()洪武二十四年二月丙寅

太祖閲漢書賜民爵之令謂侍臣曰漢高帝立社稷施恩惠賜民之爵子孫相承以為法或遇有事輒賜民爵至二級者又聽民轉移與子甚無謂也夫爵所以命有德禮曰以賢制爵爵豈可濫及乎且天下之人無賢不肖槩賜以爵則賢人君子何以為勸高帝貽謀若此誠未盡善

八月乙卯

太祖與侍臣論漢高帝聽張良之言即銷六國印太祖曰高祖聞一善言即能感悟如此者安得不興後之為君者少有及之侍臣曰漢高以後若唐太宗亦能從善故其為治亦有可稱

太祖曰凡人有善不可自矜自矜則善日削有不善不可自恕自恕則惡日滋太宗常有自矜自恕之心此則不如漢高也

（）洪武一十七年六月癸酉

太祖燕閒與侍臣論古

太祖曰昔楚莊王謀事而當羣臣莫能逮朝而有憂色魏武侯謀事而當羣臣莫能逮朝而有喜色夫一喜一憂得失判焉以此見武侯之不如楚莊也夫喜者矜其所長憂者憂其不足矜其所長則志滿志滿則驕驕則淫佚敗日至矣憂其不足者則志下志下必能虛心以受人則人孰不樂告以善道故莊王卒伯諸侯以興楚國

武庚侵暴隣國而魏業日衰以此觀之人君當遜志以納善人臣當直道以事君君臣之間各盡其道則天下之事無不濟矣

○洪武二十八年六月辛卯

太祖謂侍臣曰論禮樂者必原於德此至論也蓋德盛者禮樂明備否德則禮樂不興三代之德盛故禮樂達于天下後世德不如古禮樂有其名而無其實王通云如有王者出三十年而後禮樂可稱此本孔子必世而後仁之說朕居位已三十年矣禮樂之文粗備而政治不能如古揆德涼薄侍臣對曰

陛下武定禍亂文致太平天下翕然同風咸蒙至化所謂

[illegible]之十年當之十年和之眞有其效矣而聖意謙冲不有其有此其跨越於前代也

○洪武二十九年丙寅

太祖觀唐書至宦者魚朝恩恃功玩忽無所憚謂侍臣曰當時坐不當使此曹掌兵政故肆恣暴橫然其時李輔國程元振及朝恩數輩勢皆極盛代宗一旦去之如孤雛腐鼠大抵小人竊柄人主苟能決意去之亦有何難但在斷不斷爾又曰漢末之時宦官雖號驕縱尚無兵權故凡所為不過假人主之名以濁亂四海至唐世以兵柄授之馴至權勢之盛刼脅天子廢興在其掌握大抵此曹只充使令豈可使之當要路執政操權擅作威

福朕深鑒前轍自左右服役之外重者不過俾傳命四方而已彼既無威福可以動人豈能為患但遇有罪必罰無赦彼自不敢驕縱也

仁政

〇甲辰八月是月平章常遇春兵至贛州熊天瑞固守不下

太祖令平章彭時中以兵會遇春等共擊之又命中書右司郎中汪廣洋往參謀遇春軍事諭廣洋曰汝至贛如城未下可與遇春等言熊天瑞困處孤城猶籠禽阱獸豈能逃遁但恐破城之日殺傷過多要當以保全生民為心一則可為國家用一則可為未附者勸且如漢鄧

禹不妄誅殺得享高爵子孫昌盛此可為法向者鄱陽湖之戰陳友諒既敗生降其兵至今為我用縱有逃歸者亦我之民我前克湖廣禁軍士毋入城故能全一郡之民苟得郡無民何益廣洋至贛見遇春等傳太祖命時天瑞拒守益堅遇春乃浚濠立栅以困之

○乙巳正月己巳

太祖聞遇春克贛不殺喜甚遣使褒之曰予聞仁者之師無敵非仁者之將不能行也今將軍破敵不殺是天賜將軍隆我國家千載相遇非偶然也捷書至予甚為將軍喜雖曹彬之下江南何以加之將軍能廣宣威德保全生靈予深有賴焉

〇丙午五月壬午

太祖還自濠州諭中書省臣曰吾昨往濠州所經州縣見百姓稀少田野荒蕪由兵興以來人民死亡或流徙他郡不得以歸鄉里骨肉離散生業蕩盡此輩寧怨嗟怨嗟之起皆足以傷和氣爾中書其命有司徧加體訪俾各鄉土仍復舊業以遂生息庶幾斯民不致失所

〇洪武元年正月乙酉

太祖謂劉基曰曩者羣雄角逐生民塗炭死亡既多休養難復今國勢已定天下次第而平思所以生息之道何如基對曰生息之道在於寬仁

太祖曰不施實惠而徒言寬仁亦無益耳以朕觀之寬仁

必當聚民之財而息民之力不節用則民財竭不省役則民力困不明教化則民不知禮義不禁貪暴則民無以遂其生如是而曰寬仁是徒有其名而民不被其澤也故養民者必務其本種樹者必培其根基頓首曰陛下盡心如此民其有不受惠者乎傳曰以仁心行仁政實在於今日天下之幸也

○三月甲申征虜大將軍徐達等奏所下山東州縣時近臣因進言山東舊有銀場可興舉者太祖曰銀場之弊我深知之利於官者少而損於民者多況今凋瘵之餘豈可以此重勞民力昔人有拔茶種桑民獲其利者汝豈不知言者慚而退

○四月丁未博興等縣民人高翼等五十二人來謝恩先是詔免山東郡縣租稅至是翼等來謝

太祖召至前諭之曰朕以爾民勞困且逢饑饉艱於衣食故免租稅三年欲爾民安也今若等遠來跋涉良苦是以所安爾者反勞爾也豈朕之本心爾歸見鄉里長老其以朕意告之但心在朝廷足矣不必來謝命禮部各給道里費而遣之仍止其未來者

○七月辛卯

太祖將發汴梁大將軍徐達等自陳橋入辭

太祖諭之曰朕與公等率衆渡江誓除禍亂以安天下今士卒舍父母妻子戰鬬於矢石之間百死一生久未休

息朕每念之惕然于心然非得已也中原之民久為羣雄所苦死亡流離徧于道路天監在茲朕不敢怠故命爾等帥師北征廓清中原拯民艱苦昔元起沙漠其祖宗有德天命入主中國將及百年今其子孫怠荒罔卹民艱天厭棄之君則有罪民復何辜前代革命之際兵戈相加視如仇讎肆行屠戮違天虐民朕實不忍爾諸將帥當以為戒克城之日毋擄掠毋焚蕩毋妄殺人必使市不易肆民安其生凡元之宗戚皆善待之庶幾上答天心下慰人望以成朕伐罪救民之志有不恭命者必罰無赦諸將皆感激拜辭而退相謂曰

主上愛民若此吾屬敢不欽承

○八月壬午大將軍徐達克元都表至羣臣上表稱賀禮畢侍臣進曰自昔革命之際以臣取君者多惟漢高祖取秦起自民間今陛下不階尺土一民以定天下元主遁歸沙漠兵不黷武跨越千古太祖曰朕思三代及漢唐宋歷年多者皆其祖宗仁厚結於人心植本深固人不能忘故也元自世祖混一天下寬卹愛人亦可謂有仁心矣但其子孫無承藉之德不能以仁愛守之故至於此他日吾子孫能持仁厚之心守而不替社稷之福也

○洪武二年三月丙午

太祖謂翰林侍讀學士詹同侍制秦裕伯等曰往皆四方鼎沸生民之禍極矣天道厭亂人心思治故作難者皆底滅亡今疆宇雖定然中原不勝凋弊東南雖已甦息而錢穀力役又皆仰之果何時可以休息也同對曰陛下撫念創殘憂勞於心誠天下蒼生之福也太祖曰苦寒者思溫執熱者思濯今民之思治甚於寒之思溫熱之思涼正當有以濟之

○五月乙巳

太祖幸鍾山歸由獨龍岡步至淳化門始騎而入謂侍臣曰朕久不歷農畝適見田者冒暑而耘甚苦因憫其勞從步不覺至此農為國本百需皆其所出彼辛勤苦是

為之司牧者亦嘗憫念之乎且均為人耳身處富貴而不知貧賤之艱難古人書以為戒夫衣帛當思織女之勤食粟當念耕夫之苦朕為此故不覺惻然于心也

○洪武三年二月壬戌

太祖行後苑見巢鵲卵翼之勞喟然歎曰禽鳥劬勞若是況人母子之恩乎乃令羣臣有親老者許歸養時故元鎮撫陳興被俘來京恩待甚厚興言有母在嵩州年八十餘欲求歸養即賜白金衣帽遣之興辭

太祖顧謂侍臣曰孝弟之性天下皆同陳興雖武夫聞朕言即愴然思歸朕始不知其有母若知之肯令其違遠耶人壽不過百歲今其母年已八十餘萬一不得相見

與有無窮之痛與歸母子相見其樂宜何如侍臣曰陛下以孝治天下推惻人情無微不燭非惟一家之老者得所天下之惸獨鰥寡皆蒙其惠矣太祖曰人情莫不愛其親必使之得盡其孝一孝而衆人皆趨於孝此風化之本也故聖王之於天下必本人情而為治

○八月乙酉

太祖謂中書省臣曰往者四方爭鬬民不得其死者多矣中原草莽遺骸徧野朕聞之惻然于心宜遣人循歷水陸悉收瘞之中書省臣曰陛下仁及朽骨聖王之善政也

太祖曰先王之世人得以養生送死者上得其道下無夭閼元季政荒民困干戈加以饑饉相尋故死亡者衆朕荷

天命為億兆主顧兹失所者豈忍使之暴露哉

○洪武四年三月戊申贛州民有止宿逃囚者初不知其囚刑部逮問坐之罪

太祖曰刑者聖人設防於天下耳深文重法仁者不為故凡斷獄貴得其情緣情而論罪則刑當而民服彼不知其為囚舍宿者人情之常也何為罪之如汝議行路之人將無止宿矣遂命釋之給道里費遣歸

○五月辛巳

太祖與廷臣論刑法御史中丞陳寧對曰法重則人不輕犯吏察則下無遁情太祖曰不然法重則刑濫吏察則政苛鉗制下民而犯者必衆鉤索下情而巧偽必滋夫壘石之岡勢非不峻而草木不茂金鐵之溪水非不清而魚鱉不生古人立法置刑以防惡衛善故唐虞畫衣冠異章服以為戮而民不犯秦有鑿顛抽脅之刑參夷之誅而囹圄成市天下怨叛所謂法正則民慤罪當則民從今施重刑而又委之察吏則民無所措其手足矣朕聞帝王平刑緩獄而天下服從未聞用商韓之法可致堯舜也寧慚而退

○洪武五年六月壬寅

太祖以征西將軍馮勝等師征甘肅命中書省臣預送戰襖三萬鞋六萬八千輛以給之因諭之曰甘肅苦寒未冬而雪非南方之比朕居京師每當隆冬時衣重裘尚覺體寒況軍士暴露邊庭衝冒風雪有裂膚墮指之患豈能堪也衣鞋宜預給之

（）十月丁酉

太祖念驛傳重繁故元之民有役馬夫而至破家者乃諭兵部臣曰善治者視民猶己愛而勿傷不善者徵歛銖求惟日不足殊不知君民一體民既不能安其生君亦豈能獨安厥位乎譬之馭馬者急銜勤篤鞭策求騁不已鮮不顛蹶人獨能無傷乎元之末政寬者失之縱猛

者失之暴觀其驛傳一事盡百姓之力而苦勞之此與馭馬者何異也豈可蹈其覆轍耶自今馬夫必以糧富丁多者充之庶幾其力有餘無損有司務加存撫有非法擾害者罪之

()十二月甲申時修浚京師城濠

太祖幸三山門觀之見有役夫裸行水中若探物狀

太祖令人問之則督工吏擲其鋤水中求之未得

太祖命別取償之且復問之曰此類汝鋤乎對曰類但比所擲者差短耳因命壯士赴水求得之果如所言

太祖曰農夫供役月餘手足皴裂亦甚勞矣尚恐加害乎即捕吏杖之顧謂丞相汪廣洋曰今日衣重裘體猶覺

寒況役夫貧困無衣其苦何可勝道命罷其役仍命臨濠行工部惟留窑冶及燒石灰匠其餘匠悉遣還家

○洪武六年三月乙卯廣西衛卒王昇因差遣還沂州受親舊私遺衛官以違法併逮其親舊三十四人送都督府奏罪之

太祖曰人歸故鄉孰無親故慰勞餽贈人情之常命皆釋之因謂侍臣曰近來諸司用法殊覺苛細如大河衛百户姚旺因運糧偶見舊日僮僕收之至濟寧民有言是其生不見已十年百户即以僕還之因受絹一匹此皆常情法司亦以論罪用法如此使人舉動即罹刑網甚失寬厚之意

○九月丙辰賜臨濠造作軍士七千五百人衣米

太祖諭中書省臣曰憂人者常體其心愛人者每惜其力朕嘗親軍旅備知其疾苦凡有興造未免資軍民之力土木之工亦甚難集朕每進一膳即思天下軍民之饑服一衣即思天下軍民之安今臨濠營造之宜各給米五石衣一襲庶不至饑寒也

○十月癸巳

太祖謂兵部臣曰攘外者所以安內練兵者所以衛民凡中國之民安於畎畝衣食而無外侮之憂者有兵以為之衛也因思邊地八九月中天已雨雪況今十月其寒可知朕為天下主每聞一夫之饑食嘗為之不美一民

一民之寒寢嘗為之不安其塞上士卒宜趣軍裝以給之勿緩也

○洪武八年正月癸酉命中書省令天下郡縣訪窮民無告者月給以衣食無所依者給以屋舍仍諭之曰天下一家民猶一體有不獲其所者當思所以安養之昔吾在民間目擊其苦鰥寡孤獨饑寒困踣之徒常自厭生恨不即死如此者宛轉於溝壑可坐而待也吾亂離遇此心常惻然故躬提師旅誓清四海以同吾一家之安今代天理物已十餘年若天下之民有流離失所者非惟昧朕之初志於天之工亦不能盡也爾等為輔相當體朕懷不可使天下有一夫之不獲也

○洪武九年五月壬戌命工部給物故工匠櫬櫝

太祖諭之曰今所作宮殿但欲朴素堅固不事華飾不築苑囿不建臺榭如此經營費已鉅萬衆危負重工匠甚勞有不幸而死者憂懸朕心爾工部可各給櫬櫝令國子生送致其家賜鈔以葬蠲其家役三年復為文遣官即龍光山祭之曰昔君天下者務在安民然有不得已而勞民者營造之類是也比者營建宮殿工匠有因疾而死者有被傷而死者有冒危險而死者已勅官為櫬櫝送至于家今復壇遣官以牲醴賜祭爾等有知咸諭朕意仍賜見役工匠鈔凡六萬三百六十餘錠

○洪武十年二月辛酉

太祖勑兵部臣曰天下衛所軍士皆四方之人鄉里既遠貧乏者多月給廩米僅足自給其有死亡棺歛之費不能舉者必多使其死無所歸或至暴露甚非憫下之道朕聞文王埋朽骨天下歸仁況吾之壯士嘗宣力効勞豈可使之失所乎自今凡軍士死亡家貧不能舉者為給棺瘞之所司著為令

○五月丙午人有誣山西之民從故元四大王為寇者捕獲至京法司以聞太祖曰刑罰所以威惡施之必當其罪則刑不濫而人心服彼四大王以元之遺孽竄匿山谷聚逋逃以為民患山西之民邊其巢穴者往往被其驅掠迫脅為盜皆不

得已豈眞為盗者古人云得其情則哀矜勿喜此之類也今民相捕獲將延蔓不已是助之立黨而激之為亂也其釋之各給道里費遣還鄉里

○洪武十五年四月庚辰廉州巡檢王德亨上言家本階州界於西戎有水銀坑冶及青綠紫泥願得兵取其地以歸於朝

太祖謂户部臣曰盡力求利商賈之所為開邊啓釁帝王之深戒今珍奇之產中國豈無朕悉閉絕之恐此塗一開小人規利勞民傷財為害甚大況控制邊境貴於安靖苟用兵爭利擾攘不休後雖悔之不可追矣此人但知趨利不知有害豈可聽也

○四月癸巳工部尚書趙俊奏飾東宮殿宇及公主府所用青綠請令民採辦

太祖曰姑隨所有用之勿勞民也俊曰庫藏所貯恐不足用且令其採納以價值給之亦不傷民

太祖曰青綠產於深山窮谷民豈能自採必待販鬻而後得之爾但知給以價值不知有司急於取辦所費況貸殖之人乘時射利高價以售民受驅迫者急於應辦轉相借貸其弊百端為害滋甚豈可以彩飾之故而重擾民乎

○五月丙子廣平府吏王允道言磁州臨水鎮地產鐵元時嘗於此置鐵冶都提舉司總轄沙窩等八冶爐丁萬

五千户歲收鐵百萬餘斤請如舊置爐冶鐵太祖曰朕聞治世天下無遺賢不聞天下無遺利且不在官則在民民得其利則利源通而有益於官官專其利則利源塞而必損於民今各冶鐵數尚多軍需不乏而民生業已定若復設此必重擾之是又欲驅萬五千家於鐵冶之中也杖之流海外

○洪武十六年九月甲辰勅諭户部曰數年以來頗致豐稔聞民間尚有衣食不足者其故何也豈徭役繁重而致然歟抑吏緣為奸而病吾民歟今歲豐而猶如此使有荒歉又將何如四民之中惟農最苦有終歲勤謹而不得食者其令有司務加存撫有非法苛刻者重罪之

○洪武十七年十月壬申廣東都司械送蠻寇餘黨九十餘人至京法司請治其罪

太祖曰蠻夷之人相煽為非一時詿誤若悉治其罪情有可矜然旣戮其首惡者脅從之人不必窮治其宥之又二曰南人不耐寒命悉給冬衣而遣之

○洪武十八年三月壬戌

太祖諭戶部臣曰善為政者賦民而民不困役民而民不勞故民力紓財用足今天下有司能用心於賦役使民不至於勞困則民豈有不足田野豈有不安爭訟豈有不息官府豈有不清如此則民豈有不受其福者乎民旣受福為官長者亦得以享其福矣近來有司不以民

為心動即殃民殃民者禍亦隨之苟能憂民之貧而慮民之困使民得以厚其生此可謂善為政者爾等勉之

○洪武二十年正月丙子府軍前衛老校丁成言河南陝州地有上絞下絞上黃塘下黃塘者舊產銀礦前代皆嘗採取歲收其課今錮閉已久若復採之可資國用太祖謂侍臣曰君子好義小人好利好義者以利民為心好利者以戕民為務凡言利之人皆戕民之賊也朕嘗聞故元時江西豐城之民告官採金其初歲額猶足取辦經久民力消耗一州之民卒受其害蓋土地所產有時而窮民歲課成額徵取無已有司貪為己功而不以言朝廷縱有恤民之心而不能知此可以為戒豈宜勸

之

○四月丁酉工部右侍郎秦逵言寶源局鑄錢請令郡縣收民間廢銅以資鼓鑄

太祖曰鑄錢本以便民今欲取民廢銅以鑄錢朕恐天下廢銅有限斯令一出有司急於奉承小民迫於誅責必至毀器物以輸官其為民害甚矣姑停之

○四月壬寅北平布政使司請以鈔折鹽糧而每斗加五升

太祖謂戶部臣曰以鈔代穀者為其輕可以便民然鈔亦穀也而又加之益損民矣夫權變者當究其實救弊者當探其源不知權變而昧其源不幾於救跛而成痿乎

○五月癸酉

太祖謂兵部臣曰軍士月給米一石僅可充食身亡之後即罷給或父母老無所依或兒女幼無所賴將何以自存困而不恤者匪仁勞而不報者匪義爾兵部悉閱軍衛凡軍士死亡父母年老兒女幼小無所依者竝優給之毋令失所

○九月癸未

太祖諭左軍都督府臣曰前所遣囚徒往充遼東驛卒者今天氣尚寒恐道途凍餒此輩本宥之以全其生若不免死是徒宥耳且令就濟寧暫住待春暖遣行

○洪武二十二年正月丁亥

太祖御奉天門退朝召五軍都督府臣諭之曰軍士有從征亡歿者有疾病而歿者其父母妻子老弱無依雖已優給然遠違鄉里終無所託其有願還鄉依親者悉遣其去人給鈔五錠為道里費

○十一月乙丑

太祖御謹身殿翰林院學士劉三吾侍因論治民之道三吾言南北風俗不同有可以德化有當以威制太祖曰地有南北民無兩心帝王一視同仁豈有彼此之間汝謂南方風氣柔弱故可以德化北方風氣剛勁故當以威制然君子小人何地無之君子懷德小人畏威施之各有攸當烏可槩以一言乎三吾悚服頓首而退

○洪武二十三年正月戊子中軍都督僉事蕭用左都御史詹徽等奏湖廣茶陵衛城庳隘周圍四里宜循城西排柵舊趾開拓之以壯一方形勢

太祖曰凡事有可已而不必為者有不得已而必須為者要皆合於時宜今茶陵城池足以容衆軍民相安亦事之可已者何用開拓倘隳壞必須修理亦俟秋成

○洪武二十四年四月癸亥太原府代州繁峙縣奏逃民三百餘戶累歲招撫不還乞令衛所追捕之

太祖諭戶部臣曰民窘於衣食或迫於苛政則逃使衣食給官司無擾雖驅之使去豈肯輕遠其鄉土今逃移之民不出吾疆域之外但使有田可耕足以自贍是亦國

家之民也即聽其隨地占籍令有司善撫之若有不務耕種專事末作者是為遊民則逮捕之

○七月戊申禁罪人誣引良善

太祖謂刑部尚書楊靖曰善與惡異趨廉者必不同貪者必不濟私然惡或誣善事雖可白不免受辱必嚴禁之使有所勸懲繼今犯法者不許誣引良善違者所誣雖輕亦坐以重罪爾刑部其務諭之

○洪武二十五年五月庚戌

太祖御右順門有近臣奏廐馬暴斃請罪主典者

太祖曰凡有血氣者必有死也今廐馬自斃何可罪人得無輕人而重馬乎其勿問

○洪武二十七年三月甲子陝西有士人上仁政書

太祖覽之謂侍臣曰既言仁政則必當愛民何故所言皆勞民傷財之事自相悖戾彼山林儒生不深究事體然亦言有嘉也不必指摘瑕玼以杜言路

○十月己丑罷建岷王宮殿

太祖諭工部臣曰邊境土木之工必度時量力順民情而後為之時可為而財不足不為也財有餘而民不欲不為也必有其時有其財而民樂於趨事然後為之則事易集今雲南之曠民稀軍餉轉輸民力甚勞若復加以興造之役非惟時力未可於民情亦有所不欲岷府姑為棕亭以居俟十五年後民富力紓作之未晚

大明太祖高皇帝寶訓卷之四終

大明太祖高皇帝寶訓卷之五

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臣呂　本謹校
南京禮部祠祭清吏司郎中臣陳治本
南京兵部職方清吏司主事臣朱　錦謹閱
南京工部虞衡清吏司郎中臣呂澂書

求賢

○甲辰十二月丁巳

太祖謂廷臣曰元本胡人起自沙漠一旦據有中國混一海內建國之初輔弼之臣率皆賢達所進用者又皆君子是以政治翕然可觀及其後也小人擅權奸邪競進舉用親舊結為朋黨中外百司貪婪無耻由是法度日

弛紀綱不振至於土崩瓦解卒不可救今創業之初若不嚴立法度以革奸弊將恐百司因循故習不能振舉故必選用賢能以隆治化爾等有所薦引當慎所擇

○吳元年十一月戊戌

太祖謂侍臣曰吾昨觀輿地圖所得州縣天下三分已有其二若得材識賢俊之士布列中外佐吾致治吾以一心統其紀綱羣臣以衆力贊襄庶政使弊革法彰民安物阜混一之業可以坐致古語云國無仁賢則國空虛爾等其各舉賢才以資任用

○洪武元年十一月己亥遣文原吉詹同魏觀吳輔趙壽等分行天下訪求賢才

太祖諭之曰天生人材必為世用然人之材器有不同明鋭者質或剽輕敦厚者性或迂緩辯給者行或不逮沉默者德或有餘卿等宜加精鑒同對曰陛下昭德四海正賢俊丕應之日臣等敢不盡心太祖曰人材不絕於世朕非患天下無賢患知人之難耳苟所舉非所用為害甚大卿等慎之於是各賜白金遣行

○洪武二年九月壬辰

太祖謂廷臣曰知人固難今朕屢勑百司訪求賢才然至者往往名實不副豈非舉者之濫乎廷臣對曰請自今令百司薦舉必具其人已行之善庶無冒濫之失

太祖曰觀人之法節其小可以知其大察其微可以見其著視其所不為可以知其所為但嚴舉措之法則冒濫自革矣

（）洪武六年四月辛丑命吏部訪求賢才於天下

太祖曰世有賢才國之寶也古之聖王恒汲汲於求賢若高宗之於傅說文王之於呂尚二君者豈其智之不足也而遑遑於版築鼓刀之徒蓋賢才不備不足以為治鴻鵠之能遠舉者為其有羽翼也蛟龍之能騰躍者為其有鱗鬣也人君之能致治者為其有賢人而為之輔也今山林之士豈無德行文藝之可稱者宜令有司採舉備禮遣送至京朕將任用之以圖至治

○洪武八年七月庚申

太祖御右順門謂侍臣曰衆大器者不可以獨運居大業者不能以獨成是故擇賢任能列布庶位安危協心盛衰同德昔殷周之興也用伊尹周公諸賢故卜世永久歷祚靈長秦隋之季棄羣策於漢高委英雄於唐主獨任其智未幾而亡蓋根踈者易拔源淺者易涸人君欲弘其德惟當廣覽兼聽博達羣情則治益盛隆道益光大矣

○二月丙辰

太祖御奉天門與侍臣語及用人之道

太祖曰金石之有聲擊之而後鳴舟航之能運操之而後

動動賢者之有才用之而後見然人之才智或有長於彼而短於此者若困其短而併棄其長則天下之才難矣今令天下求才其長於一藝者皆在選列俟至而觀之其廉讓也可以知其仁其善謀也可以知其智其果斷也可以知其勇若唯見其人之小節未覩其大端而輒置之乃有天下無賢之歎雖有稷契之才亦難見矣

○洪武十二年十二月是月徵天下博學老成之士皆應詔至京師先是

太祖謂禮部臣曰為天下者譬如作大厦非一木所成必聚材而後成天下非一人獨理必選賢而後治故為國得賢不如薦賢朕自臨御以來十有二年思得賢士以

熙庶績然山林幽遠博學老成之士匿德藏光甘於窮處非招徠之不肯輕出宜下有司悉心推訪禮送于朝朕將顯用之

○洪武十三年四月己丑命羣臣各舉所知太祖諭之曰天下賢才未嘗乏也謂臯夔稷契不復生方叔召虎不再出是薄天下之士也但世有升降故才有等差為人上者能　量才授職則無施不可蓋士之進退係乎國之治否吾以一人之智豈足以盡理天下必賴天下之賢然後足以有為爾等宜體此意各舉所知以聞

○十月戊辰

太祖諭吏部臣曰天下之務非賢不治求賢之道非禮不行故湯致伊尹由於三聘漢徵申公安車束帛近朝臣為朕舉賢朕皆徵用之所舉者多名實不稱徒應故事而已夫披沙將以求金掘井在於獲泉薦士期於得賢今所舉皆非豈昧於識人耶抑賢才之果難得也爾吏部其以朕意再諭天下有司盡心詢訪必求真材以禮敦遣

○洪武十五年正月庚戌命天下朝覲官各舉所知一人

太祖諭之曰古之薦舉者以實不以名後世薦舉者徇名而遺實故往往治不如古朕效倣古制舉用賢才各因其器能而任使之庶幾求其實効今爾等來朝其各樂

所知凡有一善可稱一才可録者皆具貫以聞朕將商其才以擢用之無有所隱

○八月己卯有廣東儒士上治平策者太祖覽之顧謂侍臣曰此人不識道理豈有涉數千年論治平而不及用賢天下之大欲朕一人自理之乎雖有至聖之君猶以用人為重曷嘗謂人無足用也蓋獨智自用所見者狹資賢而任則所及者廣學士宋訥對曰誠如聖諭但賢才之在天下在上豈能周知必賴羣臣薦舉然得賢與否係乎舉之者何如耳太祖曰小人舉未必為君子君子所舉未必為小人故觀其舉者即可知其人之賢否矣

○九月戊申吏部以徵至天下儒士選其經明行修者列其等第上聞太祖曰賢才固不乏也今賢人君子出為時用大小器使當隨其能毋使有其才而不盡用也

○洪武十七年十二月己亥太祖諭侍臣曰孔子云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朕屢勑有司薦舉賢才而所薦者多非其人豈山林巖穴眞無賢者乎特在位者弗體朕意濫舉以塞責耳昔常何薦馬周唐太宗喜其有知人之明今薦舉者若能致一馬周朕豈愛爵賞惜無以副朕望者是以延佇之心朝夕不忘

○洪武十九年七月癸未詔舉經明行脩練達時務之士

年七十以下者郡縣禮送京師
太祖諭禮部郎中鄭居貞曰古之老者雖不任以政至於咨詢謀謨則老者閱歷多而見聞廣達於人情周於物理有可資者居貞對曰人至六十精力衰耗則不能勝事請六十以上者不遣
太祖曰政為比来有司不體朕意士有耆年便置不問豈知老成古人所重文王用呂尚而興穆公不聽蹇叔而敗伏生雖老猶足傳經豈可槩以耄而棄之也若年六十以上七十以下者當置翰林以備顧問四十以上六十以下者則於六部及布政司按察司用之

○洪武二十五年十二月丙辰安慶府知事周昌言臣見

士人或因小過罷斥然其才有堪用而於例不得舉宜垂寬宥令有司得薦起之吏部奏言有罪復用無以示懲昌言不可聽

太祖曰良工琢玉不棄小玼朝廷用人必赦小過故改過遷善聖人與之錄長棄短人君務焉苟因一事之失而棄一人則天下無全人矣昌之言誠是其令有司凡士人因小過罷黜及遷謫遠方者知其才德果優並聽舉用

恤刑

○戊戌三月己酉命提刑按察司僉事分巡郡縣錄囚凡笞罪者釋之杖者減半重囚杖七十其有贓者免徵有

司有所稽遲重者從輕典輕者原之武將征討有過者皆宥之左右或言去年釋罪囚今年又從末減用法大寬則人不懼法法縱弛無以為治

太祖曰用法如用藥藥本以濟人不以弊人服之或誤必致戕生法本以衛人不以殺人用之太過則必致傷物百姓自兵亂以來初離創殘今歸于我正當撫綏之況其間有一時誤犯者寧可盡法乎大抵治獄以寬厚為本少失寬厚則流入苛刻矣所謂治新國用輕典刑得其當則民無寃抑若執而不通非合時宜也

○吳元年六月甲戌

太祖謂憲臣曰任官不當則庶事不理用刑不當則無辜

受害譬之薅草萊者施鎛不謹必傷良苗繩奸慝者論法不當必傷善類故刑不可不慎也夫置人於箠楚之下屈抑頓挫何事不伏何求不得古人用刑葢不得已懸法象魏使人知而不敢犯夫水火能焚溺人狎之則必傷遠之則無害水火能生人亦能斃人刑本以生人非求殺人也苟不求其情而輕用之受枉者多矣故欽恤二字用刑之本也

○九月戊寅

太祖謂中書省臣李善長傅瓛楊憲等曰法有連坐之條謂侵損傷人者吾以為鞫獄當平恕非大逆不道則罪止及其身先王之政罪不及孥罰弗及嗣忠厚之至也

自今民有犯法者毋連坐參政楊憲對曰先王用刑世輕世重自元政姑息民輕犯法非重治之則犯者益衆太祖曰民之為惡譬猶衣之積垢加以澣濯則可以復潔汙染之民以善導之則可以復新夫威以刑戮而使民不敢犯其為術也淺矣且求生於重典是猶索魚於釜欲其得活難矣

○十月甲寅命中書省定律令初太祖以唐宋皆有成律斷獄惟元不倣古制取一時所行之事為條格胥吏易為奸弊自平武昌以來即議定律至是臺諫已立各道按察司將巡歷郡縣欲頒成法俾內外遵守乃命丞相李善長等詳定諭之曰立法貴在

簡當使言直理明人人易曉若條緒繁多或一事而兩端可輕可重使奸貪之吏得以夤緣為奸則所以禁殘暴者反以賊良善非良法也務去適中以去煩弊夫網密則水無大魚法密則國無全民卿等宜盡心參究凡刑名條目逐日來上吾與卿等面議斟酌之庶可以為久遠之法

○十月乙卯

太祖謂臺憲官劉基章溢周禎等曰紀綱法度為治之本所以振紀綱明法度者則在臺憲凡揭紀綱法度以示百司猶射者之有正鵠也百司庶職操弓矢以學射者以臺憲乎取法故審己不可以不慎苟不知其本察於

小物而昧於大體終非至正之道爾等執法上應天象少有偏曲則紀綱法度廢壞而民不得其安況或深文以為能苛察以為智若甯成郅都周興來俊臣之徒巧詆深文恣為酷虐終亦不免若于公陰德子孫乃致貴顯天道昭然深可畏也

○十一月己亥中書參政傅瓛言應天府有滯獄當斷決者

太祖曰淹滯幾時矣曰逾半歲

太祖惕然曰京師而有滯獄郡縣受枉者多矣有司得人以時決遣安得有此瓛頓首曰臣等不能統率庶寮是臣罪也

太祖曰吾非不愛其民而民尚爾幽抑近且如此遠者何由能知自今獄囚審鞫明白須依時決遣毋使淹滯

○洪武元年正月辛丑

太祖謂宰臣曰朕每燕居思天下之事未嘗一日自安蓋治天下猶治絲一絲不理則衆緒棼亂故凡遇事必精思而後行惟恐不當致生奸弊以殃吾民以此不敢頃刻安逸至於刑法尤所關心然此非一人所能獨理卿等皆須究心庶幾民無冤抑刑獄清省漢宣帝言獄者所以禁暴止奸養育羣生甚得用法之意卿等宜體之無忽也

○洪武二年八月戊子監察御史睢稼言周官有懸法象

魏之文禮經載鄉飲讀法之說皆導民知禮法而遠刑辟也今新律頒布天下鄉井細民猶有不通其說者宜倣古人吉讀法之典命府州縣長吏凡遇月朔會鄉之老少令儒生讀律解析其義使之通曉則人皆知畏法而犯者寡矣

太祖曰威人以法者不若感人以心敦信義而勵廉耻此化民之本也故羞惡之心生則非僻之私格外防之法密則苟免之行興卿言讀律固可禁民為非若謂欲使民無犯要當深求其本也

○十二月己酉復以廣東行省叅政周禎為刑部尚書

太祖諭之曰刑以輔治唐虞所不免觀舜命臯陶之辭始

雖曰明刑終期於無刑皋陶告舜亦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當時君臣莫不以恤刑為重而民亦自不犯所以能致雍熙之治朕嘗觀此深有所契爾其體之

○洪武四年二月戊午以刑部郎中劉惟謙為尚書

太祖諭之曰膏粱所以充饑藥石所以療病使無病之人舍膏粱而餌藥石適足以害身仁義者養民之膏粱也刑罰者懲惡之藥石也故為政者若舍仁義而專務刑罰是以藥石毒民非善治之道也今擢爾為刑官之長爾於用法之際常體古人欽恤之意則張釋之于定國皆可為矣爾其勉之

○洪武六年正月辛酉江西行省商民坐沮壞鹽法刑官

擬以亂法罪當死太祖曰愚民無知而犯法猶赤子無知而入井見者莫不怵惕豈宜遽以死罪論之法司執奏不已太祖曰有罪而殺國之常典然有可以殺可以無殺彼愚民沮壞鹽法原其情不過為貪利耳初無他心乃悉免死輸作臨濠

○洪武八年二月甲午勑刑官自今凡雜犯死罪者免死輸作終身徒流罪限年輸作官吏受贓及雜犯私罪當罷職役者謫鳳陽屯種民犯流罪者鳳陽輸作一年然後屯糧太祖復諭刑官曰天道好生人情惡死朕御天下夙夜靡

寧常懼刑罰失中以乖天道所以特降寬宥之典凡雜犯死罪皆令輸作屯種以全其生且冀其悔罪改過復為善人爾等宜體朕此意務求公平使刑罰得中下無冤抑則不負朕委任矣

○洪武九年十月辛酉

太祖覽大明律謂中書左丞相胡惟庸御史大夫汪廣洋等曰古者風俗厚而禁網疎後世人心漓而刑法密是以聖王貴寬而不貴急務簡而不務煩國家立法貴得中道然後可以服人心而傳後世昔蕭何作漢律九章甚為簡便後張湯猶得以私意亂之況未盡善其能久無弊乎今觀律條猶有議擬未當者卿等可詳議更定

務合中正仍具存革者以聞於是惟庸廣洋等復詳加考訂釐正者凡十有三條

○洪武十四年五月丙申刑部奏決重刑太祖諭之曰朕嘗命汝等凡有重獄必三覆奏以人命至重恐不得其情則刑罰濫及而死者不可復生也故必欲詳審今汝等槩以重刑來奏其間固有瀆倫亂法罪不可原者亦有一時過誤情有可矜者必當分別若一槩言之則輕重不分矣自今凡十惡非常赦所原者則云重刑其餘雜犯死罪許聽收贖者毋槩言也

○九月辛丑勅刑部尚書胡禎等曰帝王撫臨百姓皆欲其從化至于刑罰不得已而用之故唐虞之法罪疑惟

輕四凶之罪止于流竄今天下已安法令已定有司旣不能宣明教化使民無犯及有小過或加以苛刻朕甚閔焉夫上有好生之德則下有為善之心改過者多則輕生者少自今惟十惡眞犯者決之如律其餘雜犯死罪皆減死論

○洪武十五年五月乙卯監察御史雷勵坐失入人徒罪

太祖責之曰朝廷所以使頑惡懾伏良善得所者在法耳少有偏重民無所守爾為御史而執法不平何以激濁揚清伸理寃枉且徒罪尚可改正若死罪論決可以再生乎命法司勵罪以戒深刻者

○十月丙申命刑部都察院斷事等官審錄囚徒

太祖曰錄囚務在情得其眞刑當其罪大抵人之隱曲難明獄之疑似難辨故往往有經審錄尋復反異蓋由審刑者之失以至此耳故善理獄者在推至公之心擴至明之見則巧偽無所隱疑似無所惑自然訟平理直枉者得伸繫者得釋苟存心不公聽斷不明是猶舍衡以求平捐鑑以索照獄何由得理事何由能直今命爾等審錄囚徒務以公破私明辨惑毋使巧為繁滋而疑讞不決生者拘幽於囹圄死者受冤於地下非惟負朕慎刑之心實違上天好生之意凡錄囚之意際必須先稽閱前牘詳審再三其有所訴即與辨理具實以聞

○洪武十六年正月庚戌民有子犯法當死其父以財求

免事覺監察御史奏欲并置於法太祖曰生死人之大故父子人之至親彼愛根於心但知求其子之生不顧理之所不可爾論法欲并罪其父然於情可恕其赦之

○正月壬子

太祖諭刑部尚書開濟都御史詹徽等曰凡論囚須原其情不可深致人罪蓋人命至重常存平恕之心猶恐失之况深文乎昨民有子犯法當死者其父行賄求免御史執之并欲論罪朕以父子至親其死而救人之情也故但論其子而赦其父自今凡有論決必再三詳讞覆奏而行毋重傷人命

○四月庚寅刑部尚書開濟議法巧密
太祖覽而惡之曰刑罰之設本以禁民為非使之遠罪耳非以陷民也汝張此密法以罔加無知之民無乃用心太刻夫竭澤而魚害及鯤鮞焚林而田禍及麛㲉巧密之法百姓其能免乎此非朕所以望于汝也濟大慚

○六月甲戌刑部尚書開濟等官議定五六日旬時三審五覆之法
太祖曰天下之事不可徇名而失實當因名而責實近聞審覆之法但應旬時之名無曰今是昨非但謂大同小異審覆者未必盡其心告訴者未必盡其情朕深知其弊爾宜戒之

〇七月辛亥遣監察御史往浙江等處錄囚陛辭太祖諭之曰古人有言議獄緩刑又曰無敢折獄人命至重必在詳審不敢輕也夫刑當其罪猶在可務若濫及非辜豈可復悔草木微物有仁心者方長不折況於人而可忽乎爾往慎之

〇洪武十七年閏十月癸丑命天下諸司刑獄皆屬刑部都察院詳議平允又送大理審覆然後決之其直隸諸府州刑獄自今亦準此令庶幾民無冤抑因謂刑官曰刑者人君用之以防民君之於民如天之於物天之道春生秋斂而論天之德則曰生君之道仁育義制論君之德則曰仁夫王良善御豈在於策周公善治豈在於

刑所謂刑者輔治之具是以用之不可不詳故每命三審五覆無非求其生而已

（）洪武十九年十二月戊申都察院左都御史詹徽上言陛下之於刑獄每存欽恤之意蓋欲期於無刑而頑民狃玩犯者不止臣愚以為莫若嚴刑以制之使知所畏而重犯法

太祖覽之曰刑不可使縱弛亦不可使過嚴縱弛則為惡者無所畏過嚴則為善者或濫及用刑之道但貴得中則刑清失中則刑亂刑亂而政衰矣如爾所言恐流於濫其可哉

（）洪武二十年四月己酉都察院左都御史詹徽奏有軍

人犯罪當杖其人嘗兩得罪幸宥免矣今復不悛信非良善宜併論前罪誅之以懲餘者

太祖曰前罪既宥今復論之則不信矣用刑而不信使人何所措手足且其罪至死而縱之則為縱惡不至死而誅之則為濫刑今罪未至于死而輒欲殺之在爾有故入之罪在朕無恤刑之仁皆不可也仍杖而遣之

（）洪武二十三年十二月癸亥

太祖諭刑部尚書楊靖等曰自今惟犯十惡并殺人者論死餘死皆令輸粟北邊以自贖力不給者或二人或三人併力輸運仍令還家備貲以行翰林學士劉三吾等曰聖心仁恕垂念及此罪人受更生之恩矣

太祖曰愚民犯法如啗飲食嗜之而不知止設法以防其犯而犯者益多推恕以行吾仁而仁或可濟三吾曰三代而上刑罰常簡本仁恕也三代而下刑罰常濫以嚴刻也

太祖曰善為國者惟以生道樹德不以刑殺立威

㊀洪武二十四年六月壬午陞大理寺丞周志清為卿

太祖諭之曰大理之職卽古之廷尉歷代任斯職者獨漢清稱張釋之于定國唐稱戴冑蓋有由其處心公正議法平恕獄以無冤故流芳後世今命爾為大理卿當推情定法毋為深文務求明允使刑必當罪庶幾可方古人不負朕命也

○洪武二十六年十月乙亥大理寺奏四川民以輸粮違期及移易者坐法當誅

太祖曰四川水陸險峻輸輓良難故有失期彼移易者或兩取便利求無逋欠可矣豈得遽論以死甚非愛民之心其悉宥之仍給道理費遣還病不能至者遣内官就道給賜稅粮未足者令就本處輸之

賞罰

○甲辰三月辛未

太祖御西樓有軍士十餘人自陳戰功以求陞賞

太祖諭之曰爾從我有年爾才力勇怯我縱不知將爾者亦知之爾有功予豈遺爾爾無功豈可妄陳有功不賞

是謂吝無功求賞是謂貪吝則失衆貪則黷分夫有超人之才能者必有超人之爵賞爾曹不見徐相國耶今貴爲元勳其同時相從者猶在行伍予亦豈忘之予以其才智止此弗能過人故也今爾曹自陳戰功以求陞賞國家名爵烏可幸得耶爾曹苟能繩勉立功異日爵賞我豈爾惜但患不力耳於是皆慙服而退自是無有復言者

○乙巳三月辛巳常遇春平贛州軍還

太祖御戟門頒賞勞之曰將軍勤勞于外南平諸郡兵不失律民無所擾自嶺以南望風降附是能奉揚威武克定邦家報功之典予奚敢後今錫以布帛文綺用彰厥

功以答三軍之用命夫賞以酬功爵以旌德俟海宇寧謐恩數有加將軍其獎率三軍更圖後舉茂建偉烈益著耿光以副予所托將軍其勗之哉遇春曰臣奉

主上成筭所至輒克非臣所能

太祖善其對

○吳元年九月辛丑平吳師還論功行賞

太祖諭諸將曰自兵興以来天下豪傑紛起予將兵渡江賴

上天之靈將士之力拓地開疆削平敵國如陳友諒兵衆地大已先摧滅張士誠兵強積富今亦就擒非爾將士用命何以致此今論功行賞以報勞勤如王國寶等殁於王事而不得與吾甚惜之自古帝王多以征戰而得

天下皆有名世之將以佐輔之爾等今日之功亦何忝於古之名將乎但從軍在外與經營布置在內者任雖不同其勞則一馮宗異留守京城軍府之事獨任其勞亦宜受賞然江南既平當北定中原以一天下毋狃於暫安而忘永逸毋足於近功而昧遠圖大業垂成更須努力達等頓首曰臣等叨承

主上成筭幸獲成功敢不益盡心力以圖尺寸明日達等入謝

太祖語之曰公等還第置酒為樂否對曰荷

主上恩德皆置酒相慶

太祖曰吾寧不欲置酒與諸將為一日之歡但中原未平

非宴樂之時公等不見張氏所為乎終日相與酣歌逸樂今竟何如宜深戒之

○洪武二年七月癸丑監察御史謝恕巡按松江以欺隱官租逮繫一百九十餘人至京師多有稱寃者治書侍御史文原吉等以其事聞

太祖命召數人親問之曰悉得其情乃責恕曰御史耳目之官當與民辨是非明曲直不使寃抑方為稱職今爾為御史不能為民伸寃理枉反陷民於無辜朝廷耳目將何賴耶於是盡釋其人以恕下吏原吉等能不敢蔽聰明賞綵幣有差

○洪武五年正月己酉

丞相召魏國公徐達曹國公李文忠宋國公馮勝各賜交趾弓五十彤弓百因謂之曰古者諸侯有四夷之功則賜之弓矢卿等宣力四方克著勲勞故有此賜達等謝曰臣等賴

陛下威靈獲效微勞豈足齒錄而寵恩屢降何以當之

太祖曰古人有言善有章雖賤賞也惡有釁雖貴罰也況卿等開國之臣其章大矣故賜以此不為過也

○洪武七年正月乙亥蘭州捌里麻民郭買的叛誘番兵入寇詔立賞格購捕之蘭州衛遣其兄着沙與其弟火石歹往招之郭的買不從着沙火石歹夜斬其首以歸本衛以其事聞請賞之

太祖曰買的罪固當死然為兄弟者告之不從執之而已乎自刃之有乖天倫若賞之非所以令天下也但以其所獲牛馬給之耳

○洪武十年五月戊寅朔

太祖謂侍臣曰賞罰者國之大權人君操賞罰之權以御天下一本於至公故有公者雖所憎必賞有罪者雖所愛必罰賞以當功上不為德罰以當罪下不敢怨不以小嫌而妨大政不以私意而害至公庶有以服天下之心

○洪武十三年正月乙巳

太祖謂侍臣曰人言天子居至尊之位操可致之權賞罰予奪得以自專朕則不然凡出一言行一事兢兢業業

惟恐上違天命下拂人情況賞罰予奪國之大柄一有愛憎忿戾於其間則非大公至正之道是以此心斯須不敢忽也侍臣對曰

陛下持心若此太平長久之道也

○洪武十四年正月丙申

太祖諭禮部臣曰人君操賞罰之柄以御天下必在至公無善而賞是謂私愛無過而罰是謂私罰惡此不足以為勸懲朕觀漢高帝斬丁公封雍齒唐太宗黜權萬紀李仁發而賞魏徵之直皆至當可以服人所謂賞一君子而人皆喜罰一小人而人皆懼朕於賞罰未嘗敢輕若一時處分或有未當卿等宜明白執論寧使賞厚于

罰但不可濫及使小人僥倖耳

○洪武二十三年十一月己丑朔人有上書言申明善惡以勸懲天下

太祖覽之以示廷臣曰好善惡惡人之常情彼上書者言此亦知為政之道夫旌善則善人勸懲惡則惡人息朕往令天下立申明旌善亭正為此也數年以來有司奉行不謹致令廢弛甚失勸懲之意今言者深合朕心宜再申明使天下遵守

寬賦

○吳元年正月戊戌

太祖謂中書省臣曰予嘗親歷田野見人民凋弊土地荒

無失業者多蓋因久困兵革生息未遂譬之觸熱者思得清凉冒寒者思就温燠為之上者固當念之且如太平應天宣城諸郡乃吾渡江開創之地供億先勞之民其有租賦宜與量免少甦民力省臣傅瓛對曰卹民王者善政

主上念之及此真發政施仁之本也民之受賜如大旱之時霖雨其喜當何如

太祖因嘆曰吾昔在軍中嘗乏糧空腹出戰歸得一食雖甚粗糲食之甚甘今尊居民上飲食豐美心未嘗忘之況吾民居于田野所業有限而又供需百出豈不重困於是免太平府租賦二年應天宣城等處租賦一年

○洪武元年正月甲申詔遣周鑄等一百六十四人往浙西覈實田畝謂中書省臣曰兵革之餘郡縣版籍多亡田賦之制不能無增損征歛失中則百姓咨怨今欲經理以清其源無使過制以病吾民夫善政在于養民養民在於寛賦今遣周鑄等往諸府縣覈實田畝定其賦税此外無令有所妄擾復諭鑄等曰爾經理第以實聞毋踵襲前弊妄有增損曲徇私情以病吾民否則國有常憲各賜衣帽與之

○洪武十一年二月辛未

太祖謂中書省臣曰人君視天下猶一家一家之内一人不安則事為之廢天下之廣尺土不寧則君為之憂近

着雷州府海康遂溪二縣田地為潮水所漬斥鹵不收租稅從何而出其令有司覈實免之

○洪武十三年三月壬辰朔命户部減蘇松嘉湖四府重租粮額

太祖謂之曰天地生物所以養民上之取民不可盡其利也夫民猶樹也樹利土以生民利食以養養民而盡其利猶種樹而去其土也比年蘇松各郡之民衣食不給皆為重租所困民困於重租而官不知卹是重賦而輕人亦猶虞人反裘而負薪徒惜其毛不知皮盡而毛無所傅豈所以養民哉其賦之重者宜悉減之

○六月戊寅

太祖諭戶部臣曰曩者奸臣聚斂深為民害稅及天下纖悉之物朕甚恥焉自今如軍民嫁娶喪祭之物舟車絲布之類皆勿稅爾戶部其榜示天下使其周知

恩澤

○己丑三月丁巳方國珍遣郎中張本仁以溫台慶元三郡來獻且以其子關為質

太祖曰古者慮人不從則為盟誓盟誓變而為交質子此衰世之事豈可蹈之凡人之盟誓交質者皆由未能相信故也今既誠心來歸便當推誠相與當如青天白日何自懷疑而以質子為哉乃厚賜關而遣之關後改名明完

○丙午四月戊辰

太祖幸濠州父老經濟等来見

太祖與之宴謂濟等曰吾與諸父老不相見久矣今還故鄉念父老鄉人遭罹兵難以来未遂生息吾甚閔焉濟等對曰久困兵爭莫獲寧居今賴

主上威德各得安息勞

主上憂念

太祖曰濠吾故鄉父母墳墓所在豈得忘之諸父老宴飲極歡

太祖又謂之曰諸父老皆吾故人豈不欲朝夕相見然吾不得久留此父老歸宜教導子弟為善立身孝弟勤儉

養生鄉有善人由家有賢父兄也濟等頓首謝

太祖又曰鄉人耕作交易且令無遠出濱淮郡邑尚有寇兵恐為所抄掠父老等亦宜厚自愛以樂高年於是濟等皆歡醉而去

○洪武元年正月戊寅方國珍至京師

太祖諭之曰汝獻欵已久何為反側復勞征伐國珍頓首曰臣遭時多艱逃死海上終期歸附聖明以全首領不意又勞王師然此非出臣心實為群小所誤是以至此惟

陛下哀其愚昧赦其死罪

太祖曰草昧之時英雄角逐人孰不欲有為亦誰能識帝王之有眞者其為去就不能無所齟齬爾之所為亦何

足責朕推赤心待人汝其自安勿用懷疑國珎頓首謝遂賜第居京師

○十一月丙寅太祖謂中書省臣曰吾念將士征戰而死者其父母妻子尤可念也死者既不可見所可見者惟生存者耳其即為優恤之凡遇時節預給薪米錢物使其死者受祭生者有養則吾君臣於歲時宴樂心亦少安省臣對曰陛下推廣仁愛徧及於下而存歿感蒙恩惠太祖曰始者將士皆從皆望成功以取富貴今天下已定生者既膺爵賞而死者不可復作吾未嘗忘之故優恤其家以見不忘同濟艱難之意

○洪武四年正月癸卯

太祖謂中書省臣曰今日天寒有甚於冬京師尚爾况北邊荒漠之地氷厚雪深吾守邊將士甚艱苦爾中書其以府庫所儲布帛製綿襖運赴蔚朔寧夏等處以給將士省臣對曰守邊將士衣襖歲有常供無庸再運

太祖曰將士有常供朕固知之特以今天寒異於常時故命加給耳古人一夫不獲引咎在躬况守邊將士尤朕所知深切者其給之無緩

○洪武七年三月己丑燕山都衛獲元故官及來降之人送至京師中令逃竄者

太祖曰勑諭邊將曰元運既終天命歸我中華凡其遺民

皆吾赤子今既来歸又輒逸去蓋彼生長之日深而此撫綏之意淺故去之耳自今凡有來歸者爾等善撫綏之有欲就彼住者擇善地以居之便其畜牧有欲來京者擇善人以送之毋令失所

○洪武十八年七月丙子時州縣父老有詣闕上言縣官善政當罷任而舉留者

太祖賜手勅獎勵復職加賜衣幣侍臣曰縣令撫民職所當然

陛下加以厚恩待之至矣

太祖曰郡縣之治自守令始朕向在民間常見縣官由儒者多迂而廢事由吏者多奸而弄法蠹政厲民靡所不

至遂致君德不宣政事日壞加以凶荒弱者不能聊生強者去而為盜此守令不得其人之故也今縣官能為吾拊循百姓達吾愛養斯民之意得其歡心豈不深可嘉尚且為政以得民心為本以得民心則其去也民豈得不愛而留之不才者民疾之如仇讐惟恐其去之不速豈肯留也卽此可以知其人之賢否矣使守令皆能撫民天下何憂不治賞而勸之非濫恩也

賑貸

○洪武元年七月庚寅

太祖謂中書省臣曰中原兵難之後老稚之孤貧者多有所失宜遣人賑卹之省臣以國用不足為對

太祖曰得天下者得民心也夫老者民之父母幼者民之子弟恤其老則天下之為子弟者悅恤其幼則天下之為父母者悅天下之老幼咸悅矣其心有不歸者寡焉苟視其困窮而不之恤民將憮然曰惡在其為我上也故周窮乏者不患無餘財惟患無是心能推是心何憂不足今日之務此最為先宜速為行之

○洪武三年正月丁巳西安鳳翔二府飢耆民宋昇等來言太祖卽命户部往賑之户部奏彼民飢須運粟以濟之太祖惻然曰民旦暮待哺如涸魚之欲水若待運粟濟之死者多矣況今東作方興民無食而廢耕將見其患益甚卽令户部主事李亨馳驛往賑之户給粟一石計三

萬六千八百八十九石

太祖謂戶部侍郎楊靖曰夫代天理民者君也代君養民者守令也今使者還言青州民飢有司不以聞是豈有愛民之心哉亟遣人馳驛往賑之就逮治其官吏於是所賑人戶凡二十一萬四千六百為鈔五百三十六萬錠有奇

保全功臣

○甲辰四月乙巳

太祖聞諸功臣家僮僕多有橫肆者乃召徐達常遇春等諭之曰爾等從我起身艱難成此功勳匪朝夕所致比聞爾等所畜家僮乃有恃勢驕恣逾越禮法此不可不

治也小人無忌不早懲治之他日或生釁隙寧不為其所累我資將臣共濟大業同心一德保全始終豈宜有此故與爾等言此輩有橫肆者宜速去之如治病當悉去其根若隱忍姑息終為身害

○洪武三年十二月甲子

太祖退朝從容與諸將論興兵以來征伐之事謂中山侯湯和等曰朕賴諸將佐成大業今四方悉定征伐休息卿等皆爵為公侯安享富貴當保此祿位傳子孫與國同休然須安分守法存心謹畏則自無過舉朝廷賞罰一以至公朕不得而私也昔尉遲敬德見唐太宗危迫單騎入王世充陣中與單雄信力戰翼衛太宗以出其

功大矣及太宗宴羣臣敬德與任城王道宗爭長擊其目幾眇太宗怒欲寘之法非羣臣力諫太宗肯惜其功而貸其罪乎又如長孫無忌文德皇后親弟也嘗佩刀入禁門監門者失於覺察后請治以法太宗特命釋之帝室親姻有罪猶不可免況其他乎卿等能謹其所守則終身無過失矣

○洪武四年十一月壬申

太祖御武樓下指揮使郭英等侍側

太祖顧謂英等曰朕嘗思保天下汝能思保身與家乎英曰臣性至愚嘗念及此

太祖曰朕命軍士往臨濠造宮殿汝等又役之為私室豈

保身與家之道哉英等駭愕頓首請罪太祖曰朕未忍加罪汝當内省於心朕與汝等分雖君臣恩同父子一子被責而衆子知懼則家可保矣如楊憲等其罪當死朕雖宥之亦竄之遠地使衆人知懼不至廢法傷恩朕思所以保汝輩之道汝乃不思保其身誠愚也既又曰昔朕皇考嘗言凡人守分植財如置田地稼穡收穫歲有常利用之無窮若悖理得財如貪官汙吏獲利雖博有喪身亾命之憂今汝俸祿有如力田歲享其利無有已時比於貪饕所得用之有盡猶潢汙之水朝盈而夕竭矣汝等有勳於國朕既酧以爵祿能守而勿失則子孫永有

所賴汝其識之英等頓首謝曰
陛下訓飭臣等切至銘刻不敢忘也

○十二月甲申時諸勳臣所賜公田莊佃多倚勢冒法凌暴鄉里而諸功臣不禁戢
太祖乃召諸勳臣諭之曰古人不虧小節故能全大功不遺細行故能成大德是以富貴終身聲名永世今卿等功成名立保守晚節正當留意而所有莊佃常倚汝之勢挾威以凌鄉里卿等何可不嚴戒約之彼小人耳戒之不嚴必漸自縱自縱不已必累爾之德也

禮前代

○洪武二年六月丁卯左副將軍李文忠遣人送故元諸

孫買的里八剌等至京師及以其寶冊來獻省臣楊憲等請以買的里八剌獻俘於廟寶冊令百官具朝服進

太祖曰寶冊貯之庫不必進也古者雖有獻俘之禮武王伐殷曾用之乎憲曰武王事殆不可知唐太宗嘗行之矣

太祖曰太宗是待王世充若遇隋之子孫亦恐不行此禮元雖夷狄入主中國百年之內生齒浩繁家給人足朕之祖父亦預享其太平雖古有獻俘之禮不忍加之只令服本俗衣以朝朝畢賜以中國衣冠就令謝復謂憲曰故國之妃朝於君者元有此禮不必效之亦令衣本俗服於中宮朝見見畢賜之中國服亦令就謝

○己巳買的里八剌朝見

太祖謂省臣曰朕見前代帝王革命之際獲其后妃往往不以禮遇欺孫虐寡非盛德所為朕甚不取今元脫忽思后在此北狄但知食肉飲酪且不耐暑其飲食居第務適其宜若其欲歸當遣還沙漠

○洪武四年正月庚寅

太祖謂侍臣曰推誠心以待人路人可使如骨肉以嫌猜而御物骨肉終變為仇讐朕遇前元親族如高昌岐王等皆授以顯職仍令帶刀侍衛一無所疑朕待之如此彼豈肯相負哉侍臣對曰

陛下此心實古帝王一視同仁之心也

○洪武七年九月丁丑

太祖謂廷臣曰草木無心遇春而長茂遇秋而零落氣之所感猶如榮悴況於人乎崇禮侯買的里八剌南來已五載今既長成豈無父母鄉土之思宜遣之還於是厚禮而歸之選老成宦者咸禮袁不花帖木兒二人送其行復遣其父愛猷識理達臘織金文綺及錦衣各一襲買的里八剌辭

太祖諭之曰爾本元君子孫國亾就俘曩卽欲遣爾歸以爾年幼道理遼遠志恐不能達今既長成朕不忍令爾久客於此故特遣歸見爾父母親戚遂骨肉之愛又謂二宦者曰此是故元之嗣也不幸至此長途跋涉爾善視之

○洪武十一年六月壬子遣使致祭故元幼主於沙漠太祖命禮部臣曰曩者元運既終其末帝能知天命遁歸沙漠今聞其子愛猷識理達臘沒於彼可遣使弔祭禮部臣對曰道里遼遠使者難至況彼久離中華已變異俗非典禮所加太祖曰帝王以天下為一家彼不出覆載之外何遠之有彼雖異俗其愛憎之情未嘗不同敬其主則其臣悅況典禮所加其孰得違德舍禮哉於是自為文祭之

禮臣下

○洪武元年七月丙子勅諭新授北方守令曰牧民之任當愛其民況新附之邦生民凋瘵不有以安養之將復

流離失所望矣爾宜體朕意善撫循之毋加擾害簡役省費以厚其生勸孝勵忠以厚其俗能如朕言不但民受惠於汝汝亦獲循良之名矣乃命中書給賞以厲其廉耻

諭將士

○己亥春正月乙巳

太祖既撫定寧越欲遂取浙東未下諸郡集諸將諭之曰仁義足以得天下而威武不足以服人心夫克城雖以武而安民必以仁吾師比入建康秋毫無犯故一舉遂定今新克婺城民始獲甦政當撫恤使民樂於歸附則彼未下郡縣亦必聞風而歸故取天下以不殺為本吾

每聞諸將下一城得一郡不妄殺人輒喜不自勝蓋師旅之行勢如烈火火烈則人必避之故烏不萃鷹鸇之林獸不入網羅之野民必歸寬厚之政為將者能以不殺為心惟國家之利在已亦蒙其福為之子孫者亦必昌盛爾等從吾言則事不難就大功可成矣

○癸卯九月壬申

太祖平陳友諒還告廟飲至論功行賞賜常遇春廖永忠田餘將士金帛有差因與諸將論鄱陽之戰諸將請曰自古水戰必得天時地利乃為可勝若周瑜之破曹操因風水之便乃能勝之陳友諒兵據鄱陽先處上流而待我是得地利矣況我勞而彼佚今勝之誠未諭也

太祖曰汝不聞古人所謂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陳友諒兵雖衆强人各一心上下猜疑矧用兵連年數敗而無功不能養威俟時今日適勞於東明日又馳鶩於西失衆心也夫兵貴時動動則威威則勝我以時動之師威不震之虜將士一心人百其勇如鷙鳥搏擊巢卵俱覆此所以為吾破也諸將皆歎服

○十二月戊午

太祖閱武于雞籠山還坐西苑召指揮華雲龍等諭之曰今日所閱騎士汝能知其數否對曰不知太祖曰陣勢或圓或方或縱或橫斂合布散倏往忽來使人莫測善用兵者以少為衆以弱為强逸已而勞人代

謀而制勝運乎陰陽行乎鬼神雖有勇者莫能施其力智者莫能用其謀斯為妙矣大抵兩敵相對在審其强弱識其多寡以正應以奇變奇正合宜應變弗失百戰百勝之道也汝等其識之

○甲辰三月己巳句容儒士戎簡見

太祖與語及陳氏之事簡曰

主上向者敗陳氏于九江其衆既潰何不乘勝直抵武昌而乃引還今雖克之費力亦多矣

太祖曰汝儒者豈不聞覆巢之下有完卵乎况事有緩急兵貴權宜當陳氏兵敗我豈不知乘勝以蹴之兵法曰窮寇勿追若乘勝急追彼必死鬬殺傷必多吾故縱之

遣偏師綴其後防其奔逸料彼創殘之餘人各偷生喘息不暇豈復敢戰我以大軍臨之故全城降服一者我師不傷二者生靈獲全三者保全智勇所得不亦多乎簡大悅服他日

太祖與諸將論用兵方畧因謂諸將曰汝等非不善戰然臨事決機智或不足宜親近儒者取古人之書聽其議論以資智識前者戎簡所言吾雖非之然當時將校亦有勸我邀之下流而以全師覆之武昌賊衆可以全獲軍中皆以為奇謀不知簡亦能言之然皆非吾意也汝等當思之勿以吾不用簡言而遂輕儒者

○甲辰五月丙寅

太祖諭諸將曰汝等所統軍士雖有衆寡不同要必皆識之知其才能勇怯何如緩急用之如手足相衛羽翼相蔽必無喪失若但知其名數不識其能否猝臨戰陣何以應敵且人家有僮僕亦須知其能否矧為將率而不知士卒可乎夫能知人則勇者効力智者効謀鮮有不盡心者苟一槩視之則勇者退後而智者韜策矣汝等其識之

○乙巳春正月乙酉

太祖將經理淮甸親閱試將士命鎮撫居明率軍士分隊習戰勝者賞銀十兩其傷而不退者亦勇敢士賞銀有差且徧給酒饌勞之仍賜傷者醫藥因諭之曰刃不素

持必致血指舟不素操必致傾溺弓馬不素習而欲攻戰未有不敗者吾故擇其汝等練之今汝等勇健若此臨敵何憂不克爵賞富貴惟有功者得之顧謂起居注詹同等曰兵不貴多而貴精多而不精徒累行陣近聞軍中募兵多冗濫者吾特為戒之冀得精銳庶幾有用也

（）辛丑命千户夏以松守臨江張信守吉安單安仁守瑞州悉屬江西行省節制將行

太祖召以松等諭之曰汝皆吾親故有功之人故命以專城之寄夫守一郡必思所以安一郡之民民安則汝亦安矣昔者喪亂未免有事於征戰今既平定在於安輯

之而已凡守城者譬之守器當謹防損傷若防之不固致使缺壞則器為廢器守者亦不得無責矣吾不以富貴而忘親故汝等勿以親故而害公法庶幾上下之間恩義兼盡生民享安全之福汝等亦有無窮之美矣

○九月丙辰

太祖諭諸將校曰近平章常遇春克襄陽軍還之日極稱先鋒張煥勇智兼人小心畏法予聞甚喜若其始終如一不易所守異日用將一軍未嘗不可大抵人有才能者不失於粗鄙則失於驕蹇若煥既有如是之能而小心畏法此其所以可喜也汝等常壯盛之年正當發奮以取功名豈可碌碌隨衆進退我之用人一善皆錄不

掩其能毋謂雜處於衆人之中而我不汝知譬如良金在沙而淘者識之美玉在璞而琢者取之若果能建立奇勳即有超人爵賞苟畏怯無能而希慕賞功猶不稼穡而欲望有秋其可得乎

○丙午四月癸亥淮安降將梅思祖等至建康

太祖諭之曰汝等多故趙均用部曲往往皆授重名繼歸張氏復食其祿今來歸我寧無舊主之思乎諸將對曰草昧之際誠欲擇豪傑以自附今幸去彼而從

主上猶出昏暗覩天日豈敢有反覆耶

太祖曰汝豈真知我之可附哉諸將曰臣觀

主上豁達大度英明果斷推赤心以任人輟衣食以賞士

令行禁止真命世之主臣等誠得所歸

太祖曰爾等既無二心當戮力建功以保富貴諸將皆頓首謝

○七月丁未

太祖以淮安諸郡既平遂議討張士誠召中書省及大都督府臣謂曰張士誠據姑蘇數侵擾吾近皆為吾境內之寇不可不討諸公其熟計之右相國李善長對曰張氏宜討久矣然以臣愚觀之其勢雖屢蹙而兵力未衰土沃民富又多儲積恐難卒拔宜候隙而動

太祖曰彼昏淫益甚挑釁不已今不除之終為後患且彼疆域日蹙長淮東北之地皆為吾有吾以勝師臨之何

覺不拔況彼敗形已露何待觀隙徐達進曰張氏驕橫暴殄奢侈此天亡之時也其所任驍將如李伯昇呂珍之徒皆齷齪不足數徒擁兵衆為富貴之娛耳其居中用事者黃蔡葉三叅軍輩迂闊書生不知大計臣奉
主上威德率精銳之師聲罪致討三吳可計日而定
太祖喜顧達曰諸人局於所見獨爾合吾意事必濟矣

八月辛亥命中書左相國徐達為大將軍平章常遇春為副將軍帥師二十萬伐張士誠

太祖御戟門集將佐諭之曰古人立大功於天地間者必因其時以立其志如伊尹佐湯以伐桀呂望佐武王以剪商皆得其時而志在於天下蒼生也自大亂以來豪

傑並起所在割據稱名號者不可勝數江南亂雄西有陳友諒東有張士誠皆連地千里擁衆數十萬吾介乎二人之間相與抗者十餘年覩二人所為其志豈在於民不過貪富貴聚淵藪劫奪冦攘而已友諒敗滅獨士誠據有浙西北連兩淮恃其強力數侵吾之疆埸頼諸將連歳往討克取兩淮之地今惟浙西姑蘇諸郡未下故命卿等討之卿等宜戒飭士卒毋肆虜畧毋妄殺戮毋發丘隴毋燬廬舍聞張士誠母葬姑蘇城外慎勿侵毀其墓汝等毋忘吾言諸將帥務在輯睦勿縱左右欺凌軍士凡為將之功必資士卒善撫恤之大抵克敵者必以成功為効樹德者必以廣恩為務卿等勉之諸將

皆再拜受命

◯吳元年七月戊寅

太祖諭諸將曰兵以戢亂非為亂也若假兵以逞志仁者所不為曩者元季兵興羣雄角逐恃威憑陵者非止一人其間有以貨財而貪戾者有以聲色而淫暴者有因仇讐而報復者有因忿怒而加誅者提兵奮旅求快意於一時而不知傷人害物有不勝其荼毒朕往往行師之際必申嚴號令以戢貪暴汝等從事征討宜體此意若曹彬曹翰之事可為勸戒矣吾嘗以此諭徐達為將之道雖務威嚴要之以仁愛為本達能聽吾言攻城下邑不肆殺戮可謂善將矣汝等其勉效之

○九月甲戌命叅政朱亮祖帥浙江衢州金華等衛馬步
舟師方國珎
太祖曰方國珎魚鹽負販呰窳偷生觀望從違志懷首鼠
今出師討之勢當必克彼無長策惟有泛海遁耳三州
之民疲困已甚城下之日毋殺一人於是亮祖頓首受
命而行

○戊子
太祖御戟門閱試將士因諭千户趙宗等曰軍士行伍不
可不整進退不可無節雖營廬舍亦必部伍嚴整遇有
調發易於呼名不致失次自今居營者必以總旗為首
小旗次之軍人又次之列屋而居凡有出征雖婦女在

家亦得互相保愛臨敵之時亦如前法居則部伍不亂行則進退有節加之將有智謀不戰則已戰則必勝復簡閱騎士弓弩各為部分諭之曰汝等知弓力乎其力但能至百步百步之外又加五步焉不能入矣故善射者求中於百步之內則弓無敗折之患馭馬亦然其力能至百里百里之外加十里焉則馬力疲矣故善馭馬者常使其力有餘而不盡則馬無蹶傷之失況攻戰之際馬力居多平原曠野馳騁上下無不從志克敵追奔所向無前皆在馬力若不善於調養使其力乏則臨陣之際必至敗事無以成功矣因下令將士不得私乘戰馬及載他物違令者罪之

○十月甲子命中書右丞相信國公徐達為征虜大將軍中書平章掌軍國重事鄂國公常遇春為征虜副將軍率甲士二十五萬由長淮入大河北取中原中書平章胡廷瑞為征南將軍江西行省左丞何文輝為副將軍率吉安寧國南昌袁贛滁和無為等衛軍由江西取福建以湖廣參政戴德隨征湖廣平章楊璟左丞周德興參政張彬率武昌荊州益陽常德潭岳衡澧等衛軍取廣西

太祖召諸將諭之曰征伐所以奉天命平禍亂安生民故命將出師必在得人今諸將非不健鬭然能持重師有紀律戰勝攻取得為將之體者莫如大將軍達當百萬

之衆勇敢先登摧降陷陣所向披靡莫如副將軍遇春然吾不患遇春不能戰但患其輕敵耳吾前在武昌親見遇春纔遇數騎挑戰即輕身赴之彼陳氏如張定邊者何足稱數尚據城指揮遇春為大將顧與小校爭能甚非所望切宜戒之若臨大敵遇春須領前鋒或敵勢强則遇春與參將馮宗異分為左右翼各將精銳以擊之左丞薛顯參政傅友德皆勇畧冠諸軍可各領一軍使當一面或有孤城小敵但遣一將有膽畧者付以總制之權皆可成功達則專主中軍策勵羣帥運籌決勝不可輕動古云將在軍君不與者勝汝等其識之又謂達曰閫外之事汝實任之茲行必自山東次第進取山

東古云十二山河之地師行之際須嚴部伍明分數一衆心審進退之機適通變之宜使戰必勝攻必取我虛而彼實則避之我實而彼虛則擊之將者三軍之司命立威者勝任勢者強威立則士用命勢重則敵不敢犯吾嘗與諸豪傑並觀其取敗者未有不由威不立而勢輕也汝其慎之諭友德曰此行汝當努力昔漢高祖與項羽爭衡彭越宣力於山東今用師自山東始汝其勉之諭廷瑞曰汝以陳氏丞相來歸事吾數年忠實無過故命汝總兵往取福建何文輝為爾之副湖廣參政戴德從汝調發二人皆吾親近之人勿以此故廢軍政凡號令征戰一以軍法從事吾昔微時在行伍中見將師

統御無法竊鄙之及後握兵柄所領一軍皆親附之士一日驅之野戰有二人犯令即斬以狥衆皆股栗莫敢違吾節度人能立志何事不可為聞汝往年嘗攻閩中必深知其地里險易今總大軍進徃凡攻圍城邑必擇便利可否為之進退無失機宜克定之功全頼於汝

於是達等辭出

○是日大將軍徐達等與諸將各率兵啟行

太祖復大召諸將士諭之曰今命爾諸將各率所部以定中原汝等師行非必畧地攻城而已要在削平禍亂以安生民凡遇敵則戰若所經之處及城下之日勿妄殺人勿奪民財勿毀民居勿廢農具勿殺耕牛勿掠人子

女民間或有遺棄孤幼在營父母親戚來求者卽還之此陰隲美事好共爲之復諭楊璟等曰南方之地皆入版圖惟北山東尚未寧一兩廣八閩尚未歸附已命丞相徐達平章常遇春等北定中原平章胡廷瑞等分道南征以取八閩俟八閩旣定就以其師航海趨廣東故命爾等率荊湘之衆進取廣西兩軍合勢何征不克何堅不摧爾其務靖亂止暴撫綏順附使遠人畏服懋建乃勛毋替予命諸將皆頓首受命各引兵發

○十二月辛亥

太祖遣人諭大將軍徐達副將軍常遇春曰聞將軍已下齊魯諸郡中外皆慶予獨謂勝而能戒者可以常勝安

而能警者可以常安戒者雖勝若始戰警者雖安若履危夫屢勝之兵易驕久勞之師易潰能慮于敗乃可以無敗能慎于成乃可以有成必須周防謹審常若臨敵勿生懈怠為人所乘慎之慎之

洪武元年正月丙子征南將軍湯和移師進攻延平

太祖遣使賫勅諭和曰軍中之事難於執一惟當以德服人必其負固弗順然後威以震之凡推德必先邇者邇者遠之所瞻示威必先大者大者小之所憑邇服則遠來大懾則小懼又曰若欲人不違己當使之以信欲人成功當任之以專不信則令不一不專則權有所分矣凡此皆汝所短故特諭之

○三月甲戌

太祖諭武臣曰汝曹從朕起兵攻城畧地多宣勞力然近日新降附者亦有陞擢居汝輩之上而爾反在其下非棄舊取新今天下一家用人之道至公無私彼有智謀才畧克建功勛故居汝輩之上夫有兼人之才出衆之智乃有超人之爵賞汝輩苟能日親賢士大夫以廣其智識努力以建業不患爵位之不顯也於是皆頓首感激各賜繡衣以慰勉之

○乙酉

太祖御奉天門與劉基論兵事

太祖曰克敵在兵而制兵在將兵無節制則將不任將非

人則兵必敗是以兩軍之間決死生成敗之際有精兵不如良將基對曰臣荷聖上厚恩得侍左右每觀廟筭初謂未必皆然及至摧鋒破敵動若神明臣由是知任將在陛下將之勝不若主之勝也然臣觀陛下常不拘古法而勝此尤所難也太祖曰兵者謀也因敵制勝豈必泥於古哉朕嘗親當矢石觀戰陳之事闔闢奇正頃刻變化猶風雲之無常勢要在通其變耳亦何暇論古法耶

○洪武二年正月丙申

太祖御奉天殿受朝賀大宴羣臣宴畢

太祖見諸功臣進退有禮名前諭之曰朝廷之間以禮為主人之有禮如衣之有章朕聞元世祖命伯顏阿木二人平江南班師之日世祖遣儒臣許衡齋酒郊迎之兩人推讓莫肯先飲伯顏曰阿木之功當先酌阿木曰伯顏之功當先酌相讓者久之衡歎曰賢矣哉古有拔劒擊柱而爭功者視此何如今觀卿等雖出身行陣而進退周旋不失禮度朕為之喜卿等能始終如此何患後世無稱道之者

○三月丙申命京衛將士練習武藝是時諸將率師平定中原入關陝而將士之留京師者多安逸

太祖諭之曰凡事必預備然後有濟先時浚流臨旱免憂

已涸而汲沃焦弗及汝等當閒暇之日宜練習武藝不可謂無事便可宴安也夫溺於宴安者必至於危亡安而慮危者乃可以常安又曰成功非易保祿尤難今國家之用人正如用車苟有齟齬不行卽移載他車矣汝等其戒之諸將皆頓首謝

○戊戌

太祖諭指揮同知袁義曰爾所統軍士多山東健兒勇而好鬬若加訓練悉是精兵然當推恩意以懷之嚴號令以一之庶幾臨敵之際得其死力今新陞武職者多不知訓練之法不思今日富貴皆自戰功得之且智超百人為百人之長智超千人為千人之長智超萬人為萬

人之長昔平章俞通海與陳氏戰鄱陽湖陳氏以巨艦壓通海舟勢危急其所統軍士皆奮勇力以首觝艦鐵帽盡壞而後得脫非通海訓練有素恩威兼濟安能得其死力若此爾等宜効之慎毋怠惰廢事

○庚子

太祖諭諸將校曰自古帝王居安慮危處治思亂今天下初定豈可遽以為安而忘警戒朕觀爾等智慮多不及此唯知享富貴取娛樂於所統軍士情然不知簡練倘一旦有警將安用之朕昔下金華時館于廉訪司有給掃除老兵數人能言元時點兵事使者問其主將曰爾兵有乎曰有使者曰何在主將舉所佩繫囊出片紙指

其名曰盡在此矣其急弛如此及天下亂無兵可用乃集農夫驅市民為兵至不能彎弓發一矢駢首就戮妻子為俘國之亡者實此輩亡之矣汝等可不戒哉

○洪武三年六月庚辰以大都督府都督僉事張溫兼陝西行都督府僉事溫先從大將軍攻蘭州有功及是入謝

太祖諭之曰蘭州之捷可謂奇功夫將帥之道有功不伐則功益顯恃功驕恣則名益隳是故惟仁者不矜其功而智者克成其名仁智兼全所向無敵若乏仁寡智雖有勇敢之士百萬不足恃也古者仁智之將撫摩安輯見情達變坐而制勝以樹勳立名於當時者國家莫不倚重之功名始終萬古不朽其餘悍驕恣橫者及其成

功之後即復縱肆以致敗亡此蓋勇力有餘而仁智不足故也傳曰高而不危滿而不溢又曰功蓋天下守之以謙爾能守此為戒則可以長保富貴矣

○十一月辛丑

太祖朝罷退坐東閣召諸武臣問之曰爾等退朝之暇所務者何事所接者何人亦嘗近親儒生乎往在戰陣之間提兵禦敵以勇敢為先以戰鬭為能以必勝為功今居閑無事勇力無所施當與儒生講求古之名將成功立業之後事君有道持身有禮謙恭不伐能保全其功名者何人驕淫奢侈暴橫不法不能保全始終者何人常以此為鑒戒擇其善者而從之則可與古之賢將並矣

十二月戊午

太祖聞指揮有笞虐軍士者乃召羽林衛指揮使葉昇等諭之曰爾等指揮之職乃五千人之長也簡閱士伍當示以恩信撫而教之不可恃威勢輒加凌虐且居京師治軍與閫外行軍之法不同彼號令不嚴則失機誤事在京唯當勤操練善撫綏而已近聞指揮多以細故箠楚軍士爾輩獨不念所得名爵皆軍士之力也今天下無事爾既各享富貴軍士無預乃不加撫恤反凌虐之大失人心汝等其戒之若復爾罪必不宥

○己未

太祖謂諸武臣曰治定功成頒爵授祿爾等享有富貴致

當與賢人君子講學以明道理以廣見聞通達古今之務以成遠大之器豈可苟且自足止於武夫而已夫位隆而不知學徒長驕傲之心生今而不知古豈識成敗之跡古之良將皆文武相資爾等不可以為兩途有識者必然吾言其次在從違之間其下者耳若不聞吾言諄切爾等其勉識之

洪武五年十一月壬申命賞征甘肅京衛軍士一萬四百三十五人白金四萬四千兩時公侯都督指揮千百户以匿所獲馬騾牛羊不賞

太祖因諭之曰為將者不私其身況於物乎昔祭遵為將憂國奉公曹彬平南唐所載惟圖書汝等能法古人則

令名無窮今之不賞汝等當省躬以思補過諸將皆叩頭謝罪而退

○洪武六年三月戊申

太祖親閱武于教場既罷諭諸將臣曰畜兵所以衛民勞民所以養兵兵民相資彼此相利今爾等無耕耨之勞而充其食無織絍之苦而足其衣是皆出於民也較於民之勤苦而衣食常有不足然無知之徒不知扞禦之道橫起凌虐之心以害其民民受其害而至於困斃者是自損其衣食之本也不仁甚矣爾等勤勞建功皆已榮顯宜戒其縱恣之心體朕恤下之意且貴能思賤富能思貧者善處富貴也憂能同其憂樂能同其樂者善

體衆情也不違下民之欲斯能合上天之心合乎上天之心斯可以享有富貴矣

○洪武七年四月壬寅永道桂陽諸州蠻寇竊發命金吾右衛指揮同知陸齡率兵討之

太祖諭之曰蠻夷梗化自作不靖今命卿等討之軍旅之事以仁為本以威為用申明號令不可姑息號令明則士有勵心姑息行則人懷怠志士心勵雖少必濟人志怠雖衆弗克所謂仁者非姑息所謂威者非殺伐仁以撫衆威以振旅則鮮有不克齡受命行皆討平之

○洪武十二年十二月丁亥

太祖御奉天門謂左都督丁玉曰爾近征威茂諸州幸已

成功然聞爾在軍中謀士甚少間有之又待之不得其心夫為將必先智謀智謀必在用士故推誠待人則人為我用若待之不誠亦孰肯盡心効用哉蓋得士者勝失人者弱苟不知此惟力之是尚何足以制敵固有竭萬人之力以應敵而不足有用一人之智以制敵而有餘此用智力之殊也既往之功幸焉有成後將有命宜審於此

()洪武二十年十月己酉

太祖與諸將論兵政

太祖曰國家用兵猶醫之用藥蓄藥以治疾不以無疾而服藥國家未寧用兵以戡定禍亂及四方承平只宜脩

甲兵練士卒使常有備也蓋兵能弭禍亦能召亂若恃其富強喜功生事結怨啓釁適足以召亂耳正猶醫家妄以瞑眩之藥強進無病之人縱不殘軀隕命亦傷元氣故為國者但當常講武事不可窮兵黷武爾等皆有軍旅之寄宜深體朕意庶幾無失

○洪武二十一年六月是月

太祖聞世襲武臣有苛刻不恤軍士者特勅諭之曰爾今居位食祿者豈爾之能哉皆由爾祖父能撫恤軍士流慶於爾也朕觀國初諸老成將官初起兵時收撫士卒或一二十人或一百人二百人至四五百人必以恩撫之親如兄弟愛如骨肉故攻戰之際諸士卒爭先効力

奮身不顧以此所向克捷人皆稱其善戰而不知由其善撫士卒故能如此甚至疾患扶持服勞奔走一如子弟之於父兄無不盡心至論功定賞大者為公侯小者為千百户若以一人之身無士卒之助能敵幾何人哉今爾等承襲祖父之職罔思富貴由士卒而来或苦虐之使強者致訟弱者懷怨衆心不輔遇攻戰則先退遇患難則棄走上以敗國事下以喪身家此何異農夫種田拔其嘉苗致饑以死也夫為人之長而虐其下不仁敗國之事不忠亡先人之業不孝爾等何不思之其賢父母兄弟妻子及鄉黨朋友知事者亦各以朕言互相勸戒守法度恤軍士則永享太平安樂之福矣

〇洪武二十一年七月丙戌賜天下武臣大誥令其子弟肄習

太祖謂兵部左侍郎沈溍等曰曩因武臣有違法厲軍者朕嘗著大誥昭示訓戒格其非心開其善道今思其子孫世襲其職若不知教他日承襲撫馭軍士或蹈覆轍必至害軍不治則法不行治之又非保全功臣之意盖導人以善行如示之以大路訓人以善言如濟之以舟楫爾兵部其申諭之

大明太祖高皇帝寶訓卷之五　終

大明太祖高皇帝寶訓卷之六

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臣呂　本謹校

南京禮部祠祭清吏司郎中臣陳治本

南京兵部職方清吏司主事臣朱　錦謹閱

南京工部虞衡清吏司郎中臣呂胤昌

論羣臣

太祖召諸將諭之曰諸公久從吾勞苦者至矣然職其勞圖其安逸若農之耕勤苦於春夏至秋乃穫由其用力於前而取穫於後今日之事正猶是也所以必懲乎暇豫故勞者逸之本否者泰之機吾與諸公先圖其勞而後其逸如農之望歲於是乎可待至於有旱潦螟螣之

不足者此則係乎天時有非勤怠之所致耳

○三月丁丑

太祖諭中書省臣曰先王之世不施賞而民勸於善不施罰而民不為非若是何也有仁義以為之本也夫聖人統馭四海而宰制萬物者仁以居之義以行之故賢者樂有仁義而不肖者有所覘儆焉是故商變乎夏周變乎商而仁義未嘗改也天之生民治亂相繼亘萬世而不易者其惟此乎故湯武用是而興桀紂忽是而亡今天下紛紜靡有底定彼恃夫智力之私而戕賊於民者豈復知有仁義哉卿等職居樞要所以輔吾者舍是則無以為治國之本也卿等勉之

○乙巳六月乙卯以儒士滕毅楊訓文為起居注太祖諭毅曰吾見元末大臣門下之士多不以正是處惟務諂諛以圖苟合見其人所為非是不相與正救及其敗也卒陷罪戾爾從徐相國幕下久而無過故授爾是職宜盡心所事勿為苟容苟事有差謬皆足為己之累譬之良玉一有瑕疵即為棄物不能成器矣諭訓文曰起居之職非專事紀錄而已要在輸忠納誨致主於無過之地而後為盡職也吾平時於百官所言有善者尋繹不已今爾在吾左右可不盡言且爾素稱謹厚當始終一致苟易其所守則患必生矣譬如馳馬能戒於險阻則不墜肆意於平曠則顛蹶吾每以此自警故以勗

爾等也他日復命訓文穀集古無道之君若夏桀商紂秦皇隋煬帝所行之事以進曰往古人君所為善惡皆可以為龜鑑吾所以觀此者正欲知其喪亂之由以為之戒耳

○七月丁巳命降將元僉院張德山歸襄陽招徠未附山寨諭之曰自古豪傑識察於未形故夏將亡而終古先奔於商殷將亡而向義先歸於周不待其迹之著見待其迹之著見而後來歸者此常人非豪傑也汝能審存亡之幾推誠歸我實有可嘉汝之才如美箭利鏃必求善射者用之庶不枉其才若付之於不善射者豈不重可惜哉今令歸襄陽招徠未附當曉以大義告以成敗

之由若彼不審其幾而恃險以為固終非自全之計爾往諭之俾知所以圖存能全衆而來功亦不細矣因厚賜而遣之

○辛酉以王天錫為湖廣行省都事諭之曰汝往襄陽贊助鄧平章設施政治當參酌事宜修城池練甲兵樽節財用撫綏人民處事貴於果斷御衆必以鎮靜密以防奸謹以待敵敵至則堅壁清野以乘其弊切不可輕犯其鋒方鎮之寄固在將帥贊畫之助實資幕僚恪盡厥心毋負吾委任之意

○丙午正月是月命按察司僉事周禎等定議按察司事宜條其憲綱所當務者以進諭之曰風憲紀綱之司惟

在得人則法清弊革人言神明能行威福鬼魅能為妖禍爾等若能興利除害輔國裕民此即神明若陰私詭詐蠹國害民此即鬼魅也凡事當存大體有可言者勿緘默不言有不可言者勿沽名賣直苟察察以為明苛刻以為能下必有不堪之患非吾所望于風憲矣

○三月丁未

太祖諭羣臣曰嘗聞昔者聖人不出戶庭而天下治蓋由政成而化洽也治天下能使政成而化洽故不令而民從不施而民悅吾甚慕之今師旅未休民未甦息政化何以能若是也起居注王禕對曰政化修否係乎在上之人

主上此心拳拳何憂政化之不成也

○六月癸亥

太祖諭羣臣曰國家休戚我與卿等同之曩者羣雄競起東西角立孰不欲成大業然不數年徐氏以柔懦滅陳氏以剛暴亡今惟張氏存來者咸謂其政事縱弛親昵奸回上下蒙蔽民心離怨而費用無經士卒困敗而征調不息此將亡之時也夫察於亡者然後可以圖存審於危者然後可以求安彼昧乎存亡安危之幾而能有成者鮮矣若吾之君臣傲怠不戒亦終蹈其覆轍豈不可懼卿等宜竭忠宣力以匡予不逮欽哉毋忽

○吳元年七月丙子除郡縣官二百三十四人諭中書省

臣曰新授郡縣官多出布衣到任之初或假貸於人或侵漁百姓不有以養其廉欲其奉公難矣遂賜予道里費明日各郡縣官既受賜入謝

太祖諭之曰自古生民之衆必立之君長以統治之不然則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紛紜吞噬亂無寧日矣然天下之大人君不能獨治必設置百官有司以分理之鋤强扶弱奬善去奸使民得遂其所安民得其安然後可以盡力田畝足其衣食輸租賦以資國用予今命汝等為牧民之官以民所出租賦為爾等俸祿爾當勤於政事盡心于民民有詞訟當為辯理曲直毋惑尸位素餐貪冒壞法自觸憲綱爾往其愼之

○八月戊申有吏受贓人發其事吏赴井死上聞之諭羣臣曰彼知利之利而不知利之害徒知愛利而不知愛身人之愚孰有甚於此者君子聞義則喜見利則耻小人則舍生為利所為相反然其人既死有不足恤但其事可以為世之貪污者戒

○九月己丑張士誠既死

太祖謂羣臣曰張士誠吾本欲生全之但其為人剛愎無識天命予奪之際豈可以力爭吾初定建康各守境土未嘗有意攻伐彼誅誘吾將士自開兵釁戰鬪連年卒為我擒使其早能省覺外睦鄰國內撫百姓豈易破之乃驕侈自娛不念民艱其下又無忠良卒以詭詐取敗

其死也吾甚憐之

○壬寅

太祖視朝戟門召浙西來歸諸將諭之曰汝等舊事張氏為將領兵計窮勢屈始降于我吾待以厚恩列于將校吾所用諸將皆濠泗汝潁壽春定遠諸州之人勤苦儉約不知奢侈非比浙江富庶耽於逸樂汝等亦非素富貴之家一旦為將握兵多取子女玉帛非禮縱横今既歸于我當革去舊習如吾濠泗諸將庶可以保爵位人莫不慕富貴然致富貴易保富貴難汝等誠能盡心效職從大軍除暴平亂使大業早定非獨己受富貴子孫亦得以世享其福若肆志一時慮不顧後雖暫得快樂

旅復喪貲何足為眞富貴乎此皆汝等所親見者不可不戒也

○十月壬子以湯和為左御史大夫鄧愈為右御史大夫劉基章溢為御史中丞文原吉范顯祖為治書侍御史安慶為殿中侍御史錢用壬為經歷何士弘吳去疾等為監察御史基仍兼太史院使

太祖諭之曰國家新立惟三大府總天下之政中書政之本都督府掌軍旅御史臺糾察百司朝廷紀綱盡繫於此卿等當思正己以率下忠勤以事上蓋己不正則不能正人是故治人者必先自治能自治則人有所瞻仰毋徒擁虛位而漫不可否毋委靡因循以縱奸長惡毋

假公濟私以傷人害物詩云剛亦不吐柔亦不茹此大臣之體也卿等勉之又諭御史大夫湯和曰卿以武臣而處文職當求儒者講論自古人臣立身行己事君治人之道盡心所事以成功業他日名書史冊垂耀千載豈不美哉和頓首謝

○十一月乙未冬至文武官朝賀如常儀是日太史院使劉基及其僚高翼進戊申大統曆

太祖覽之謂基曰此衆人之為乎基曰是臣一人詳定

太祖曰曆數者大事帝王敬天勤民之本也天象之行有遲速古今曆法亦有疏密一不得其要不能無差春秋之時鄭國為一詞命必裨諶草創世叔討論子羽修

飭子產潤色然後用之故少有闕失辭命尚如此而况於造曆乎卿等推步須各盡其心必求至當庶幾副朕敬授民時之意基等頓首而退乃復以所錄再加詳較而後刊之

○十二月癸卯

太祖御白虎殿諭羣臣曰自古忠賢之士大槩有三輔國安邦孜孜圖治從容委曲勸君為善君雖未聽言必再三人君感悟而聽用之則朝廷尊安庶務成理至於進用賢能使野無遺逸黜退邪佞處置當法而人不敢怨此上等之賢也博習古人之言深知已成之事其心雖忠於輔國而胷中無機變之才是古非今膠柱鼓瑟而

强人君以難行之事然觀其本情忠鯁亦可謂端人正士矣屢遭斥辱其志不怠此亦忠於為國乃中等之賢也又有經史之學雖無不通然泥於古人之陳迹不識經濟之權衡胷中混然不能辯別每揚言高論以為進諫竟不知何者宜先何者宜後何者可行何者不可行凡其謀事自以為當而實不切於用人君聽之則以之自高不聽則謂不能行其言既無益於國家徒使人君有拒諫之名然其心亦無他不識時達變耳此下等之賢也予今論此三者有識者自見耳

○戊辰

太祖諭中書省臣曰自古聖賢之君不以祿私親不以官

私愛惟求賢才以治其民所以示天下至公也元朝出於沙漠惟任一己之私不明先王之道所在官司輙以蒙古色目人為之長但欲私其族類羈縻其民而已非公天下愛民圖治之心也况奸吏從而蒙蔽之舞文弄法朝廷之上賄賂公行苟且之政因循歲月上下同風不以為怪末年以來其弊尤甚以致社稷傾危而卒莫之救卿等宜以為戒選官之際愼擇其人而用之勿循其弊也

○洪武元年正月癸未

太祖諭省府臣曰爾諸大臣既受封爵進職位可謂尊顯矣當同心輔國以享祿位朕嘗思古之君臣居安不忘

儆戒盈滿常懼驕縱兢兢業業一慎一〃故能始終相保不失富貴大抵開基創業之主待功臣非不欲始終盡善如韓信彭越自不能保全其功深可惜也至承平之後舊臣多有獲罪者究其所以蓋其事主之心日驕富貴之志日淫以致于敗古人置欹器於坐側正以戒其驕盈耳汝等宜戒慎之又謂都督府臣康茂才等曰汝等今成大功豈汝一人之能哉非軍士同心効力曷能致此切不可挾功驕恣輕忽下人若此則鮮有不敗者朕故拳拳為爾等言之古之人主待其臣下往往以權術駕馭不以至誠相感故易生猜疑今吾以直言告汝常相警戒非止在於汝身汝又當以朕意訓汝子孫

則可與國同其久長矣時皇太子侍側太祖指謂之曰太子年幼未歷世故朕嘗以此意誨之使他汝子成立與吾兒共享太平常如今日則子子孫孫有無窮也羣臣皆拜謝而退

○八月戊寅

太祖將復幸北京諭六部官曰自古帝王肇造之初所用人材率資於前代如漢唐宋元皆用隋五代宋金舊人朕始定中原卿等多前代良材悉歸於朕既設六部選用卿等各任其事凡銓選錢穀典禮軍政刑名役作等事須用心經理勿使委人蓋任人弗當不能無失朕將北巡卿等留守京師宜體朕意以供厥職毋或廢怠

十二月辛卯以宋冕為開封府知府

太祖諭之曰元以六事責守令徒具虛文今喪亂之後中原草莽人民稀少所謂田野闢戶口增此正中原今日之急務若江南則無此曠土流民矣汝往治郡務在安輯民人勸課農桑以求實效勿學迂儒但能談論而已

○洪武二年二月丙寅朔詔修元史

太祖諭廷臣曰近克元都得元十三朝實錄元雖亡國事當紀載況史紀成敗示勸懲不可廢也乃詔中書左丞相宣國公李善長為監修前起居注宋濂漳州府通判王褘為總裁徵山林遺逸之士汪克寬胡翰宋禧陶凱陳基趙壎曾高啓趙汸張文海徐尊生黃箎傅恕王錡

傅著謝徽十六人同為纂修開局於天界寺復取元經世大典諸書以資叅考諸儒至太祖諭之曰自古有天下國家者行事見於當時是非公於後世故一代之興衰必有一代之史以載之元主中國殆將百年其初君臣朴厚政事簡略與民休息時號小康然昧於先王之道酣溺胡虜之俗制度疎闊禮樂無聞至其季世嗣君荒淫權臣跋扈兵戈四起民命顛危其間雖有賢智之臣言不見用用不見信天下遂至土崩然其間君臣行事有善有否賢人君子或隱或顯其言行亦多可稱者今命爾等修纂以備一代之史務直述其事毋溢美毋隱惡庶合公論以垂鑒戒

○甲午

太祖諭羣臣曰昔元時不重名爵或以私愛輒授以官職名雖易得實無益於事徒擁虛名而已朕今命官必因其才官之所治必盡其事所以然者天祿不可虛費也又嘗思昔在民間時見州縣官吏多不恤民往往貪財好色飲酒廢事凡民疾苦視之漠然心實怒之故今嚴法禁但遇官吏貪汙蠹害吾民者罪之不恕卿等當體朕言若守己廉而奉法公猶人行坦途從容自適苟貪賄罹法猶行荊棘中寸步不可移縱得出體無完膚矣可不戒哉

○洪武三年正月癸巳以駙馬都尉王恭為福建行省參

政

太祖諭恭曰國家用人惟才是與使苟賢無間於疏遠使不肖何恤於親昵福建從昔富庶元末因於弊政朘剝尤甚民病未蘇今命汝往撫綏之汝無恃親故以生驕縱貽患於民國家政令一本至公爾不能守法夫人臣之道朕亦豈敢縱法違天下公議汝其欽哉

○甲午各道按察司官來朝

太祖因召御史臺臣併諭之曰風憲之任本以折姦邪理寃抑糾正庶事肅清紀綱以正朝廷而元末臺憲每假公法挾私憤以相頃排今日彼傾此之親戚明日此陷彼之故舊譬猶蛇蝎自相毒螫卒致敗亡而後已如此

則何以為臺諫也今卿等司風紀當以大公至正為心揚善遏惡辯別邪正不可循習故常挾公以濟私苟或如此不惟負朕委任亦失其職守矣

○洪武四年閏三月庚辰改兵部尚書劉貞為治書侍御史

太祖諭之曰臺憲之官不專於糾察朝廷政事或有遺闕皆得言之人君日理萬幾聽斷之際豈能一一盡善若臣下阿意順旨不肯匡正則貽患無窮今擢卿為侍御史居朝廷之上當懷謇諤之風以為百司表率至於激濁揚清使奸邪屏跡善人彙進則御史之職無盡矣

○四月壬辰

太祖諭羣臣曰凡事勤則成怠則廢思則通昏則窒故善持其志者不爲昏怠所乘是以業日廣德日進聖人初無異於常人而常人不能如聖人者以弗勤弗思爾思日孜孜禹所以成大功不遑暇食文王所以開王業後人之未勤庶政先爲優逸若元之季世上下晏安驕奢淫縱政事不理民窮不恤卒以此失天下可不戒哉

○洪武五年二月己卯

太祖諭羣臣曰凡居官者任之大小雖不同要皆盡其職而已昔范文正公居位凡日之所爲必求與食相稱或有不及明日必補之其心始安賢人君子於國家盡心如此朝廷豈有廢事天下安得不治元之將亡內外諸

官皆安於茍且不修職事惟日食肥甘因循度日凡生民疾苦政事得失略不究心由是紀綱廢弛民心日離遂致土崩此皆近事可為明鑒朕每夜不安寢未明視朝常恐天下之事或有廢怠不舉民受其弊卿等當體朕懷夙夜盡心能修厥職則無負國家異日全名青史豈不美哉

○壬午

太祖諭羣臣曰朝廷設官各有定分上不淩下下不諂上恪守乃職是為正人昔寇準在相位丁謂為參政嘗會食食汙準鬚謂起拂之準正色曰豈有身為執政親為宰相拂鬚耶謂慚而退是謂以諂事準準以正待之君

於小人可見矣又聞前元國初風憲體制甚嚴嘗有憲臣寢疾掾史往候之憲官力疾強起扶杖而行因以杖授吏吏拱手卻立不受如是者再三憲官悟其意乃止明日見吏遜辭謝之吏曰然其為吏屬非公家僮不敢避勞憊傷禮體爾以此觀之則憲吏亦正人也爾等宜鑒于此邪者戒之正者効之可也

○八月戊子

太祖召諸勳臣諭之曰難成者功難得者爵卿等捐軀以從朕百戰以有功豈非成之難乎然因功以定爵高出等倫豈非得之難乎知成之難則思所以保之知得之難則思所以守之保守之道惟敬謹而已不以功大而

有驕心不以爵隆而有怠心故能享其榮盛延及後世大抵敬謹為受福之本驕怠為招禍之原惟知道者可以語此

○洪武六年正月己巳

太祖諭來朝守令曰朕設置百官各司厥職以分理庶務惟郡守縣令為牧民之官凡賦斂徭役訴訟皆先由縣次方至府若縣令賢明則賦斂平徭役均訴訟簡一縣之事既治則府可以無憂矣苟縣官貪虐以毒民或怠弛以廢事民間利病尸坐不聞不惟民受其殃府亦受其弊矣為府官者知其弊能繩其奸貪去其闒茸請更賢者而任之則上下皆安矣若知而不一上下蒙蔽雖

苟且一時終必為其所累智人君子必能察於此矣爾等勿謂身居遠外朕不能知異日政績有聞必有嘉賚顧爾等為政何如耳命賜以酒食明日陛辭

太祖復諭之曰慈祥愷悌身之德也刻薄殘酷德之賊也君子成其德而去其賊故惠及於人小人養其賊而悖其德故殃流於衆是人莫不有是德君子守之不失故天理恒存小人舍而不為故私欲恒蔽朕之任官所用惟賢舉廉興孝惟欲厚俗崇德勸善惟欲成化若偽為慈祥必無仁愛之實偽為愷悌必無樂易之誠爾等宜勉修厥職廣施惠政以副朕懷

○丙辰

太祖諭御史臺臣曰為人不可太剛亦不可太柔剛則傷物柔則廢事二者相濟始克有成往見貪饕之徒常執謙下不拂人意蓋緣所守不正恐舉劾其奸故為此取媚之態人喜其媚已以為賢則墮其術中矣其不貪者自謂操守廉潔無敢誰何故與人言議稍有不合輒起爭端此雖剛強人惡其拂已以為不肖則失人矣夫以中而處剛則必無驕激之情以正而處柔則必無畏佞之態修其在已人亦豈得而是非之也

○四月甲戌以工部尚書黄肅刑部尚書高萬傑為廣西行省參政刑部郎中高暉磨勘司令呂宗藝為福建行省參政

太祖諭之曰方面之任責在廉明而戒於苛察責在剛果而戒於急暴責在有禮而戒於諂諛責在有仁而戒於姑息凡行欲當理事欲成功上足以分朝廷之憂下足以慰郡邑之望為一道之福星如古之君子垂德聲於不朽豈不偉哉卿等其勉之

○戊子

太祖御謹身殿諭省臣曰朕觀唐太宗言賈胡剖身以藏珠惟知財利不惜性命譬如貪官污吏惟知好賂犯法而不愛身命其與賈胡剖身藏珠何異若使官吏愛身守廉安得有喪身之患只為任情恣欲重利輕身以致禍敗耳

○七月丁卯以戶部侍郎陳則為大同府同知陛辭

太祖諭之曰大同居邊塞之間昔之有司不能自立多為守將迫脅以壞法廢事而罹刑罪者比比有之爾往毋蹈彼覆轍當守法奉公不為阿私如邊將妄有所求當告以朝廷法度沮其非心則汝可以遠罪而邊將亦得以保全其功

○洪武七年三月戊辰以兵部尚書劉仁刑部主事鄭九成為廣東行省參政陛辭

太祖諭之曰嶺海在京師數千里之外方面之寄必得重臣以授之庶可以輯寧其人茲特命卿等以往凡政事之施宜恩威兼濟若為政一以恩而無威則寬而無制

事不立矣若徒以威而不仁則嚴而無恩民不堪矣惟恩不流於姑息威不傷於刻暴則政事自舉民生自遂使下之為郡縣吏者轉相視效雖海嶺之遠朝廷可無憂矣

○五月壬辰以兵部員外郎楊基為山西按察司副使監察御史荅祿與權為廣西按察司僉事呂本為北平按察司僉事

太祖諭之曰風憲之設本在整肅紀綱澄清吏治非專理刑爾等往修厥職務明大體毋徒效俗吏拘拘於繩墨之末至於處事之際毫忽須謹善雖小為之不已將為全德過雖小積之不已將為大慝豈不見干雲之臺由

寸土之積燎原之火本一爝之微可不慎哉

○洪武九年九月辛巳

太祖諭羣臣曰水趨下則流人法上則哲故希賢者不已可以齊賢希聖者有恒可以齊聖古之人知成身之恒兢兢焉以自勉惟恐善名之不立故卒能顯名於天下後世今之任官者多圖苟安不顧清議而甘爲碌碌之人身没而名隨以泯爾等宜勉之毋自棄也

○十月甲寅

太祖諭羣臣曰書云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君臣之分如天尊地卑不可踰越故春秋有謹始之義詩有淩分之譏聖人著之於經所以

垂訓天下後世者至矣爾在廷羣臣以道事朕當有鑒于彼毋擅作威福踰越禮分庶幾上下相保而身名垂于不朽也

○洪武十年七月是月詔遣監察御史巡按州縣入辭

太祖諭之曰近日山東王基言事不務正論乃用財利之術以惑朕聽甚乖朕意今汝等出巡天下事有當言者須以實論列勿事虛文凡為治以安民為本民安則國安汝等當詢民疾苦廉察風俗申明教化處事之際須據法守正務得民情惟專志以立功勿要名以取譽朕深居九重之中所賴以宣布條章申達民情者皆在汝等汝其慎之

○十一月是月新除有司官

太祖諭之曰近者天下有司奏缺官朝廷以時選補比除未久有司又復奏缺是何犯罪罷黜者之衆也若移其作奸之心以為善亦何不可國家俸祿如井泉汲而不竭彼皆不思守法以保之欺人欺天競為贓利雖積錢充屋一旦事覺皆非己有夫丈夫立志為善功業不難矣苟念慮一失淪于不善迷而不悟遂不可救夫不知為善者愚人也能為善者賢人也至於為惡者乃下愚無顧忌之人也然為善為惡特在人之存心何如耳聖賢之教率性修道而已人能推行之終身用之不盡夫人幼不識事長則知孝友此乃天賦善若以此道日日

行之即是率性之道我為善事而他人有志者効之是修道之教推廣此意則何善不立何事不成今汝等之官宜鑒彼前非勉於為善則永安祿位矣

○十二月是月各道按察司官來朝

上諭之曰朕以天下之大民之奸宄者多牧民之官不能悉知其賢否故設風憲之官為朕耳目察其善惡激濁揚清繩愆糾繆此其職也凡任風憲者宜體朕此意以至公為心廉潔自守國家法律必務精詳用法有失鬼神鑒焉至於奸民犯法吾所甚惡必務除之不可貸也有司以撫治吾民為職事民之奉而不思恤民惟以貪饕掊尅為務此民之蠹也宜糾治其罪毋以姑息縱

其為害汝等安坐高堂其視民相去遠矣不思問民疾苦公其聽斷將安用汝乎今官以九年為考非一日積也汝當謹守法度思稱其職苟或不然瘝厥官矣

○洪武十三年十月是月吏部引選國子學生二十四人

命為府州縣官

太祖召至前諭之曰諸生皆學古入官夫為臣之職事君撫民二者而已然能盡撫民之心即所以盡事君之道故賢臣之事君也視君如親視國如家視民如子苟可以安國家利民人者知無不為若避難而憚勞則事不立矣事不立則民失望國何賴焉爾等尚服朕言必思盡其職也

○洪武十四年正月乙巳以國子監助教趙新等為布政使

太祖諭之曰今布政司視古之州牧其任甚重所以重者何重在承流宣化通達民情者也若上德不下究則鬱而不彰下情不上達則塞而不通為政鬱塞則遠邇乖隔上下不親得失無所聞美惡無所見如此則弊政百出民不可得而治矣卿等所學常懷致君澤民之志朕所以用卿等冀儒術之有異於常人也尚宜勉之

○洪武十五年二月己卯吏部奏引除縣官五十餘人

太祖悉召前諭之曰縣官之職最親於民古之稱循吏者多由此出蓋有善政及民而民稱之美名即傳於遠邇

若虐政害民而民怨之惡聲亦不可揜也為善為惡朝廷公論有在爾等其慎之苟治民而有成績他日不患不至崇要也

三月乙亥

太祖諭六部察院諸臣曰朕觀書以元首喻君股肱喻臣自古君臣本同一體若君獨用則臣職廢臣不任則君事勞君臣之間責在一德以共濟天下朕所以懇懇與卿等言者以六部為朕總理庶務察院為朕耳目日與內外諸司事體相關當思盡心贊輔共成理道以安生民

洪武十八年六月是月吏部引奏下第舉人除授教官

太祖諭之曰教學之方非求速成譬之為層臺者必基於畚土行千里者必始於跬步但當勉其勤力循序漸進自有其效耳若急遽苟且未得於此而即求於彼非但學者無益爾亦徒勞矣且爾等年方壯盛雖職在教人尤當自修夫自修之道又須常存謙抑不可自滿即如工人習技常見己不若人則所習益高常見人不若己則所習益下矣汝其勉之

○洪武十九年四月是月吏部奏用國子監十四人皆為六品以下官

太祖諭之曰事君之道惟盡忠不欺治民之道惟至公無蔽蓋一郡一邑之民必有饑寒不得其所者有獄訟冤

抑者有賢才不舉者有豪猾蠹民者汝等到任能不為私欲所蔽人言所惑則方寸自明而諸弊可息一牽於私欲而惑於人言則冥然如坐暗室饑寒者無由獲濟寃抑者無由伸理賢才壅蔽而豪猾縱橫則為瘝職矣古人有言人始入官如入暗室久而乃明明乃治汝等切記之毋為人蔽惑也

○洪武二十年二月甲辰御註書洪範成

太祖嘗命儒臣書洪範揭於御座之右朝夕觀覽乃自為註至是註成召贊善劉三吾曰朕觀洪範一篇帝王為治之要道也所以叙彝倫立皇極保萬民叙四時成百穀本於天道而驗於人事箕子為武王陳之武王稱自

謙曰五常之道吾未能焉朕每為惕然遂疏其旨為註朝夕省覽三吾對曰陛下留心是書上明聖道下福生民為萬世開太平者也

○四月丙申有國子生初任陝西知縣人告其嘗受民財刑部逮問之以聞太祖謂之曰所難得者爵祿所易得者貨賄難得者守之則獲福易得者溺之則受禍爾以書生受民社之寄古稱郎官出宰百里上應列宿誠難得也苟能思其所難得而保之豈特為一身之福施及父母妻子其福莫大焉乃不能廉潔以律己受汙辱之名以為父母羞朕念爾年少更事未多特宥還職爾其改過自新力行為善

庶有立於將來

○洪武二十四年五月癸卯

太祖御華蓋殿謂六部臣曰天下事體皆有至當之理但人識見不同决斷之頃各執一偏故難盡善惟揆之於理則無此弊自今凡有政令必會官詳議所論僉可然後施行欲事皆善必當如此卿等其各盡乃心毋阿比以為同毋矯訐以為異允執厥中以副朕所託

○十月甲寅

太祖謂羣臣曰為君為臣燭理貴明處事貴斷昔唐太宗與羣臣論教化封德彝以為三代之後人漸澆訛欲化而不能獨魏徵勸太宗行之卒致貞觀之治可謂燭理

明憲宗欲伐吳元濟舉朝以為不可獨裴度勸伐之卒成大功此可謂能果斷自古國家興衰皆繫於此若為臣者優游度日無所建明上無剛明果斷之主則政日弊國日衰如漢元帝是已書曰功崇惟志業廣惟勤惟克果斷迺罔後艱若等事朕左右當立功立業以希古人

()洪武二十九年七月庚申

太祖諭侍臣曰人之常情待己厚而待人薄己之所為有不善雖大亦隱忍不露他人所為或有過失雖小必不能容忍亦有過在己而咎怨他人者若此皆不明之所致惟明者責己厚而責人薄責己厚故能成德責人薄

故得寡怨昧者責己薄而責人厚責己薄故德不修責人厚故人多怨

○洪武三十年丙寅

太祖諭羣臣曰凡人所為不能無過舉但當平其心則可以知其過矣其心本公所為之事或謬此則識見未至致有過誤若緣私意而所行有繆戾者此特故為耳君子小人之過於此可見然君子之過雖微必彰小人之過雖大弗形蓋君子直道而行固無所回互小人巧於修飾固多所隱蔽人君苟不察其微則君子小人莫能辯別又曰朕觀往昔議論於廷有忤人主之意者必君子也其順從人主之意者必小人也以忤己而怒之以

順已而悅之故小人得幸而君子見斥矣人主取人權衡在已當兼取衆論不可以一時之喜怒為進退爾

武備

○戊戌十一月辛丑立管領民兵萬户府諭行中書省臣曰古者寓兵於農有事則戰無事則耕暇則講武今兵爭之際當因時制宜所定郡縣民間豈無武勇之材宜精加簡拔編輯為伍立民兵萬户府領之俾農時則耕閑則練習有事則用之事平有功者一體陞擢無功者令還為民如此則民無坐食之弊國無不練之兵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庶幾寓兵於農之意也

○甲辰正月庚午

太祖坐白虎殿與孔克仁論天下形勢因曰自元運既隳連年爭戰加以饑饉疾疫十室九虛天厭於上人困於下中原豪傑智均力齊互相仇敵必將有變欲併而一之勢猝未能吾欲以兩淮江南諸郡歸附之民各於近城耕種練則為兵耕則為農兵農兼資進可以取退可以守仍於兩淮之間饋運可通之處積糧以俟兵食既足觀時而動以圖中原卿以為何如克仁對積糧訓兵待時而動此長策也

○吳元年二月乙卯

太祖聞傅友德敗元兵於陵子村謂大都督府臣曰近陵子村之捷蓋擴廓帖木兒遊兵彼故以此餌我使吾將

驕兵惰掩吾不備古人之戒正在於此不可不知善戰者知彼知己察於未形故不出廟堂折衝千里可語安豐六安臨濠徐邳守將嚴為之備常如敵至則無患矣

○洪武三年正月甲辰

太祖謂將臣曰用兵之道必先固其本本固而戰多勝少敗何謂本內是也內欲其實實則難破何謂實有備之謂也後世不知務此至有戰勝之餘遂亡武備往往至於取敗人孰不曰天下平定之時可以息兵偃武殊不知治兵然後可言息兵講武而後可言偃武若晉徹州郡之備卒召五胡之擾唐徹中國之備終致安史之亂此無備之驗也夫當天下無虞之時正須常守不虞之

戒然則武備其可一日而忘哉

○洪武六年三月壬子命魏國公徐達為征虜大將軍率諸將校往山西北平等處備邊

太祖御奉天殿諭達等曰創業之初君臣同其艱難及事平之後豈不欲少與休息然居安慮危古人所慎故常命卿等往西北防邊既行朕復思邊守既定遠備勞兵乃召卿等還今聞胡人窺塞有入寇之意事不可已故再命卿等總率將士往鎮邊陲然夷狄豺狼出沒無常但保障清野使來無所得俟其惰歸則率銳擊之必擒羣而獲卿等老將臨機制勝之道熟矣非朕所能遙度至邊宜先圖上方略使朕覽之

○洪武九年正月是月命中山侯湯和穎川侯傅友德等帥師往延安防邊

太祖諭和等曰自古重於邊防邊境安則中國無事四夷可以坐制今延安地控西北與胡虜接境虜人散聚無常若邊防不嚴即入為寇待其入寇而後逐之則塞上之民必然受害朕常勑邊將嚴為之備復恐久而懈惰為彼所乘今特命卿等率衆以往衆至邊上常存戒心雖不見敵常若臨敵則不至有失矣

○洪武十七年正月庚戌

太祖與翰林侍講學士李翀等論武事翀曰用兵重在任將

太祖曰任將之道固重然必任之專信之篤而後可以成功昔齊用司馬穰苴魏用樂羊可謂任之專信之篤故能有功若唐肅宗用魚朝恩憲宗用吐突承嶉為監軍使諸將掣肘以致敗事者是任將不專信之不篤故也

翀曰惟

陛下聖明深知此失

太祖曰將必擇有識有謀有仁有勇者有識能察幾於未形有謀能制勝於未動有仁能得士心有勇能摧堅破銳兼是四者庶可成功然亦在人君任之何如耳

馭夷狄

○洪武二年七月丁未中書省臣言廣西諸洞雖平宜迁

其人内地可無邊患

太祖曰溪洞猺獠雜處其人不知理義順之則服逆之則變未可輕動今惟以兵分守要害以鎮服之俾之日漸教化則自不為非數年之後皆為良民何必迁也

○洪武四年九月辛未

太祖御奉天門諭省府臺臣曰海外蠻夷之國有為患於中國者不可不討不為中國患者不可輒自興兵古人有言地廣非久安之計民勞乃易亂之源如隋煬帝妄興師旅征討琉球殺害夷人焚其宮室俘虜男女數千人得其地不足以供給得其民不足以使令徒慕虛名自弊中土載諸史冊為後世譏朕以海外諸蠻夷小國

阻山越海僻在一隅彼不為中國患者朕決不伐之惟西北胡戎世為中國患不可不謹備之耳卿等當記所言知朕此意

○洪武五年三月是月高麗國王王顓遣密直同知洪師範鄭夢周等奉表賀平夏貢方物且請遣子弟入太學其詞曰秉彝好德無古今愚智之殊用夏變夷在禮樂詩書之習故我東夷之人自昔以來皆遣子弟入太學不惟知君臣父子之倫亦且仰聲名文物之盛伏望
皇仁察臣向化之誠使互鄉之童得齒虞庠之冑不勝慶幸
太祖顧謂中書省臣曰高麗欲遣子弟入學此亦美事但

其涉海遠來離其父母未免彼此懷思爾中書宜令其國王與羣下熟議之為父兄者果願遣子弟入學為子弟者果聽父兄之命無所勉强即遣使護送至京或居一年半年聽其歸省也

〇洪武十七年十一月丙寅江西布政司參議胡昱言納哈出名雖元臣其實跋扈然其麾下哈喇章蠻子阿納失里諸將各相猜忌又勢孤援絶若發兵擊之可一舉而擒也

太祖曰利其弱而取之非武也因其衆而乘之非仁也納哈出之為人朕素知之不過假元世臣之名以威其衆耳然人心外合內離亦豈能久今姑待之若其一旦覺

悟念昔釋歸之恩憣然而來不猶愈於用兵乎不然爲惡不悛將自取覆滅爾言雖善然未可遽動

○洪武十八年六月甲午廣西都司言頻年猺寇竊發皆因居近溪洞之民與之相通誘引爲患請先捕戮此輩庶絕其黨

太祖曰溪洞之民引誘猺獠爲寇此誠有之然其間豈無良善若一槩捕戮恐及無辜大抵馭蠻夷之道惟當安近以來遠不可因惡以累善非實有左驗不宜捕戮

○洪武二十年六月己卯廣西潯州府知府沈信言府境接連柳象梧藤等州山谿險峻猺賊出沒不常實爲民患臣愚以爲桂平平南二縣舊附猺民皆便習弓弩慣

歷險阻若選其少壯千餘人免其差徭給以軍器衣裝俾各團村寨置烽火與巡檢司民兵相為聲援協同捕逐可以殲之

太祖曰蠻夷梗化彼習然也使守土之官能招徠之何用殺戮若無事但當謹其防禦使不為患耳苟其為寇不已民有不堪則發兵討之何必團寨

懷遠人

○洪武元年八月戊寅湖廣行省平章楊璟等還自廣西入見

太祖問廣西兩江黄岑二處邊務璟言蠻夷之人性習頑獷散則為民聚則為盜難以文治當臨之以兵彼始畏

服

太祖曰蠻夷之人性習雖殊然其好生惡死之心未嘗不同若撫之以安靜待之以誠意諭之以道理彼豈有不從化者哉此所謂以不治治之何事於兵也

○洪武三年十二月戊午中書省臣言西北諸虜歸附者不宜處邊蓋夷狄之情無常方其勢窮力屈則不得已而來歸及其安養閑暇不無觀望於其間恐一旦反側邊鎮不能制也宜遷之內地庶無後患

太祖曰凡治胡虜當順其性胡人所居習於苦寒今遷之內地必驅而南去寒涼而即炎熱失其本性反易為亂若不順而撫之使其歸就邊地擇水草孳牧彼得遂其

之自然安矣

○洪武七年三月甲戌戶部奏播州宣慰司土地旣入版圖卽同王民當收其貢賦請令自洪武四年始每歲納糧二百七十三石著爲令兼其所有自實田賦並請徵之

太祖曰播州西南夷之地也自昔皆入版圖供貢賦但當以靜治之苟或擾之非其性矣朕君臨天下彼率先來歸所有田賦隨其所入不必復爲定額以徵其賦

○七月是月有御史自廣西還進平蠻六策內有曰立威

太祖覽畢諭之曰汝策甚善但立威之說亦有偏耳夫中國之於蠻夷在制馭之何如蓋蠻夷非威不畏非惠不

懷然一於威則不能感其心一於惠不能懾其暴惟威惠竝行此馭蠻夷之道也古人有言以懷德畏威為強政以此耳

○洪武九年八月乙未播州宣慰使楊鏗率其屬張坤趙簡來朝貢馬賜賚甚厚陛辭

太祖諭之曰爾先世世篤忠貞故使子孫代有爵土然繼世非難保業為難知保業為難則志不可驕欲不可縱志驕則失衆欲縱則滅身爾能益勵忠勤永堅臣節則可保世祿於永久矣

○庚戌思南宣慰使田仁智入覲貢馬及方物

太祖諭之曰汝在西南遠來朝貢其意甚勤朕以天下守

土之臣皆朝廷命吏人民皆朝廷赤子汝歸善撫之使
得各安其生則汝亦可以長享富貴矣夫禮莫大於敬
上德莫盛於愛下能敬能愛人臣之道也仁智辭歸至
九江龍城驛病卒有司以聞
太祖命禮部遣官致祭勅有司送其柩於思南

○洪武十七年閏十月庚申象州土吏覃仁用言其父景
安故元時嘗任本州巡檢有兵糧二百人今皆為民請
收集為軍
太祖不許因諭之曰兵糧既為民矣國家之兵豈少此二
百人朕嘗下令凡故元時士卒隸民籍者不許相告豈
可以爾一人之言而格朝廷之令乎

○洪武二十一年二月庚申戶部奏貴州宣慰使靄翠金筑安撫使密定所屬租稅累〻逋負蠻人恃其頑險不服輸送請遣使督之

太祖曰蠻夷僻遠其知畏朝廷納賦稅是能遵聲教矣其逋負豈敢為耶必其歲收有水旱之災故不能及時輸納耳所逋租悉行蠲免今宜定其常數務從寬減

辯邪正

○洪武元年八月丁丑有風憲官二人各訐所短於廷其一人言甚便捷其一人言簡而緩

太祖曰理原於心言發於口心無所虧辭出而簡心有所蔽辭勝於理彼二人者其言寡者直其言多者非遂各

廷臣詰之言寡者果直

太祖謂羣臣曰彼二人者皆居風憲當持公正以糾率羣司何致以私忿相加乎所以賢人貴知言能知言則邪正瞭然自辯區區以便佞取給者復何所庸哉

○洪武六年二月壬寅命御史臺令監察御史及各道按察司察舉天下有司官有無過犯奏報黜陟

太祖諭臺臣曰古人言禮義以待君子刑戮加於小人蓋君子有犯或出於過誤可以情恕小人之心奸詭百端無所不至若有犯當按法去之不爾則遺民患君子過誤責之以禮義則自知愧悚必思改為彼小人者不識廉恥終無忌憚所以不得不去之也故朕以廉恥之官

雖或有過常加宥免若貪虐之徒雖小罪亦不赦也

○十一月壬寅

太祖諭皇太子諸王曰用人之道當知奸良人之奸良固為難識惟受之以職試之以事則情偽自見若知其良而不能用知其奸而不能去則誤國自此始矣歷代多因姑息以致奸人惑侮當未知之初一槩委用既識其奸退亦何難書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爾等其慎之

○洪武十四年正月己丑

太祖與吏部臣論任官

太祖曰樹藝非其土則不蕃授官非其才則不任任官當取方正之士而邪佞者去之吏部臣對曰人之邪正實

亦難辯

太祖曰衆人惡之一人悅之未必正也衆人悅之一人惡之未必邪也蓋出於衆人為公論出於一人為私意然正人所為治官事則不私其家在公門則不私其利當公法則不私其親邪人反是此亦足辯

○洪武二十二年十一月癸未

太祖謂侍臣曰興治之要當進君子退小人也兵部尚書沈溍對曰君子小人猝未易識

太祖曰獨行之士不隨流俗正直之節必異庸常譬如良玉委於汙泥其色不變君子襍於衆人德操自異何難識也溍又曰自古君子常少小人常多亦豈能悉去

太祖曰善者進之足以勸善惡者去之足以懲惡故太陽出而羣陰消賢者舉而不仁者遠夫何難去哉

○洪武二十四年三月甲午

太祖謂羣臣曰朕常命寺人發庫藏中古鏡十餘以鑑容貌多失真召冶工數人而問之莫能荅最後一人言曰鍛煉不至範模不正故鏡體偏邪照人失真朕聞之惕然感悟夫鏡一物耳略有偏邪乃不可鑑形人君主宰天下辯別邪正一察是非皆原於心心有不正百度乖矣正心之功其可忽乎

○洪武二十五年正月丁亥右都御史袁泰奏監察御史胡昌齡等四十一人緘口不言時政王惟名等四人門

茸不稱職當罪之

太祖曰言之非難言而當理者為難昌齡輩安知其終不言乎若闒茸不稱職者罷之泰復執奏曰昌齡等非不能言但心懷譎詐不肯言耳

太祖曰人臣進言於君必有關於國之利病民之休戚亦豈得輕易若遽以心懷譎詐罪之此何異張湯復誹之法於是泰不敢復言

育人材

○洪武二年六月丁卯

太祖諭國子學官曰治天下以人材為本人材以教導為先今太學之教本之以德行文之以六藝者遵古制也

人材之興將有其效夫山木之所生川水之所聚太學人材所出欲木之常茂者必培其根欲水之常流者必濬其源欲人材之成效必養其德性苟無作養之功而欲其成材譬猶壅百川而欲水流折方長而求大木其得哉

○庚午

太祖召國子生問曰爾等讀書之餘習騎射否對曰皆習曰習熟否對曰未乃諭之曰古之學者文足以經邦武足以戡亂故能出入將相安定社稷今天下承平爾等雖專務文學亦豈可不知武事詩曰文武吉甫萬邦為憲惟其有文武之才則萬邦以之為法矣

○洪武六年五月癸卯太祖諭中書省臣曰馬雖至駑策勵可以致遠木雖至樸繩削可以致用人雖至愚勉教可使成材故聖人之教無棄人君子之化無鄙俗朕觀今之為吏者寡於學術惟弄文法故犯罪者多若得賢官長以表率之又日聚而教之及告以古人為吏而致通顯者與夫守身保家之道豈有不化而為善乎自今省臺六部官遇有暇時集屬吏或教以經史或講以時務以變其氣質年終考之視其率教與否則可以知其賢不肖矣

○洪武十年八月癸丑命大都督府官選武臣子弟入國子學讀書

太祖諭之曰武臣從朕定天下以功世祿其子弟長於富貴又以父兄早殁鮮知問學宜令讀書知古今識道理俟有成立然後命官庶幾得其實用也昔霍光功非不高身死未久而子孫横肆卒致夷滅者不學故也郭子儀中興唐室功蓋天下位極人臣而心常謙退保全令名而福及後嗣者識道理也今武臣子弟但知習武事特患在不知學耳

○洪武十四年四月丙辰朔命國子生兼讀劉向說苑及律令

太祖諭祭酒李敬曰士之為學貴於知古今窮物理聖經賢傳學者所必習若說苑一書劉向之所論次多載前

言往行善善惡惡昭然於方册之間朕嘗於暇時觀之深有勸戒至於律令載國家法制參酌古今之宜觀之者亦可以遠刑辟卿以朕命導諸生讀經史之暇兼讀說苑兼律令必有所益

○洪武二十一年九月甲午詔更定歲貢生員例府學歲一人州學二歲一人縣學三歲一人

太祖謂禮部尚書李原名曰昔人有言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夫天下未嘗無賢才顧養之之道何如耳嘗命天下學校凡民間子弟願造入學者聽復其家今定歲貢之例必資性淳厚學問有成年二十以上方許貢爾禮部其申明之

○洪武二十三年正月戊子通政使茹瑺引奏潮州府學生陳質言其父戍大寧已死今有司取其補伍自念從幼至今荷蒙國恩教育願賜卒業以圖上報

太祖謂兵部尚書沈溍曰國家得一卒易得一材難此生既有志於學可削其兵籍遣歸進學溍對曰此生學未見成就若遽削其兵籍則缺軍伍

太祖曰國家於人材必養之於未用之先而用之於既成之後譬之稼必預耕則有穫若刈不待熟則无用且事有輕重難拘一律苟軍士缺伍不過失一力士耳若養成一賢材以資任用其繫豈不重乎

○丙午九月己亥夏主明昇遣使來聘
太祖因與語使者輒自言其國東有瞿塘三峽之阻北有劒閣棧道之險古人謂一夫守之百人莫過而西控成都沃壤千里財利富饒實天府之國也
太祖笑曰蜀人不以修德保民為本而恃山川之險誇其富饒此豈為國長久之道耶然自用兵以來商賈路絶民疲財匱乃獨稱富饒豈自天而降耶使者退
太祖因語侍臣曰吾平日為事只要務實不尚浮偽此人不能稱述其主之善而但稱其國險固失奉使之職矣吾嘗遣使四方戒其謹於言語勿為誇大恐貽笑於人蓋以誡示人不事虛誕如蜀使者之謬妄當以為戒也

○吳元年正月辛丑

太祖謂中書省臣曰古人祝頌其君皆寓警戒之意適觀羣下所進箋文頌美之詞過多規戒之言未見殊非古人君臣相告以誠之道今後箋文只令文意平實勿以虛詞為美也

○四月壬子

太祖諭起居注詹同等曰國史貴乎直筆是非善惡皆當書之昔唐太宗觀史雖失大體然命直書建成之事是欲以公天下也予平日言行可紀之事是非善惡汝等當明白直書勿宜隱諱使後世觀之不失其實也

○洪武二年三月戊申

太祖謂翰林侍讀學士詹同曰古人為文章或以明道德或以通當世之務如典謨之言皆明白易知無澁怪險僻之語至如諸葛孔明出師表亦何嘗雕刻為文而誠意溢出至今使人誦之自然忠義感激近世文士不究道德之本不達當世之務有詞雖艱深意實淺近即使過於相如楊雄何裨實用自今翰林士文但取通道理明世務者無事浮藻

大明太祖高皇帝實訓卷之六

正月[illegible]